

爱日斋丛抄 宋 叶釐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卷四

卷五

补遗

钦定四库全书提要

爱日斋丛抄

臣等谨案：《爱日斋丛抄》五卷，散见《永乐大典》者共一百四十三条，俱不题撰人姓氏。考诸家书目亦多未著录，惟陶宗仪《说郛》第十七卷内载有此书二十二条，题为宋叶某所撰，而不著其名。以《永乐大典》本参校，相合者十二条，其《说郛》有，而《永乐大典》脱去者十条，取以参补，实得一百五十三条。虽原书卷目已佚，而编辑排订，尚可考见大略。观其论先儒从祀一条有咸淳年号，知为宋末人所作也。书中大指主於辨析名物，稽考典故，凡前人说部如赵德麟、王直方、蔡條、朱翌、洪迈、叶梦得、陆游、周必大、龚颐正、何隼、赵彦卫诸家之书，无不博引繁称，证核同异。其体例与张淏《云谷杂记》、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仿佛相近，特其文笔拖沓，颇伤冗蔓。又援引多而断制少，往往愴无归，不能尽出於精粹。然徵摭既富，中间订讹正舛可采者亦多。如辨印书之起於唐末，“準”作“准”之不始於宋，铜人之有四铸，举恩之有二义，妇人拜跪之变，礼百官乘轿之初制，以至雨黄裳、三白石之类，於考证经史颇有裨益。其论诗诸条尤抉摘深微，时能得古人之意，与胡仔、魏庆之诸说足以互相发明，固有未可尽废者。谨掇拾编次，釐为五卷。间有节录故事而不及论断者，鉴《永乐大典》原本脱佚，今无可参考，亦姑仍其旧录之焉。乾隆五十年二月恭校上。

爱日斋丛抄卷一

释奠释菜，古礼仅存，而行於学。欧阳公《记襄州穀城县夫子庙》有云“释奠释菜，祭之略者也。古者士之见师，以菜为贄。故始入学者，必释菜以礼其先师。其学官四时之祭，乃皆释奠。释奠有乐无尸，而释菜无乐，则其又略也。”“祭之礼，以迎尸酌鬯为盛，释奠荐饌，直奠而已，故曰祭之略者。”余读其文，因考之《礼》：“凡学，春官释奠于其先师，秋冬亦如之。凡始

立学者，必释奠于先圣先师，及行事，必以币。凡释奠者，必有合也”。天子视学“适东序，释奠于先老”。见《文王世子》。“出征，执有罪，反，释奠于学，以讯馘告”。见《王制》。凡皆言释奠，而释奠必于学。《春官 大祝》：“大会同，皆造于太庙，宜于社，过大山川则用事焉，反行舍奠。”“甸祝，掌四时之田表貉之祝号，舍馐于祖庙，祔亦如之。”师甸，致禽于虞中，乃属禽，及郊馐兽，舍奠于祖祔，乃敛禽。”则在祖称亦云舍奠也。案：原本自“祭之以礼”下脱四十四句，今据《说郛》补入。“始立学者，既与器用币，然后释菜。”见《文王世子》。“仲春，上丁，命乐正习舞释菜。”见《月令》。“大学始教，皮弁祭菜，示敬道也。”见《学记》。《大胥》：“春，入学，舍菜合舞。”见《春官》。凡皆言释菜也，而亦莫不于学。《士昏礼》：“若舅姑既没，则妇入三月，乃奠菜。”《士丧礼》：“君释菜入”。《丧大记》：“大夫、士既殡，而君往焉……释菜于门内。”《春官 占梦》：“乃舍萌于四方，以赠恶梦。”注谓：“犹释菜，萌菜始生。”则凡祭礼，皆有释菜也。郑氏以释奠者，设荐馐酌奠而已，无迎尸以下之事，又以为释菜奠币。孔氏以为直奠，置於物。方氏以为释其所执之物而祭之，故其字或作舍奠，言物就可荐以菜，则特用菜而已。《仪礼》疏：“奠之为言停，停馐具而已。”又按《周礼》注：“郑司农云：舍菜，谓舞者皆持芬香之采。或曰：古者士见於君，以雉为摯；见於师，以菜为摯。菜，直谓疏食菜羹之菜。或曰：“学者皆人君、卿、大夫之子，衣服采饰，舍采者，减损解释盛服，以下其师也。”玄谓舍即释也，采读为菜，菜繫之属。《吕氏春秋》注：“舍，犹置也，初入学宫，必礼先师，置采帛於前，以贄神。”采、菜，两音而异义，其说惟议礼之家有以折衷也。

《通鉴》：后唐长兴三年二月“辛未，初令国子监校定《九经》，雕印卖之”。又云：“自唐末以来，所在学校废绝，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，且请刻板印九经，蜀主从之，由是蜀中文学复盛。”又云：“唐明宗之世，宰相冯道、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《九经》，刻板即卖，朝廷从之。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，板成，献之，由是虽乱世，《九经》传布甚广。”此言宰相请校正《九经》印卖，当是前长兴三年事，至是二十馀载始办。田敏为汉使楚假道荆南，以印本《五经》遗高从诲，意其广顺以前，《五经》先成。王仲言《挥麈录》云：“毋昭裔贫贱时，尝借《文选》于交游间，其人有难色。发愤，异日若贵，当板以镂之，遗学者。后仕王蜀为宰，遂践其言，刊之。印行书籍，创见於此，事载陶岳《五代史补》。后唐平蜀，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《五经》，仿其制作，刊板于国子监，为监中印书之始。”仲言白云：“家有锷书印本《五经》，后题长兴二年。”今史云：三年，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《

九经》印板，从之。又他书记冯道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，雕为印板，则非李鶚书，仿蜀制作，或别本也。《金石录》又云：“李鶚，五代时仕至国子丞，《九经》印板多其所书，前辈颇贵重之。”鶚即鶚也。《猗觉寮杂记》云：“雕印文字，唐以前无之，唐末益州始有墨板，后唐方镂《九经》，悉收人间所收经史，以镂板为正，见《两朝国史》。”此则印书已始自唐末矣。按柳氏《家训》序：“中和三年癸卯夏，銮舆在蜀之三年也，余为中书舍人。旬休，阅书于重城之东南。其书多阴阳、杂说、占梦、相宅、九宫、五纬之流，又有字书小学，率雕板印纸，浸染不可尽晓。”叶氏《燕语》正以此证刻书不始於冯道，而沈存中又谓：“板印、收籍，唐人尚未盛为之，自冯瀛王始印《五经》，自后典籍皆为板本。”大概唐末渐有印书，特未能盛行，遂以为始於蜀也。当五季乱离之际，经籍方有托而流布於四方，天之不绝斯文，信矣！

宋朝殿上大宴，有蛮人控金狮子对设柱间。乾道八年正月五日，宴北使，雪后，日照殿门，乐语云：“香袅狻猊，杂瑞烟于彩仗；雪残鸚鵡，耀初日于金铺。”此益公记行都事也。故都紫宸殿有二金狻猊，盖香兽也，故晏公《冬节诗》：“狻猊对立香烟度，鸚鵡交飞组绣明。”今奉使至朔庭，率见之，此陆务观追东都事也。范至能《揽辔录》记两楹间有出香金狮，按大防《北行日记》记有金香狮、金龙山各二，此必务观谓率见之者，独未详益公所记何如也。

今所谓挂罨，其名传写多异同。《平园游山录》记倅送步障二，俗名画狮，盖北人饰以毡毯而画狮子形，故云尔。或云名挂罨，洪景卢作话私小阁，名借春，见於诗云：“居然丈室巧口裁，截竹为楹不染埃。”未详即挂罨否？赵彦卫《闲记》云：“绍兴末，宿直，中官以小竹编联笼，以衣画风云鸞鸞作枕屏，一时号曰画丝，好事者大其制，施於酒席以障风、野次便於围坐，或以名不雅，易曰挂罨。”又曰：“出於此边，目曰话私。乾道间，使者尝求其骨，则不然矣，且以言为话，南人方言，非壮语也。”按崔豹《古今注》：“罨罨，屏也。罨者；复也；罨者，思也。臣朝君至屏外，复思所奏之事於其下。”颜思古注谓：“连阙曲阁也，以覆重刻垣墉之处，其形罨罨然，一曰屏也。”郑《礼记》注：“屏，谓之树，今浮思也，刻之为云气、虫兽，如今阙上之为。”《广雅》云：“复思，谓之屏。王莽坏渭陵园门罨罨，曰使民无复思汉。”唐苏鹞《演义》称：“罨罨，织丝为之，象罗交文之状，施宫殿檐户之间。”又《文宗实录》：“甘露之祸，群臣奉上出殿北门，裂罨罨‘而去。”《酉阳杂俎》称“上林间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罨罨”，则是汉以屏为罨罨，唐以殿间网为罨罨。以字考之，二字从网，有网之义。汉屏疑亦有维索以为限制，今云挂丝，第言以丝挂於竹骨之上，若用罨字，亦取罨罨之义，其实围屏也

。《开宝遗事》：“长安士女，遇名花，则以裙递相插挂为宴幄，兹其始也。”东坡守汝阴，以帷幙为择胜亭，亦此义。赵氏因挂罍而及罍罍，必欲考此，则程氏《演繁露》尤详：“制凡五出：其一，郑康成引汉阙以明古屏，而谓其上刻为云气、虫兽者，是《礼》疏‘屏天子之庙饰也’，郑曰：‘屏，谓之树，今浮思也，刻之为云气、虫兽，如今阙上之为。’其二，颜师古注，本郑说，兼屏阙言之，而於阙阁加详。《汉书》：‘文帝七年，未央宫东阙罍罍灾。’颜曰：‘罍罍，谓连屏曲阁也，以覆重刻垣墉之处，其形罍罍，一曰屏也。’其三，汉人释罍罍为复思，虽无其制，而特附之义，曰：臣朝君至罍罍下而复思。至王莽斲去汉陵之罍罍，曰使人无复思汉。其四，崔豹《古今注》依仿郑义，而不审知其详，遂析以为二，阙自阙，罍罍自罍罍，曰：‘汉西京罍罍，合板为之，亦筑土为之。’详豹之意，以筑土者为阙，以合板者为屏也。又释阙曰：‘其上皆丹堊，其下皆画云气仙灵、奇禽异兽，以昭示四方。’其五，唐苏鹞谓为网户，《演义》曰：‘罍罍，字象形。罍，浮也。罍，丝也，谓织丝之文轻疏浮虚之貌，盖宫殿窗户之间网也。’此五者，其制其义皆不可废。罍罍云者，刻镂物象，著之板上，取其疏通连缀之状而罍罍然，故曰浮思。以此刻镂，施於庙屏，覆诸宫寝阙阁，非别有一物，元无附著，而独名罍罍也。至其不用合板镂刻，而结网代之，以蒙冒户牖，使虫雀不得穿入，则别名丝网。凡此数者，虽施之地不同，其为罍罍，未始或异。郑康成盖本其所见汉制而言，未於先秦有考也。宋玉曰‘网户朱缀刻方连些’，以木为户，上刻为方文，互相连缀。朱，其色也；网，其状也。想其制，则罍罍如在目前矣。宋玉之称网缀，汉人以为罍罍，其义一也。豹谓合板为之，则是可以刻缀，而应罍罍之义。谓筑土所成，绘象其上，安得有轻疏罍罍之象乎？况文帝时，东阙罍罍灾矣，若画实土之上，火安得而灾也？乃知颜师古说可据。杜甫曰：‘毁庙天飞雨，焚宫火彻明。罍罍朝共落，枪桷夜同倾。’正与汉罍罍灾相应。苏鹞引《子虚赋》‘罍网弥山’，证罍当为网，引甘露之变‘断罍罍裂去’，引温庭筠《补陈武帝与王僧辨书》：‘罍罍昼卷，闾闾夜开。’遂谓古来皆为网，误以唐制，臆度也。《大业杂记》：‘乾阳殿南轩，垂以朱丝网络，下不至地，七尺，以防飞鸟。’则真置网於牖，而可卷可裂也。此唐所因仿，非古制也。唐虽借古罍罍语以明网户，然因其借喻而形状益著也。”程说备矣。观赵彦才杜诗注，援引不出此，其略谓：案：苏鹞《演义》称：“罍罍，织丝为之。”乃引《文宗实录》甘露之祸，裂断罍罍。又引杜诗“罍罍朝共落”，又引温庭筠《补陈武帝与王僧辨书》“罍罍昼卷”，皆非曲阁屏障之义，反以崔豹、颜师古之徒为大误。又按：《酉阳杂俎》称“上林间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罍罍”，其浅误如此。乃引张揖《广雅》曰：“复思，谓之屏。又王

莽性好时日小数，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罽，曰：使民无复思汉。”又引鱼豢《魏略》“黄初三年，筑诸门阙外罽”为证，反以丝网之说为大谬。二说皆通，以为网，则绳为之，施於宫殿檐楹之间，如鸮之说是也。以为屏，则刻木为之，施於城隅门阙之上，如成式之言是也。二说中段氏为长，案《五行志》注云：“罽，阙之屏也。”《玉篇》云：“罽，屏，树门外也。”又云：“罽，兔罟也，但屏上雕刻为之，其形如网罟之状，故谓之罽。音浮思，则取其复思之义。”且汉西京罽，合板为之，亦筑土为之，每门阙殿舍前皆有焉。于今郡国厅前亦树之，故宋子京诗云“秋色净罽”，皆其义也。又观洪庆善《辨证》，亦以结网与间屏谓罽有二，杜诗盖指殿檐间。罽，大抵汉唐异制，挂罽复出於近代，固当别论，以附疏通连缀之义，而编竹交加，几类网户，谓之罽者也，亦通。

《礼记 檀弓》：“幼名，冠字，五十以伯仲。”孔氏曰：“人始生三月而加名，故云幼名。年二十，有为人父之道，同等不可复呼其名，故冠而加字。年至五十，耆艾转尊，又舍其二十之字，直以伯仲别之。”《士冠礼》：二十已有“伯某甫，仲叔季”者，彼时虽云伯仲，皆配某甫，而言至五十，直呼伯仲尔。朱文公曰：“至五十即称伯仲，除了下面两字，犹今人不敢斥尊者，呼为幾丈之类，是不可以字尊也。”《玉藻》：“士于君所言，大夫没矣，则称谥若字，名士。与大夫言，名士，字大夫。”言于君前，士名而大夫字，字为贵，及与大夫言，而字大夫。虽孔氏谓言及他大夫，则呼字卑者，盖亦字尊矣。马永卿赴亳州永城簿，初见刘器之谏议。问曰：“王鞏安否？”曰：“王学士安乐。”后刘公为县宰，言新主簿可教，后生不称前辈表德，此为得体。《童蒙训》曰：“故家惟晁氏群居相处，呼外姓尊长必曰某姓第几，叔若兄、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、某姓尊姑夫，未尝敢呼字也。”又云：案：原本脱“故家惟晁氏”至“又云”八句，今据《说郛》补。“荥阳公外弟杨公讳口宝，与他人语，称荥阳公，但曰内兄，或曰侍讲，未尝敢字称也。”《舍人杂志》云：“张正素先生子厚名口，东莱公从表兄也，长东莱公十馀岁，与书未尝称字。杨器之大夫名口，实荥阳公表弟，于东莱尊行也，与东莱公书，亦未尝呼字。”案：原本脱“杨器之”至“亦未尝呼字”五句，今据《说郛》补。往时俗人有视杨应之学士为尊行者，在朝中字呼应之，应之回首不应，荥阳公以应之当如是。”是卑不敢字尊，尊固不得字卑也。故吕进伯逐门客，谓呼小子字，岂可为人师？而酬酢世变，亦云字者，朋友之职也。尝见前辈不呼后进字，后进固不敢呼先进字也。气类不同者，亦不相呼。三四十年来，始有字后进者，要是字以代名，为成人之礼，尊者疑其斥之，卑者且不敢当，独朋友无相尊卑可字也。李文公《答朱载书》论此，书云：“古人相接有等，轻重有仪。

如师之于门人则名之，于朋友则字而不名。称之于师，则虽朋友亦名之。夫子于郑兄事子产，于齐兄事晏婴，《平仲传》曰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焉’，又曰‘晏平仲善与人交’，子夏曰‘言游过矣’，子张曰‘子夏云何’，曾子曰‘堂堂乎张也’，是朋友字而不名，验也。谓朋友字而不名，正孔子同等不可呼名而加字者也。”《颜氏家训》曰：“名以正体，字以表德。名终则讳之，字乃可以为孙氏。孔子弟子，记事者皆称仲尼。吕后微时，尝字高祖为季。至汉袁种，字其叔父曰丝。王丹与侯霸子语，字霸为君房。江南至今不讳字也，江北士人全不辨之，名亦呼为字，字亦因呼为名。尚书王元景兄弟，皆号名人，其父名云字罗汉，一皆讳之，其馀不足怪也。”又《续家训》云：魏常年七岁，父党造门，问林伯先在否，何不拜？伯先，父之字也。林曰：“临子字父，何拜之有？”庾翼子爰容尝候孙盛，见盛子放，问曰：“安国何在？”放答曰：“在庾稚恭家。”盖放以爰容字父，亦字其父。然王丹对侯昱而字其父，昱不以为嫌。且字可以为孙氏，古尊卑通称。《春秋》书纪季姜，盖季者，字也。杜预曰：“书字者，伸父母之尊，以称字为贵也。”谓子讳父字，非讳之也，称其父字于人之子，子有所尊而不敢当，亦宜也。颜氏举字可以为孙氏，至董氏《续训》衍而记之，其论称字之贵，之推既据古以证后来，诸老辨此加详。案自“董氏《续训》”至此五句，《说郛》脱去，今依《永乐大典》。荆公《序石仲卿字》，以为成人则贵而字之，春秋“二百四十二年间，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。人有可贵而不失其所以贵，乃尔其少也”。石林叶氏云：“孔子虽大司寇，而但称仲尼，哀公谏之曰尼父。仲山甫、尹吉甫，皆周之卿士，而山甫、吉甫犹通称，或者亦以字为重欤？”陆务观《笔记》：“字，所以表其人之德，故儒者谓夫子曰仲尼，非嫚也。先左丞每言及荆公，只曰介甫。苏季明书张横梁事，亦只曰子厚。”左丞，谓农师也。鹤山魏氏尤主此说，其《记常熟县学》有曰：“昔柳宗元谓《论语》所载弟子必以字，惟曾子、有子不字，遂谓是书出于曾门，盖以字轻而子重也。始亦谓然，及考诸孔门之训，则字为至贵。盖字与子，皆得兼称。如门人之于孔子，进而称子不敢字，退而称仲尼不言子。其次亦有既子且氏，如闵子骞等不一二人，或子，或字者，又数人。然润、弓至游、夏，最号为高弟，字而不得子也。有子、曾子，子而不得字也。就二者而论，则字为尊。盖子虽有师道之称，然系于氏者，不过男子之美称耳。故《孝经》字仲尼而子曾子，《礼运》字仲尼而名言偃。至于子思字其祖，孟子字其师之祖相，传至今人之字仲尼者，毋敢以为疑。字既尊矣，则虽以孟子亚圣亦不得以字行，不宁惟是，仲尼作《春秋》，二百四十二年间，字而不名者仅十有二人。而游、夏诸子之门人，亦各字其师，相承至于汉初，犹未敢轻以字许人。”《答张行甫书》：“古人称字者最不轻

，《仪礼》：子孙于祖祢皆称字。孔门弟子多谓夫子为仲尼，子思，孙也，孟子，又子思弟子也，亦皆称仲尼，汉、魏后只称仲尼，虽今人亦称之，而人不为怪。游、夏之门人皆字其师，汉初惟子房一人得称字。中世有字其诸父、字其诸祖者，近世犹有后学呼退之、儿童诵君实者。今曰胡子仁仲、张子敬夫、朱子元晦，是尊敬之至。”《答罗愚书》：“古人以字为重，虽孔门弟子与子思皆呼孔子为仲尼，字与谥相似，皆人所通称也。今人称前辈字，遂谓不然。”《题韩氏墓志后》：“或问：‘先贤可字乎？’曰：‘若用孔门弟子与子思、孟子称仲尼例，则字先贤已过矣。’”凡此俱推称字为甚贵。洪景卢云：“《论语》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，并对其人问答，皆斥其名，未有称字者。虽颜、冉高弟，亦曰回、曰雍，唯至闵子独云子骞，终此书无损名。昔贤谓《论语》出于曾子、有子之门人，予意亦出于闵氏，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辞，与冉有、子路、子贡不同，则可见矣。”其说正魏氏所谓游、夏之门人各字其师者也。周益公疑无已作《王平父集序》，字欧公，至子固，则曰南丰先生，无已学于南丰，尊之，宜也。尊其父而轻其祖，何也？唐立夫曰：“四海欧永叔也，无已何尊焉？至于传道之师，则不可以不别。”是知以字为天下通称，若不逮所尊而尊之者，特别其师，资之私敬，无以过于字也。盖参古今而论，则临文记事，尊者称之以字，非不敬也，应对之顷，书疏之间，则字於其朋友，从吕氏说可也。世俗去古远，徒知不可以字，而更以号称，犹未可也。况不惟尊其不可字者如此，故杂记之，冀来者识字之所以贵也夫。

乾道间，陆放翁取家藏前辈笔札刻石嘉州荔枝楼下，名《宋法帖》，予得其本，有陈文惠书，首云“尧佐白”，而后云“希元再拜”，希元，文惠字也，自称于书问，不可解。黄氏《法帖刊误》云：“柳少师与弟帖，未云‘诚悬呈’，人多疑之。以颜籀注《汉书》丞相衡传云‘字以表德’，岂人所自称？抑不当称字？然尝观逸少《敬谢帖》自云：‘王逸少白。’《庐山远公集 卢循与远书》自云‘范阳卢子先叩头’，则古人称字，盖或有之。”黄长睿精于考古，从其辩证知文惠称字无疑矣。按《汉书》张晏注云：“匡衡，少时字鼎，长乃易字稚圭，世所传衡《与贡禹》书，上言‘衡敬报’，下言‘匡鼎白’，知是字也。”颜师古以为“张氏说穿凿，假有其书，乃是后人见此传云‘匡鼎来’，不晓其意，妄作衡书云‘鼎白’尔。字以表德，岂人所自称乎？”长睿所引颜注，谓此《西京杂记》云：“鼎，衡小名也。”若文惠前名后字，或取法汉人。

前辈名其子弟，多不可遽解。李邯郸将名三子，期必用经语之言“三”者，又必四字成文，第二三字皆仄声，第四字平声，然后取第二第四字名之。长曰复圭，取“三复白圭”；仲曰寿朋，取“三寿作朋”；季独无之，乃於佛经

取“三德苾刍”，名曰德刍。项平甫得之曾仲躬侍郎，王仲言亦记其事，但以寿朋为长。贺方回二子，曰房、回廩，於文房从方，廩从回，盖寓父字於二子名也。常子然□，本河朔农家，一村数十百家皆常氏，多不通谱，子然既为御史，一村之人名皆从玉，虽走使铃下皆然，子然乃名子曰任、佚、美、向，谓周任、史佚、子美、叔向，意使人不可效耳。蜀鲜于氏字四人，长曰可，次曰吕，次曰叅，次曰噩，自一口而至四口。贺、常事见《老学庵笔记》。平甫又记孙和甫枢密命其四子曰朴、曰埜、曰戇、曰恚。韩蕲王命其四子曰朴、直、古、质。唐吕渭四子曰温、恭、俭、让。此则古者名子，义主教训为重。宋谢庄五子：□、拙、颢、□、淪，世谓庄以风、月、景、山、水名子。或后人推其偏傍云：尔惟汉史恭三子：高、曾、玄，以世次悬隔之称，连名伯仲间，何耶？

古之称公，有不以爵者。如董公、吕公、夏黄公、东园、公盖公、泄公、申公、毛公、吴公，殆以老成尊之，诸老历秦汉间，齿既宿矣。司马德操少庞德公十岁，兄事之，呼作庞公，可见尊称也。虽于定国父为狱吏决曹，亦称于公，正要年德见推。唯史於夏侯婴称滕公，时为滕令，后方赐侯爵，班书云：“婴为滕令奉车，故号滕公。”此犹按：原本脱此五字，今据《说郛》补入。项羽所使薛公、郯公，或例以令长称公也。孔融告高密县为郑康成立郑公乡，有云：“昔太史公、廷尉吴公、谒者仆射邓公，皆汉之名臣。又商山四皓，有东园公、夏黄公，潜光隐耀，世嘉其高，皆悉称公。然则公者，仁德之正号，不必三事大夫也。”柳子厚书《相国房公琯铭阴》曰：“天子之三公称公，王者之后称，公诸侯之入为王卿士亦曰公，有土封其臣称之曰公，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，楚之僭凡为县者皆曰公，古之人通谓年之长老曰公。故言三公，若周公、召公；王者之后，若宋公；为卿士，若卫武公、虢文公、郑桓公。其臣称之，则列国皆然。师之尊，若太公；楚之为县者，若叶公、白公；年之长者，若毛公、申公、浩公。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，虽近有之，然不能著也。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。”东坡《记墨君堂》云：“凡人相与号呼者，贵之则曰公。”是足证公者，不专以爵贵也。洪景卢采子厚、东坡语，记公为尊称，又曰：“范蔚宗《汉史》：惟三公乃以姓配之，未尝或紊。如称邓禹为邓公、吴汉为吴公、伏公湛、宋公弘、牟公融、袁公安、李公固、陈公宠、桥公玄、刘公宠、崔公烈、胡公广、王公龚、杨公彪、荀公爽、皇甫公嵩、曹公操也。三国亦有诸葛公、司马公、顾公、张公之目。其在本朝，唯韩公、富公、欧阳公、司马公、苏公为最著。”洪氏偶不引孔融语，宋颜延之与何偃同从上南郊，偃遥呼延之曰颜公，延之以其轻脱怪之，答曰：“身非三公之公，又非田舍之公，又非君家阿公，何以见呼为公？”偃羞而退。或以田舍公、

阿公，皆当为翁，岂延之不知其义？疑其不欲当尊称，语因过激尔。自时俗崇谬敬，若彼犹贤矣。班书公主亦云翁主，公、翁，古或杂用。

《石林燕语》云：“尚书省文书行下六司诸路，例皆言勘会，曾鲁公为相，始改作勘当，以其父名避之也。京师旧有平准务，自汉以来有是名，蔡鲁公为相，以其父名准，亦改为平货务。”按此则史卫王为相，曾祖名诏，内外文书避嫌，名“照会”皆易“证会”，亦犹此也。后唐郭崇韬父讳弘，宰相奏改弘文馆为崇文馆，以大臣家讳更易公名，崇韬以后，蔡京亦过矣。丛书之论，准字为多，如《野客叢书》云“今吏文用‘承准’字，合书‘準’，说者谓因寇公当国，人避其讳，遂去‘十’字，只书‘准’《瓮牖闲评》：“今州县判单子书，‘准’字合书‘準’字，而去下‘十’者，盖真宗朝寇莱公名準，故天下不敢全书‘準’字，后世遂因之而不改。亦犹唐穆宗在东宫时，判‘依’字去‘人’而书‘衣’时，韦绶为侍读，问之，穆宗曰：‘上以此可天下事，我乌得全书？’此亦去下‘十’字，书‘准’字之意也。”仆考魏、晋石本，吏文多书此‘承準’字，又观秦、汉间书与夫隶刻，‘平準’多作‘準’，知此体古矣。《干禄书》、《广韵》注，谓‘准’，俗“準”字，既古有是体，不可谓俗书，要皆通用。《石林燕语》：‘京师旧有平準务，自汉以来有是名，言蔡鲁公为相，以其父名準，改平準务为平货务。’仆谓‘平準’字，自古以来更革不一，观《宋书》‘平准，今避顺帝讳，改曰染署’。其他言‘准’字处，所避可知。’《项氏家说》云：“敕札书‘準’为‘准’，相传为避寇忠愍公名，或云蔡京家讳，皆非也。按《唐韵》已收‘准’字，注云：‘俗字也。’颜氏《干禄字书》并出准、準二字，注云：‘上通下正。’则‘準’之为‘准’久矣，然则‘准’非避讳而省文。”二书引证既同。淳熙间，周公秉政，黄敕始用‘準’字，且记其事于二《老堂杂志》，云：“敕牒‘準’字去‘十’为‘准’，或谓因寇为相而改。又云曾公亮、蔡京父皆名‘準’而避，其实不然，予见唐告已作‘准’又考五代堂判亦然。顷在密院，令吏辈用‘準’字，既而作相，又令三省如此写，至今遂定，后世岂能推其源流也？”

铜人凡四铸，秦始皇收天下兵聚咸阳，销以为钟金人十二，重各千石。《史索隐》：长人见临洮，故销兵器铸而象之，汉在长乐宫前，董卓坏其十为钱，馀二犹在，此秦铸也。汉灵帝中平三年，使掖庭令毕岚铸四铜人，列苍龙、玄武阙外，此汉铸也。魏明帝景初元年，徙长安钟簏骆驼、铜人承露盘，盘折，铜人重不可致，留霸城南，大发铜铸作铜人二，号曰翁仲，列坐司马门外。酈氏《水经》以为文帝黄初元年，小异，李长吉以为明帝青龙九年八月，《緼素杂记》辨明帝青龙五年三月改景初元年，至三年而崩，无青龙九年，李集一

本自云青龙元年，后石虎使牙将张弥徙洛阳钟簏、九龙、翁仲、铜驼、飞廉入邺，苻坚又徙邺铜驼、铜马、飞廉、翁仲于长安，此魏铸也。夏王赫连勃勃凤翔元年，铸铜为大鼓、飞廉、翁仲、铜驼、龙虎之属，饰以黄金，列於宫殿之前，时当晋义熙九年，入长安在义熙十四年，则铜铸金饰犹在统万，此夏铸也。由嬴秦包括四海，尽敛锋利於无用，且千万岁，方将震耀黔首，而竿木已为兵矣。时君僭王不悟其缪，相承若镇宝，何耶？铜驼或疑即铜马，抑二物也。马伏波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以进，诏置宣德殿下，是铜马也。然明帝永平五年，迎取长安飞廉、铜马置上西门外平乐观，云武帝时东门京所作置金马门外者，董卓因尝与飞廉俱坏之，曹石何所徙，《水经》注：晋灼曰：飞廉，鹿身，头如雀，有角，蛇尾，豹文。董卓销为金，用铜马徙於建始殿东阶下。五代表乱，此象遂沦，则飞廉毁而铜马存。石氏徙之邺，苻氏徙之长安也，兹物与盛衰无情者，苏子训有五百年之感，索靖发见汝荆棘之叹，岂其阅历年数之夕、盖有可悲欤？况其迹已亡矣，世有道感慨之故者，讫无以外是数物，甚於蓊、索之亲见，想玩制作，殆其末耳。故集本末为好古者道之，赫连铸作在入长安先，后当更考。

汉淮南王《谏伐闽越》书曰：“輿轿而逾领。”服虔曰：“轿，音桥。”瓚曰：“今輿车也，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。”项昭曰：“陵绝水曰轿，音旗庙反。领，山领也，不通船车，运转皆担輿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服音，瓚说是也，项说谬矣。此直言以轿过领耳，何云陵绝水乎？”予按韵书皆於平去二声并见，若渊明使门生二儿举蓝輿，又非南方竹輿之类耶？富郑公乘小轿过天津，盖中州尊者用之。而司马公不喜肩輿，山中亦乘马，元口元年正月，有诏左仆射司马光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议，或门下尚书省治事，公尝奏即日上下马未得，及足上有疮，深恶马汗，乞如圣上权许乘轿入内，至常时下马处下轿，又言足疾未愈，乞遇假日或日晚，执政出省后，有合商量公事，许乘小竹轿往诸位商量，是公晚在相位，固乘轿矣。然本优礼也，《塵史》记唐丞相乘马，至五代乘檐子，“近年唯文潞公落职致仕，以太师平章重事，司马温公始为门下侍郎，寻卧疾於家，就拜左相，不可以骑，二公并许乘檐子，皆异恩也。”《文公语录》云：“记得京师全盛时，百官皆只乘马，惟元勋大臣老而有疾，方赐乘轿。而宦者将命之类，亦皆乘轿。”《却扫篇》云：“京城士大夫，自宰臣至百执事，皆乘马出入。司马温公居相位，以病不能骑，乃诏许肩輿至内东门，盖特恩也。建炎初，驻蹕扬州，以通衢皆砖口，霜滑不可以乘马，特诏百官悉用肩輿出入。”《朝野杂记》云：“故事，百官皆乘马。建炎初，上以维扬砖滑，谓大臣曰：‘君臣一体，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，可特许乘轿。’盖东都旧制，惟妇人得乘车，其它耆德大臣、或宗室近属行尊者，特旨

许乘肩舆，已为异礼。靖康末，高宗奉使至磁，磁守宗汝霖以所乘轿进，黑漆紫褥而已，上犹却之。盖在京百官不用肩舆，所以避至尊也。今行在百官，非入朝，无乘马者。”观汪彦章集有《行在百官谢许乘轮轿表》云：“方披棘以立朝，适雨霜之在候。虑乘口段，或至颠挤。乃曲轸於睿慈，俾获安於徐步。”事与李氏记思陵天语合。自大观二年，诏巡检县尉毋乘轿，提点刑狱司察之，是郡县有司多已乘轿矣。政和三年诏：“时雪洊降，路滑马蹶，臣僚造朝，或至坠伤，可特许蹙乘肩舆，惟不得入宫门。”则肩舆之制始权宜通同於京师，《北盟会编》载：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有旨“勘会百官马既行在，根括殆尽，不可步行。今检政和三年大雪例，许乘轿子出入，仍不得入皇城门，省符下开封府榜示。”百官乘轿，实不自建炎始。丁特起《靖康录》云：“金人索良马万疋，在京除执政、侍从、卿监、郎官许留一疋，自是士大夫跨驴、有徒步者。”皆言京师也。竹舆之用，久著於江表，由东南马少，故从土俗之便尔。

唐令狐綯为翰林承旨，夜对禁中，烛尽，宣宗命以金莲花炬送还，此莲炬故事之始。治平末，神宗召知制诰郑毅夫对内东门小殿，命草吴文肃出守青州、张文定参政制，赐双炬送归舍人院。熙宁间，王岐公以翰林承旨亦召对内东门小殿，夜深赐银台烛双引归院。元□间，东坡为学士，草吕申公平章、吕汲公、范忠宣左右仆射制，夜对内东门小殿，撤御前金莲炬送归院。乾道间，周益公权直学士院，草虞雍公、梁、郑二公相制，晚对选德殿，退御药司，自复道秉烛锁院，益公记之，自谓庶幾金莲故事，极儒生之荣遇。淳熙间，史忠定入侍经幄，赐宴澄碧殿，抵暮，送以金莲烛，宿玉堂直庐，进诗以谢，有“金莲引双烛”之句，宠待词臣，而优礼旧弼，尤前此稀有。

《田敬仲世家》：田乞“行阴德於民，而景公弗禁，由此田氏得齐众心，宗族益强。”其以小斗受赋，大斗予民粟，齐之粟民，齐之民也，景公不得用之，则闇矣，宜思归田氏。使田氏行之，景公能禁之，民何为归田氏哉！左氏亦谓“以家量贷，而以公量收之”、“民人痛疾，而或口咻之，其爱之如父母，而归之如流水，欲无获民，将焉避之。”盖晏子知其事矣。《史》於《殷纪》书西伯自羑里归，“乃阴修德行善，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，西伯滋大，纣由此失权重。”《周纪》书“西伯阴行善，诸侯皆来决平。”余谓阴者，权谋诡秘之术，田乞可以用也，文王肯为之乎？此语开奸臣盗国之谋，况以德为阴德，异乎所谓德也，为善由私也者，非也。

汉惠帝太子，名张后子，既立而废者，无其名山更名义，又更名弘，即《史》云：“少帝不疑，先殂，武彊太与少帝俱遇祸。”《通鉴》书所名孝惠子，余读《史》始有疑焉，以文疑之，则《史》云：“太后欲王吕氏，先立孝惠

后宫子，后宫子者，孝惠诸子邪？”又云：“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，时无子，佯为有身，取美人子名之，杀其母，立所名子为太子。孝惠崩，太子立为帝，帝壮，或闻其母死，非真皇后子，乃出言”云云，美人子，犹前后宫子，第非张后所产也。又云：“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，敖女为孝惠皇后，吕太后以重亲故，欲其生子，万方终无子，诈取后宫子为子。及孝惠帝崩，天下初定未久，继嗣不明，於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，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。”此谓弘，非前以太子得立而复幽死者，其言后宫人子，则诸称孝惠子者，皆使母张后，而本后宫所育也。又云：“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。”直书皇子，愈无辨矣，况张辟疆言帝无壮子而已，独《史》云：“济川王太、淮阳王武、常山王朝，名为少帝弟。”后已崩，渐寓微词，然指诸封王者，不若外戚世家继嗣不明之语也，以事疑之，则齐王遗诸侯王书，岂不能明斥其非是？而止谓高后春秋高，听诸吕擅废帝更立，以废立为罪，则所废非他人，及吕党已诛，大臣始谓少帝及梁、淮阳、常山王，皆非真孝惠子，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，杀其母，养后宫，令孝惠子之。於是滕公入宫，言足下非刘氏不当立，丞相平等至代邸，言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，不当奉宗庙，此时无足顾惜矣。假有真孝惠子，谁复为吕氏证之？大臣者诚审其非，纵不能争於先，及此变更，追数孽后乱国之罪，彼昏童孺，何自而至？布告天下，以易置之，顾不大公至正欤？方且相与阴谋曰：“今皆已夷灭诸吕，而置所立，即长用事，吾属无类矣。”议欲立齐王，则琅琊王及大臣曰：“齐王母家驷钧恶戾，代王母家薄氏长者，且代王，高帝见子，最长，以子则顺，以善人则大臣安。”乃迎立代王，渭桥请问，为宋昌所诃，始上玺绶，大臣处国势安危之会，惴惴计己之祸福，何以免人之疑？至选士教后族，又曰：“吾属不死，命乃悬此。”两人如休戚之有不关汉之存亡、独无可虑哉！因教窦宝长君兄弟之谋，而重疑焉，谓孝惠诸子冤乎？否也。夫以扫除吕党，援立贤主，培西都久安之基，平、勃委曲济事，非无功，天下后世恶得而疑之？疑之者，大臣自疑之也。余又考班志云：“皇后亡子，后宫美人有男，太后使皇后名之，而杀其母。惠帝崩，嗣子立，有怨言，太后废之，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。”此著本末最详。乃知始立者，似真孝惠庶子，亦与齐王书论废立事合。弘，书吕氏子，馀可推矣。於外戚恩泽侯表诸吕之间，列义朝武大四侯云：“以孝惠子侯。”如淳注本纪，引恩泽侯表曰：“皆品氏子也。”表或逸此语吁！赖孟坚以决马《史》之疑，《史》之疑决，则幸无疑於汉大臣者。

太史公《夏本纪》自禹即天子位以后，云帝禹至于帝履癸，又曰帝桀。《殷本纪》自太甲书帝太甲至于帝纣。《孔氏杂说》言二王亦得得称帝，引《史记夏纪》帝桀是也，何独桀云帝哉？《殷纪》云：“周武王为天子，其后世贬

帝号，号为王。”《索隐》曰：“按：夏、殷天子亦皆称帝，后代以德薄，不及五帝，始贬帝号，号之为王。故本纪皆帝，而后世总曰三王也。”又譙周云：“夏、殷之礼，生称王，死称帝。庙主皆以帝名配之。”见《索隐》。《国语》云：“玄王勤商，帝甲乱之。”又云：“商王帝辛，大恶于民。”帝辛，纣也。然而《易》曰《帝乙书》，亦曰《帝乙》，夏、殷之称帝，莫信于此。

《史 高帝纪》有武负，《陈丞相世家》家有张负，《绌侯世家》有许负，皆以为妇人，《纪》言“王媪武负”，则信妇人矣。班书如淳注：“俗谓老大母为阿负。”师古引刘向《列女传》：“魏曲沃负者，魏大夫如耳之母。”此古语，谓老母为负耳。案：原本脱“师古引刘向”以下二十九字，今据《说郛》补。《世家》言“户牖富人张负”，《索隐》曰：“妇人老宿之称，然称富人，或恐是丈夫尔。”予谓张负果妇人，当是女清之流，亦富人也。许负相者，《索隐》引应劭注：“老嫗也。”意其负、妇音同，古文相通用，不然，冯妇固晋善士欤，《史》注犹有异论者。

太祖尝问赵中令：“礼，何以男子跪拜？而妇人不跪？”赵不能对，遍询礼官，无知者。王貽孙，祁公溥之子也，为言古诗“长跪问故夫”，即妇人亦跪也，唐天后朝妇人始拜而不跪，赵问所出，因以太和中幽州从事张建章《渤海国记》所载为证，大重之，事具《国史 王貽孙传》及他杂说。叶氏《燕语》正举此，且云：“天圣初，明肃太后垂帘，欲被袞冕，亲祠南郊，大臣争，莫能得。薛简肃公问：‘即服袞冕，陛下当为男子拜乎？妇人拜乎？’议遂格。礼九拜，虽男子亦不跪，貽孙之言盖陋矣，简肃亦适幸其言偶中，使当时有以貽孙所陈密启者，则亦无及矣。”汪圣锡端明作《燕语证误》又云：“《汉书 周昌传》吕后见昌，为跪谢，周宣帝诏命妇皆执笏，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俛伏，则其时妇人已不跪矣。”故特有是诏，云始於则天，非也。明肃乃谒太庙，非郊祀也。九拜有稽首，有顿首，非皆不跪也。不跪虽有之，盖拜之轻者尔。今余观欧公所为《简肃墓志》及《湘山野录》，皆云：后欲以袞冕谒太庙，谓亲祠南郊，诚《燕语》之误，宜汪氏引宋子京《谒庙赋》以证。至程氏《考古编》又因貽孙之说考其详，云：“按后周天元静帝大象二年，诏内外命妇皆执笏，其拜宗庙及天台，皆俛伏如男子，据此特令於庙朝跪，则他拜不跪矣。张建章所著武后时妇拜始不跪，岂至此始？并与庙朝跪礼而去之，而纪之不详耶？周昌谏高帝，吕后见昌为跪谢。《战国策》：苏秦过洛，其嫂蛇行匍匐四拜，自跪而谢。《隋志》皇帝册后，后先拜后起，则唐以前妇拜皆跪伏也。”又朱文公《语录》：“或问：‘礼，妇人吉拜，虽君赐肃拜，则古人女子拜亦伏地。’曰：‘古有女子伏拜者，乃太祖问范质之侄杲：古者女子拜如何

？杲遂举古乐府云：‘长跪问故夫’，以为古妇女皆伏拜，自则天欲为自尊之计，始不用伏拜。看来此说不然，乐府只说‘长跪问故夫’，不曾说伏拜，古人坐也，是跪一处，云直身长跪，若拜时，亦只低手祇揖，便是肃拜。故《礼》注云：‘肃，俯手也。’盖妇人首饰盛多，如副笄六珈之类，自难以俯伏地上，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、舅姑答拜者，盖只跪坐在地，拜时亦容易，又不曾相对拜，各有向当，答拜亦然。大祝九拜，肃拜但俯下手，如今时传云介者不拜，故肃使者而已。文公举貽孙之对为范杲，当别有据，其说妇拜为详矣。”《鹤林玉露》别记文公之说云：“古者男子拜，两膝齐屈，如今之道拜是也。杜子春注《周礼》奇拜，以为先屈一膝，如今之雅拜，即今拜也。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，谓两膝齐跪，手至地，而头不下也，拜手亦然。南北朝有乐府诗说妇人曰：‘伸腰再拜跪，问客今安否？’伸腰亦是头不下也。周宣帝令命妇相见皆跪，如男子之仪。不知妇人膝不跪地，而变为今之拜者，起於何时？程泰之以为始於武后，不知是否？”而《项氏家说》则云：“郑氏注《周礼》‘肃拜’云：‘若今妇人抬。’安世按：古之拜，如今之揖，折腰而已。介胄之士不拜，故以肃为礼，以其不可以折腰也。然则仪式特敛手向身，微作曲势尔。郑氏之所谓“抬”，盖如此，正今时妇人揖礼也。据郑氏说，则妇人之拜，不过如此。或者乃谓自唐武氏始尊妇人，不令拜伏，则妄误之甚矣。周天元时，令妇人拜，特抬，作男子拜，则虽虏俗妇人亦不作男子之拜也，况古者男子之拜？按自“拜特抬，作男子拜”以下二十八字原本脱去，今据《说郛》补。但如今人之揖，则妇人之拜，安得已如今之伏？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为揖，故其拜也，加之以伏跪为稽顙之容；今之妇人亦以古妇人之拜为揖，故其拜也，加之以拳曲，作虚坐之势，视古已加，不得谓之减矣。礼所谓女拜尚右手者，特言敛手向右，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，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，男之尚左亦然。古跪自是一礼，与拜与伏，皆不相干。”此论尤详於诸书。疑跪拜之制，后周始变古，唐初或因之，武后乃复其旧。然王建《宫词》云：“射生宫女宿红妆，请得新弓各自张。卧上马时齐赐酒，男儿跪拜谢君王。”“殿前铺设两边楼，寒食宫人步打毬。一半走来争跪拜，上棚先谢得头筹。”建，太和中为陕州司马，岂武后以后妇拜犹跪礼？特行於宫掖。《复斋漫录》谓：“后周制，令宫人廷拜为男子拜。”引建前一诗证之，唐宫词无预后周故实也。

《礼》：“生男子设弧于门左，女子设帨于门右。三日始负子，男射女否。”如东魏高澄尚冯翊公主，生子三日，帝幸其第，锡锦彩。唐章敬皇后生代宗三日，玄宗临澡之。王毛仲妻产子三日，玄宗命高力士赠酒馔金帛，授其儿五品官。姜嫫以公主子生三日，玄宗曰：“它物无以饷吾孙，赐六品官、绯衣

银鱼。”又武后时，拾遗张德生男三日，杀羊，会同僚，补阙杜肃告其屠杀。杨太真以锦绣为襁褓裹禄山，云贵妃三日洗儿也。皆以三日为重。东坡贺子由生孙云：“昨闻万里孙，已振三日浴。”今俗以三朝洗儿，殆古意也。晬，谓子生一岁。《颜氏家训》：“江南风俗，儿生一期，为制新衣，盥浴妆饰。男则用弓矢纸笔，女则用刀尺针缕，并加饮食之物，又珍宝物玩，置之儿前，观其发意所取，以验其贪廉愚智，名之为试儿。亲表聚集，置燕享焉。”《玉壶野史》记：“曹武惠始生，周晬日，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，观其所取，武惠左手提干戈，右手提俎豆，斯须取一印，馀无所视。”曹，真定人，江南遗俗乃在此，今俗谓“试周”是也。惟世传满月，且文之为弥月，指《诗》“诞弥厥月”言之。按：毛氏曰：“诞，大也；弥，终也。”郑氏曰：“终十月而生。”吕成公注：“莆田郑氏曰：弥，满也。其义非谓儿生及月。”《唐书》高宗龙朔三年，子旭轮生，满月，大赦。《北户录》云：“岭俗家富者，妇产三日，或足月，洗儿，作团油饭，以煎鱼虾、鸡鹅、猪羊、灌肠、蕉子、姜桂、盐豉为之。”陆务观谓此即东坡记盘游饭语相近，必传者之误。其云：“足月，即满月也。”东坡又记闽人生子三朝，浴儿，时家人及宾客皆戴葱、钱，曰：葱使儿聪明，钱使儿富。大要三日之礼，通古今远近为重尔。案：原本“，谓子生一岁”至致“燕享焉”为一条，“世传满月”至末为一条，据《说郛》“，谓子生一岁”上脱三十四句，“世传满月上”十二句，今据补入，仍合为一条，以复其旧。

魏太武诏毁浮屠形像，诛天下沙门，而起天师道场，受寇谦之符口，作静轮宫。唐武宗诏毁天下寺，而建九天道场，受赵归真等法口。事固反于太盛，势复激于一偏，宣和之事是已。魏正光以后，僧尼二百万人，寺三万馀区。唐会昌毁寺四千六百馀区，招提兰若四万馀区，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，大素穆护僧二千馀人。周显德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，废者三万三百九十六，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，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。元氏之僧尼止在江北，乃有此数，可以言最盛时矣。《江氏杂志》记：“景德中，天下二万五千寺，嘉口间，三万九千寺。”赵德麟载之《侯鯖录》。

《北史》所载：元魏正始间，都城寺逾五百，占民居三之一。唐代宗以元载、王缙等劝事佛，由是深信，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，或疑非其教所尚，不可知也。宋敏求《东京记》载：“太平兴国寺，故龙兴寺，周显德中废为仓。昌陵之初，主僧挝鼓求复其旧，遣中使持剑往，视其怖畏即斩之。至则神色自若，引颈就戮，遂诏复为寺。”彼能坚忍自强，震以刑威，且无避，崇长之宜何如？盖轻生死者，其师立教为然，抑亦鲜矣，岂尽不可劫也。《漫录》记：“宣和六年，义乌普门寺主僧饮酒食肉，为知事殴夺，交讼于邑令，逐主僧

，杖遣知事，犹诉不已，闻于外台，付州欲治其事，二僧乃逾月不至。忽道录院下悬云：普门寺住持僧某，奏夜梦神人告：‘普门山与金华洞天相连，乃高真集会之地，非汝等形服所宜，速闻朝廷，改宫易服，臣不惮辽远，趋诣阙庭，愿改宫额，度为道士。’得旨，寺改道宫，僧某还俗，姓毛名归真，特授右街守阙，鉴义林灵素里人也。”又政和七年，诏僧徒归心道门者，听诣辅正亭陈词，即赐度牒衣紫，长老僧官别优赐视官品，使道流创为之说，求附於释氏，势之所从，视此足矣。张知甫《可书》记：“温公在政府，每过潞公，有门僧求换道流，因缓颊言之，温公愕然曰：‘吾辈，国之大臣，一言一行，四方风俗所系，此僧既不终於释，岂能终於道？来即诛之。’僧闻即遁。”是可儆其徒之反覆，而政、宣大臣所不敢问也。

爰日斋丛抄卷一终

爰日斋丛抄卷二

予取愚公二人焉，《列子》曰：“太行、王屋二山，方七百里，高万仞，本在冀州之南、河阳之北。北山愚公，年且九十，面山而居。惩山北之塞，出入之迂，率子孙荷担者三人，叩石垦壤，箕畚运於渤海之尾，寒暑易节，始一反。河曲智叟笑而止之，愚公曰：‘虽我之死，有子存焉，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。而山不加增，何若而不平。’操蛇之神惧其不已，告之於帝，帝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，一厓朔东，一厓雍南，自此冀之南、汉之阴无陇断焉。”《说苑》曰：“齐桓公出猎，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，见一老公而问之曰：‘是为何谷？’对曰：‘为愚公之谷。’桓公曰：‘何故？’对曰：‘以臣名之。臣故畜牯牛，生子而大，卖之而买驹。少年曰：牛不能生马，遂持驹去。傍邻闻之，以臣为愚，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。’桓公告管仲，仲再拜曰：‘此夷吾之愚也，使尧在上，咎繇为理，安有取人之驹者乎？若有见暴如是叟者，又必不与也。公知狱讼之不正，故与之耳，请退而修政。’夫不可改者山也，而山夷，不能动者君相也，而为改听。酈道元注：“水出齐城西南，历愚山东，有愚公冢。时水又屈而迳杜山北，有愚公谷，此即《说苑》愚公。”柳子厚以染溪为愚，正因古有愚公谷，见诗序。

楚元王敬礼申公等，以穆生不嗜酒为设醴。及王戊即位，常设，后忘设焉，穆生退曰：“可以逝矣，醴酒不设，王之意怠，不去，楚人将钳我於市。”称疾卧，申公白生，强起之，不可，遂去。田单收即墨城中千馀牛，为绛缯衣，画五彩龙文，束兵刃於角，而灌脂束苇於尾，烧其端，凿城数十穴，夜纵牛，壮士五千人随其后，牛尾热，怒奔燕军，所触尽死伤。事诚奇雋，或者疑之，即论数十穴、千馀牛，岂不自相抵触？能悉赴敌如人约束，单果神哉！此

法乃有用之者，东汉杨璇为零陵太守，苍梧桂阳贼攻郡县，璇制马车数十乘，以排囊盛石灰车上，系布索於马尾，又为兵车，专彀弓弩，令马车居前，顺风鼓，贼不得视，因以火烧布然，马惊奔突贼阵，后车弓弩乱发，群盗惊骇散，追斩无数。系布马尾，即束茅牛后，用於车战而利，然无穴城之劳，故尤便与。

公子虔告商君欲反，商君亡至关下，欲舍客舍，客人不知是商君也，曰：“商君之法，舍人无验者坐之。”商君喟然叹曰：“嗟乎！为法之弊，一至此哉！”桓蔚之败，投牛牧寺，僧昌保藏之，刘毅杀昌，及刘毅被裕讨，夜走投寺，寺僧曰：“昔亡师客桓蔚，为刘卫军所杀，今实不敢容异人。”毅叹曰：“为法自弊，一至於此。”苏子由责雷州，不许占官舍，遂僦民屋，而章子厚以为强夺民居，下郡按治。及子厚责雷州，亦问舍於民，民曰：“前苏公来，为章丞相几破我家，今不可也。”当鞅辈快其令之行，指撝如意，假令知有后灾，犹将不恤，正如索元礼铁笼、周兴火瓮，不得辞矣。东坡云：“及其出亡而无所舍，然后知为法之弊。夫岂独鞅悔之，秦亦悔矣，子谓鞅无及也。”章子厚事尤似刘毅，独不传其悔与否尔。

张宣公论王陵、陈平、周勃处吕后时事曰：“人臣之义，当以王陵为正。此程氏说胡明仲，既於读史管见述之。”予观《晁氏客语》：“人臣事君，当以王陵为正。”或既先儒遗论也。

留侯晚谢病，吕后劫之，使画保护太子之谋，淮阴侯遭诬，后与萧相国谋，缚斩锺室，彭越徙蜀，后诱致洛阳，并夷灭之，威震外廷，渐无帝矣。帝亦愤不能堪，后迎医，即嫚骂不使治病。樊哙，吕氏婿，或云党吕，即欲斩哙，后方偃然自专，问百岁后代萧相国者，枚数而未肯休，岂窥帝腹心所托、而将翦除之？帝崩，后不发丧，与审食其谋尽族诸将，毒机之发，不可御矣。天口汉祚，幸酈商有闻危言动之，奸谋旋沮，否则绛侯诸大臣且不自保，何能须臾为汉计？他日商令其子给吕禄解兵属太尉，史云绛侯，丞相使人劫之，由前事而言，商何必劫哉？余谓诛僂、信、越时，后既包藏祸心，及谋族诸将，其迹始暴，酈将军此事最有功於汉，当表出，第不知樊哙若在，欲不负汉、如健妇何？

文公与陈同父辩诸书大概，谓汉唐之君，或不能无暗合之时，全体只在利欲上，同甫力争不已。按五峰胡仁仲《答樊茂实书》云：“天理纯而人欲消者，三代之兴王是也。假天理以济其人欲者，五霸是也。以人欲行而有暗与天理合者，自两汉以至於五代之兴王盛主是也。存一分之天理而居平世者，必不亡；行十分之人欲而当乱世者，必不存。”其说久已粲然，第文公於汉祖唐宗外，未必例许以暗合也。同甫谓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，汉唐专以人欲行

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，亦能久长，是千五百年间，天地架漏过时，人心牵补度日，岂非若胡氏之说？固所不取。陈君举又议“暗合”两字如何断，人决无全然不识，偶然撞著之理。盖将平朱、陈之争，而乃类向其说者。读胡集，因记其略。

王子渊上《圣主得贤臣颂》曰：“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，吮嘘呼吸如乔松，眇然绝俗离世哉！”史云：上颇好神仙事，故褒对及之，以谏大夫使益州，求金马碧鸡之神，顾不可言耶。使不道病死，奚以复命？其进也，当先修武帝故事，讲论六艺群书，博尽奇异之好，遂以文章奏投左右，能寓辞讽劝，为甚贤於时人。况汉士大夫尤以过家为荣，如严助、朱买臣，皆会稽吴人，武帝问助居乡里时，助对家贫，为友婿所辱，愿为会稽太守；帝又谓买臣富贵不归，如衣绣夜行，拜会稽太守，诸常有恩者，皆报复焉。司马长卿，成都人，遣谕巴蜀，县吏负弩先驱，蜀人以为宠荣。子渊固蜀产，出处非必尽类长卿，想当衔命而归乡邑，夸羨其得意，何自强其勿往哉？

汉朱博为琅琊太守，文学儒吏，时有表记称说云云，博见谓曰：“如太守汉吏，奉三尺律令以从事，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，出为陈说之。”晋庾翼少有经纶大略，杜、殷浩才名冠世，而翼弗之重也，每语人曰：“此辈宜东之高阁，以俟太平，然后议其任耳。”此皆玩侮之言，古人事君治民，皆法尧舜，朱子元一健吏，安能知之？独庾稚恭事有可论，人因他日殷深源北师无功，许以先知，且料其始之不取，察玄言之非实也，第又尝请为司马军司而不就，后复致书举王夷甫，责之必强其出，诚未忍违时望耶！杜乂者，元凯之孙，有盛名，蔡司徒、王右军咸称之，位不过袭爵丞掾，莫详其行事。稚恭持论，要是矫俗而已，非若汉太守以教习拜起嫚大儒耆老，尤不爱诸生，故作无顾忌语对儒吏，后世诵之，其自待当时，无乃太薄矣！

薛宣过彭城，子惠为令，宣心知惠不能，留数日，终不问吏事，门下掾问宣不教戒惠之意，笑曰：“吏道以法令为师，可问而知。及能与不能，自有资材，何可学也？”夫教者□□不必教，不教者吏事，吏事何可不教？陈万年善事人，赂遗外戚许史，其子咸抗直，刺讥近臣，乃晚赂陈汤，求入帝城，触屏旧闻，终误之与宣所至，贬退称进，号黑白分明，子为县，不过则已，既过之，况留连涉日，乃若有所避讳，何以出对掾吏，诚不可学，独不可使去耶？予揣宣意，正视吏道为易，而平居，非无家庭习闻之详，方且懵然莫悟，一旦进之涖官之地，望其悻发於父训，必不能也。为令而始学吏，教亦晚矣，当时为之早议去就，乃善尔。或言：万一宣子愤申咸议，乃翁至创其面，父子坐累，疑不教之验，将教之不善，宁勿教，遂不教之善可乎？然使宣第能教之以吏，其贤於教□者几希，盖当时能以吏教子多有人矣，无以是议宣也。

王莽闻城中饥馑，问中黄门王业，业领长安市买，乃以所卖梁饭肉羹持入，曰：“居民食咸如此。”唐玄宗忧雨伤稼穡，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，曰：“雨虽多，不害稼也。”陕民诉旱，观察使崔尧指庭树曰：“此尚有叶，何旱之有？”闾阎不通之情若斯者众。闻往时易楮币，以一寓三，或言民间患物踊，时相命以一券市饭，至则可十人食，遂诘言者之妄，事何必隐微而后难知也？

让，善德也。而至不让者，隐焉。非让之罪也，似乎让者之非让也。汉西都群臣议王莽定策安宗庙，宜赐号安汉公，益户畴爵邑，莽称疾固辞。言臣与孔光、王舜、甄丰、甄邯共定策，今愿独条光等赏功寝置臣，莽於是诏以光为太师、舜为少保，皆益封万户，丰广阳侯、为少傅，邯承阳侯，四人既受赏，莽尚未起，群臣复上言，乃诏益封二万八千户，为太傅，号安汉公，莽为惶恐，不得已而受策，让还益封。复建言，宜立诸侯王后、及高祖以来功臣子孙，封侯赐爵邑，其为谦恭，不既多乎？卧疾久之，逡巡受命，当时莽志寝露，事在篡国以前，是作欺世矣。后有郭威，得无仿佛其意？伐叛河中，荣勋还朝，隐帝赐之金帛、衣服、玉带、鞍马，威辞曰：“臣受命期年，仅克一城，何功之有？将兵在外，凡镇安京师，供亿兵食，皆诸大臣居中者之功，臣安敢独膺此赐？请遍赏之。”用遍赐宰相、枢密、宣徽、三司、侍卫，使九人与威如一，帝欲独赏威，辞曰：“运筹建策，出於庙堂，发兵馈粮，资於藩镇，暴露战斗，在於将士，功独归臣，何以堪之。”加威兼侍中，史弘肇兼中书令，窦贞固司徒，苏逢吉司空，苏禹珪左仆射，杨邠右仆射，恐藩镇缺望，又加高行周太师，安审琦太傅，符彦卿太保，刘崇、冯晖、李彝殷兼中书令，钱弘叔尚书令，马希广太尉，慕容彦超、刘铎、高保融兼侍中，孙方简、刘贇同平章。时将帅以专功伐能为累，以内外叶和为难，威成功不居，虽古盛美无加也。不图变起於中，乘危致篡，或追议其类莽矣。故胡氏评曰：“不待他日即位班赏，已收中外之心。”方其赴邺，言：“苏逢吉、杨邠、史弘肇皆先帝旧臣，愿推心任之，疆场之事，臣愿竭愚弩。”果非由缔合之私，则以孔明之於允自任哉！威之让，或异於莽，莽饰名，威市恩；莽少待篡汉，威则汉不谋诛之。未决其反，犹有以自解耳。然赏赉遍及将相，耗费无名尊官，例如藩镇，国典殄瘁，假令发於真让，亦何取也？况迹其心，未可知矣。近於让者，惟元朔间卫青以功拜大将军，对其子伉等三人列侯，青谢曰：“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，臣青子在襁褓中，何敢受封？”武帝诏封公孙敖合骑侯、韩说龙额侯、公孙贺南窳侯、李蔡乐安侯、李朔涉轺侯、赵不虞随成侯、公孙戎奴从平侯，李沮、李息、豆如意赐爵关内侯，皆以从大将军有功者，青尝谓人臣不敢专权，又谓人臣何敢招士？暮年权移客散，能以勋名终，而分功裨校，各按其实

，非若泛覃恩泽者。青之让人，知其近乎让也。以让为不让者，又莫如曹操，建安间，方为司空冀州牧，遽下令曰：“吾起义兵诛暴乱，於今十九年，所征必克，岂吾功哉？乃贤士大夫之力也，天下虽未悉定，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。而专其劳，吾何以安焉？”大封功臣二十馀人为列侯，馀以次受封，《通鉴纲目》书曹操封功臣为列侯，呜呼！操，人臣也；列侯，汉爵也。其赏曹氏之私劳耶？以汉之功臣赏於曹氏，君命不足用耶？操之让，人知其不让者也。让易知，让以为不让易知，不让似乎让独难知。莽、威同似乎让，而威难知於莽与。

赤眉聚尚千馀万人，人光武陈兵洛水，令盆子君臣观之，谓樊崇等曰：“得无悔降乎？朕今遣卿归营，勒兵鸣鼓相攻，决其胜负，不欲强相服也。”徐宣等曰：“臣等得降，犹去虎口归慈母，诚欢诚喜，无所恨也。”诸葛武侯生致孟获，使观营阵之间，曰：“此军何如？”获曰：“向者不知虚实，故败，今蒙赐观阵，若只如此，即定易胜耳。”纵使更战，七纵七禽，而犹遣获，获止不去，曰：“公，天威也，南人不复反矣。”自世以诡诈为兵，如拙於变者，幸敌之迷误而取胜，不能使人心服，光武、武侯之所为，善服人者也。昔荀吴伐鼓，鼓人或请以城叛，弗许，使鼓人杀叛人，而缮守备，围三月，或请降，使其民见，曰：“犹有食色，姑修而城。”鼓人告食竭力尽，而后取之，汉君臣其知此矣。

晋陶渊明传：义熙末，召拜著作郎，不就，刺史王弘常造之，称疾不见，弘每候之庐山，遣其故人斋酒，先於半路，若邂逅然，引酌池亭，弘於是进谒，遂穷欢宴潜无履，弘顾左右为之造履，潜乃於座伸脚令度之。

相传李林甫为相，若嫉其人，即以倡鬼日除授，无得免祸，或疑宰相之所不乐，何必以凶日中之。予谓闻周史佚请择日立叔虞，萧相国择良日拜韩信，东都建武间为伏湛勅尚书择拜吏日，岂惟示谨重之意，且欲保其终吉，事近厚矣。小人反是，无所不薄，安知不故求恶日哉！唐刘瑒自河东召还，宣宗视案上历曰：“为朕择一令日。”瑒曰：“某日良。”帝曰：“卿可遂相。”大中贤主之所为几乎古。”

梁震，唐末登第，归蜀，过江陵，高季昌爱其才识，留之，欲奏为判官，震耻之，不受辟署，终身止称前进士。《大定录》云：震，开平元年侍郎于竞下及第。李肇《国史补》得第，谓之前进士。《摭言》又注韩中丞仪诗：“今日便称前进士，如留春色与明年。”按：此唐以来初擢第者通称前进士，《韩文公墓碑》云：“孤，前进士昶。”盖文公长庆四年卒，昶方於是年李宗闵下擢进士第。后唐李龙少以文章知名，既贵，刻牙板金字曰“前乡贡进士”，虽表其荣名，亦唐制之馀也。

梁太祖问吴越进奏吏曰：“钱公有所好乎？”吏曰：“好玉带名马。”太祖喜曰：“真英雄也。”乃以玉带一匣、打毬御马十匹赐之。

范文正公帅延安，夏人相戒：“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，不比大范老子可欺。”大范谓雍也。东坡以月石研屏献子功中书、涵星研献纯父侍讲，有诗云：“故将屏砚送两范，要使珠璧栖窗棂。大范忽长谣，语出月胁令人惊。小范当继之，说破星心如鸡鸣。”子功讳百禄，纯父诸父行，乃有两大小范也。子由《赋毛国镇生日诗》云：“生日原同小赵公。”自注：“世谓叔平，大赵参政。阅道，小赵参政。”大小之称，一时假为差别，若华阳之范出於一门，犹汉上郡歌“大、小冯君”与元宪兄弟呼“大、小宋”是也。

温公为张文潜言：“学者读书，少能自第一卷读至卷末。往往或从中、或从末，随意读起，又多不能终篇。光性最专，犹常患如此。从来惟见何涉学士案上，惟置一书读之，自有至尾，正错校字，以至读终，未终卷，誓不他读，此学者所难也。”张晷《答孙子发书》论《资治通鉴》，其略云：温公尝曰：“吾作此书，惟王胜之曾阅之终篇，自馀君子求乞欲观，读未终，已欠伸思睡矣。”温公所言，学者之通患，盖以何学士、王胜之之事为读书法？

古人遇事，各从其分而应之，则无失中之患。司马公辞宥密之命，与吕正献公同居洛，正献起知河阳，乞在京宫祠，裕陵大喜，遂召还。或疑二公出处优劣，程先生云：“吕公，世臣也，不得不归见上。司马公，诤臣也，不得不退处。”文潞公拜平章，伊川为崇政殿说书，先生以师道自居，每讲色甚庄，泰陵畏之。潞公年九十，对上恭甚，进士唱名，侍立终日，或议先生之倨，视潞公之恭为未尽，先生曰：“潞公，三朝大臣，事幼主，不得不恭。吾以布衣为上师傅，其敢不自重？”留丞相绍熙之末，自相位逃，赵忠定力赞内禅，或以二公处变不同，问於范仲黼郎中，范曰：“赵丞相，同姓之卿也，留丞相，异姓之卿也，反覆之而不听，则去。”赵文昭语真文忠当思所以谋当路者，毋徒议之而已，文忠曰：“公宗臣，当思所以谋。德秀，得朝廷一议论文臣尔，是数者剂量所处，岂无醇疵？未可以轻议。”抑知人之识，其分为不易耳。

温公嵩山题字云：“登山有道，徐行则不闲。措足於平稳之地则不跌，慎之哉。”又书曰：“光视地，然后敢行；顿足，然后敢立。”即题嵩山语，而愈诚恉。盖公一举动，无时不存此意，康节称君实脚踏实地人，公自以为知言，信哉！

康节云：“君子落得做君子，小人枉做了小人。”张宣公称下句极是，上句有利心，不若改云：“君子本分做君子。”范忠宣公云：“以贵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。”文公称上句自好，下句既不知自治，其昏迷以及人，使亦

如我之昏。若横渠云：“以爱己之心爱人，则尽仁；以责人之心责己，则尽道。”语便不同。予以是叹修辞之难，先儒立教，不敢秒忽放过，凡人可以易言哉！君子、小人，语本刘高尚云记宣公之论者，以为康节《语录》传讹，此其微尔。

司马光为《耆英会序》云：“乐天在洛，与高年者八人游，时人慕之，图传於世。宋兴，洛中诸公继而为之，再矣，图形普明僧舍，乐天之故第也。”《笔谈》亦谓乐天居洛，与高年者八人游，谓之“九老”，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，继而为九老之会者再矣。今考修香山故事，惟至道初李文正公罢相后，以司空致仕，年七十七，思乐天洛中之会，适交游中有此数，欲继其事为晏集，故相宋惠安公、吴僧赞宁预焉，会蜀寇起而罢，其事当在京师。至和间，杜正献公亦已致仕，与凡老年得谢者为五老会，其事又在南都。谓再会洛，未能详后是，如米元章《九隽老会序》云：“中散大夫河间公靖镇吴，俗乃辟群斋，会九隽老。”则其事在吴，名氏且未悉著。独潞公以元丰五年尹洛，为耆年会，凡十三人，可以践唐贤遗躅而过之矣。又元丰初，赵清献守杭，赵康靖自南都来，年八十一，共游湖山，为二老图，清献时七十一，程给事师孟守越，又减清献一岁，尝同唱和，清献谢事过之，因增程公为三老图。盛哉！承平典型也。渡江以来，有若史忠定六老图，周益公二老堂会，清时胜事，各擅一门，岂惟家庭之庆？又有刘洎者，写益公与兄乘成居士必正、杨文节为三老图，平园、诚斋集有诗，亦庐陵佳话也。

王沂公以简纸数轴送人，皆他人书简后截下纸。晏元献公凡书简首尾空纸，皆手剪熨，置几案，以备用。王文康公平生不以全幅纸作封皮，尝戒其子弟。诸公皆身处贵盛，俭德若此，世俗费纸者，何人语以古事、未必不毁薄。梁东莞臧逢世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末，写《汉书》，见《颜氏家训》。

《复斋漫录》云：“山谷谪涪州别驾，因自号涪翁。按《益都耆旧传》：‘广陵有老翁，钓於涪水，自号涪翁。’然则涪翁之称，古有之矣。”《苕溪渔隐》曰：“《后汉 逸民传》：‘初，有父老，不知何在，常渔钓於涪水，人因号涪翁。’复斋不取於此，乃取《益都耆旧传》后汉《郭玉传》语，谓涪翁之称，古有之矣，不始於鲁直也。”《芥隐笔记》引援亦同。余记《唐书陆龟蒙传》：“时谓江湖散人，或号天随子、甫里先生，自比涪翁。”注云：“巴西人居汉上者。”独不用前二书为证，当别有考也。

陈福公在相位，欲营居第，视其图以为高，悉裁损之，制度甚庳，董后者云：“宰相门不高大，无以容车马。”公曰：“吾今日有闾者，一两世后，吾门扉要使小姨辈可开阖尔。”当与李文靖厅事仅容旋马，俱为美谈，乃所以遗子孙也。水心集《刘建翁墓志铭》云：“居室尤陋，不改，予间过之，及门而

下，建翁逡巡出迎中街，笑云：‘自二父在，而四方之过莆者，无不造於庭，盖今之轿大於旧矣，乃世变也。’予亦笑曰：‘轿虽大，不数寸，公门扉无乃太狭乎？而不知变也。’”福公与刘皆莆人，土风殆近古，二父者，宾之夙、复之朔，建翁名起晦，复之子，潜夫尚书诸祖父。叶公之对，虽似谑，实贤其不变於俗也。或曰：乾淳诸老，典型自别，不独莆土风近古也，况福公贤相乎？

李仁甫侍郎，淳熙间，因阜陵论先儒从祀当升黜去取，遂奏言：“范仲淹佐仁宗，谨庠序之教，始遍郡国立学，更取士法，以作新人才。欧阳修倡起古文，攘斥异端，视唐韩愈无愧，嘉、治平之间，人才特盛，修所长育成就，为力居多。而司马光及苏轼，风节弥高，其学术专务格君心，安百姓，其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行，放淫辞，流离颠沛，之死靡憾，盖似孟子。当安石萌芽，唯光、轼能逆折之，见於所述文字，不一而足。轼著《书传》，与安石辩者凡八十九条，尤为切近深远，其用功不在决洪水、辟杨墨下，使其言早听用，宁有靖康之祸？悉去王安石父子，而取光、轼，斯为允当，并及仲淹、修，亦无不可。”又言：“昨蒙圣论，欲升光、轼配享於堂，辄疑陈瓘斥王安石逆像献否，圣谕谓若亲酌献，则蹙迁其坐於他所，君臣之分，终有未安，光、轼必不敢当此理。只用世次先后，使继韩愈，亦无降抑。”按《道命录》、杂记等书：赵侍郎粹中乞去王一雱，择本朝名儒列於从祀，上论以范、司马二文正、欧、苏二文忠、李公以为可，赵卫公主之，且谓范公自以功业名，欧公当时亦微有玷，不若止用马、苏而升於堂上，龚、李二参皆不以为可。盖跻祀堂上，附舒王，近此固无怪，本以矫学术之弊，此扬彼抑，不拟承其太过者。尊尚之至，则可见矣。读《巽岩集》中疏，虽或推扬上意，其秉礼守正，善於立论也，时则周、程未暇议。端平间，李公之子季允枢密在从班奏：卓然为学者所宗，宜在从祀之列者十人：胡翼之、孙明复与邵、周、张、二程氏，而司马、欧、苏预焉，请下经筵秘书省国子监议，未详覆孰可否。迨淳口，而周、张、程从祀，又咸淳，而司马、邵氏始亦从祀。若范、欧、苏文章、名节、世论、道德、性命，欲引而合之，无由也。即李公所称，已於范、欧、苏有所区别矣，亦各从其实欤。

谢上蔡之孙曰偕，其子无衣食，替人承符引养老母。黄子耕守天台，修郡志，访求故家，得之，请见，抗宾主祀，给冠带田宅。杨龟山之家既卖其宅，四世孙子复病之，事诉纷然，余景瞻守南剑，曰：“有司用交易法尔，安能空手以得？”自至郡，例卷百馀万，谢不取，因赎以归之，修补其漏阙，又职子复于学，以廩之，见叶正则所为祠记。吴明辅用此二事《跋楼大防参政遗族孙帖》：“故宗遗胄，忽焉沦坠，或不俟年数之远。”陆务观顾以宋广平、沈

义伦之后为卒、髡为僧，不胜慨然，异时贤士大夫每於此尽情，而录后恤孤，具有故事。茂陵诏求伊川程氏后，池州申、直下两房子孙曰观之、曰源，於是观之补不理、选限登仕郎，充池州州学学宾，月廩给以奉祭祀；源赴吏部铨量、补迪功郎，渐迁二令监丞。时又命陆文安九渊之子特之、沈端宪焕之子省曾俱读书秘省，宾嘉定十六七年间。叶氏《闻见录》云：“源，鬻米都门外，有教以干当路者，著《道学正统图》，以考亭之后，勩入当路姓名，遂授初品。”而吴大礼绍定《封事》有云：“如程源、如沈省会，不识一丁字，未三五年与之贰郡。乃布衣韦带之士，勤苦灯窗，驰驱仕路，有二三十年不可得者。”张端义《封事》亦云：“秘书省读书，朝廷异礼待天下遗逸之士，假借先儒之后，影射市井之徒，老成学者饮耻而没。”或谓指省曾辈也。表贤者后，盛时美意，犹不免於异论，事何者无弊？使世家果有如程氏子拔之寒微，正未可议，抑处置在适中尔。”

前辈有两黄裳，皆为端明殿学士。其一字冕仲，延平人，元丰进士第一，崇宁礼部尚书；其一字文叔，蜀人，事茂陵潜邸，为翊善。刘潜夫作衢州开化《芹涧桥记》云：“端明演山黄公裳少过之，有‘更高千万丈，还我上头行’之句。”遂为诗讖。演山以德望重，朱文公见而屈膝，不专以科目重也。按文公《年谱》：乾道三年如长沙，访张宣公，道昭武谒黄端明，先之以书云：“将顿首再拜于堂下，伏惟坐而受之，使得自进於门下弟子之列。”此正黄通老尚书冕仲，亦绍兴五年进士第一，以有官降居次，官亦端明殿学士，如谓演山，则冕仲是也。《系年录》书建炎四年卒，文公似不及见，或刘别有考？盖识前言往行，近推莆田大老，不容妄论也。

景定五年明堂礼成，恭谢太乙宫，赐宴斋殿，教坊伶优举经语以戏，刑部侍郎徐复引孔道辅使契丹、责以文宣为戏故事，请诚乐部、无得以六经前贤为戏。予读东坡通守杭州《寄吕微仲诗》，自注：“杭有伶人，善学吕，举措酷似，别后常令作之以为笑。”诗云：“楚相未亡谈笑是，中郎不见典型存。”使事切矣，谨厚者顾疑焉。朱文公在讲筵，优人王喜时於上前效其行止进退以为戏，用事者欲赏以门祇侯，上将从之，侍郎诵言将入谏，命乃寝。是不可不禁遏也，矧假为燕笑之乐乎？

淳口五年，两漕运司物料官郭嘉卿年六十五，请休致，特改京秩，赐号继一处士，官其子自中，仍召对禁殿，以诗赐之，群臣皆和，又御书扁其居曰“冲庵”。

端平台谏吴叔永直院《与唐伯玉少卿帖》云：“端平更化以来，上亲擢台谏者三：秀挺如舜俞、方毅如颖叔、端亮敢言如徐直翁、杜成已与季永弟，最后方德润，犹强人意。惟都运侃侃其直，閤閤其争，乃能扶颓纲，起敝化，力

争是非於嘉熙初元，真得所谓诤臣七人矣。”舜俞、洪忠文也；颖叔、王忠文也，一字去非；真翁，徐忠简也；成己、杜清献也；季永，吴侍郎昌裔也；德润、方忠惠大琮也；伯玉、唐少卿璘也。予所闻端平台谏几二十人矣。

近时称白石者：乐清钱文子文季、番禺姜夔尧章、三山黄景说岩老，各因其居号之尔。故尧章以谓居苕溪上，与白石洞天为邻，潘德久字之曰“白石道人”，诗云：“屋角红梅树，花前白石生。”或本乐天“黄醅酒”对“白侍郎”，陈去非简斋“老对白桂花”，此祖其格者然。“白石生见《神仙传》中，黄丈人弟子也，至彭祖时已年二千馀岁，煮白石为粮，因就白石山居，时号曰“白石生”，尧章称此三字，盖有据而后用。文季宗正岩老大理皆少卿，当嘉定间，姜止布衣。

东坡《松醪赋》，李仁甫侍郎举赋中语，谓东坡盖知之矣。又云：东坡既再谪，亲旧或劝益自儆戒，坡笑曰：“得非赐自尽乎？何至是？”顾谓叔党曰：“吾甚喜《松醪赋》，盍秉烛，吾为汝书此？倘一字误，吾将死海上，不然，吾必生还。”叔党苦谏，恐偏傍点画，偶有差讹，或兆忧耳。坡不听，径伸纸落笔，终篇无秋毫脱谬，父子相与粲然。《松醪赋》之谶渡海，人知之，而未知其以验生还也。

太史公推戾太子之生在建元蚩尤竟天命将出师之年，东坡推富郑公之生在景德始盟契丹之岁，人有关於世运之盛衰，其生也，诚有所自矣，前人肯为臆说哉！”

何子楚《春渚记闻》云：“陆农师左丞之父少师公规，生七岁，不能言，一日忽书门间云：‘昔年曾往海三山，日月宫中数往还。无事引他天女笑，谪来为吏向人间。’自此能言语。后登进士第，官至卿监，寿八十而终。”余得其家《七岁吟叙》读之，则其事实左丞之祖太傅軫字齐卿者也，序云：“祖父疾革，与诸儿方卧床侧，遽呼起，熟视之，曰：‘汝能赋诗二联以称吾意乎？’公口占二韵立成，皆神仙语，祖父视诗大喜，曰：‘瞑目无憾矣。’诗云：‘昔年曾往海三山，日月宫中屡往还。无事引他天女笑，谪来为吏到人间。’故非世俗之谓也。太傅祥符进士，官吏部郎中、直史馆，尝守乡郡，寿七十七。”序又记其“辟穀十年，炼丹九转，鹤去青衣，至三日而化。”事尤奇怪，岂以为初年诗语之验？然不谓始不能言，忽题壁间，且非左丞之父。左丞以国子博士赠太尉珪自廉叔，为父也，无云“父规少师者”，纪述易讹如是。左丞之孙是为务观待制，甫七岁，父少师指鸟命赋诗，遽对曰：“穷达得非吾有命，吉凶谁谓汝前知。”事见《家语》，此少师又永年之子、京西转运宰字元钧也。吾乡陆氏最称故家，诗礼之泽深矣，世以颖悟早闻於时，亦盛事也。

洪氏《四笔》云：“绍兴十三年，勅令所进者删定官潘良能季成、游操存诚、沈介得和伯、兄景伯皆为秘书省正字，同日供职。少监秦伯阳言：一旦四同舍，姓皆从水旁，燻有一句，愿诸君对之，即云：‘潘、游、洪、沈泛瀛洲’，坐客无能对者。因记得《笔谈》所载：元厚之绛少时梦人告：‘异日当为翰林院学士，须兄弟数人同住禁林。’厚之自思素无兄弟，疑为不然。及元熙中除学士，同时入院者韩维持国、陈绎和叔、邓绾文约、杨绘元素，名皆从系，始悟兄弟之说。欲用‘绛、绎、绘、维绾纶’为对，然后暇考之史录，岁月可同否也？”予观《桐阴旧话》：“元章简公厚之尝梦兄弟三人同为学士，然厚之终鲜兄弟，尝疑之。及与宫师、杨元素同在翰苑，故事：具奏，不出官姓，一日因签奏事，乃恍然记昨梦，盖三公名皆连丝旁也。”宫师，即持国。参之《笔谈》，无陈、邓二公。韩无咎记《家世旧事》，庶幾得实。《石林诗话》又云：“元厚之知荆南，梦至仙府，三人者联书名，旁有告之曰：‘君三人，盖兄弟也。’觉而思之，莫知所谓。未几，入为学士，韩持国维、杨元素绘先已在院，一日书名，三人名皆从绞丝，始悟梦中兄弟之意。已而持国、元素外补，厚之尹京。后三年复与元素还职，而邓文约绾相继为直院，则三人名又皆从绞丝。”其事莫详於此，然亦不著陈也。存中纪之异事之目，在当时传闻，固应无差，景卢犹谓未考史录，前贤考究，不肯草草，多类此也。

王龟龄詹事记人说生前事，其略云：予少时，有乡僧每见必曰：“此郎，严伯威后身也。”予访诸叔父宝印大师，叔父曰：“严口黎，汝祖母贾之兄也，博学工诗文，戒行修饬。汝父母昔以无子为忧，政和壬辰正月，吾师卒，汝祖梦吾师至，集众花结成一大毬遗汝祖曰：‘君家求此久矣。’吾是以来，是月汝母有娠。吾师眉浓黑而垂，目深而神藏，儿时能诵千言，喜作诗，人以汝眉目及最好类之，故云。”又《种蔬诗》云：“前身老口黎，蔬气端末降。详著《梅溪集》。古昔此事良多，陈氏《扞虱新话》历数房口为永禅师；娄师德为远法师；张文定公游滁州琅琊山寺，得《楞伽经偈》为悟前生；东坡游杭州寿星寺，入门便悟曾到。《春渚记闻》又以坡前身五祖戒和尚，见於鲁直涪陵刻石所记。往往於释氏轮回本其家法尔，坡诗自谓“前生我已到杭州，到处长如到旧游”。李之仪云：“东坡平日自谓渊明后身，晚和《归去来辞》始载此语，要是胸中自负如此。鲁直为千载，人百世士之评的矣。”周益公《奏事录》记汪圣锡端明云：“幼年初读陈无己集，有《代人乞郡札子》，一见便疑为代傅尧俞作，后阅傅集，果然，乃知宿世读书之说可信。”圣锡疑无己后身也，贤哲旷世而吻合，岂亦其志自许？三生之前，不可尽知也。李翱谓退之长读书，能记它生之所习，或若识环之类耶？

李氏《杂记》云：“乾道末，孝宗梦人告曰：‘欲恢复中原，非王淮不可

。’於是季海方再入为少常，遂除正字，历内外制，不二年而执政，即至左揆，凡在二府十有四年，一朝大臣所未有也。”余观《王鲁公行状》：其初绍兴二十八年，自密院编修迁校书郎，未尝除正字，及居谏省，以忧去。乾道三年，自福建转运再入秘书，为少监，出守江州。八年，自浙西提点刑狱，三入朝，为太常少卿，兼内外制，由西掖迁学士。淳熙三年冬，拜枢密，遂秉政，第自少常执政，亦涉四年，且非再入，记录易讹如此。娄彦发议张全真参政谥，谓高宗有不尽用之叹。阅十五年，王淮时在谏垣，上指以宰辅，以形貌肖公，叹赏莫及。后以语阜陵，淮卒正鼎席，既以赋形偶类，简思陵之知，复缘梦寐，致阜陵注倚之重，果若前二说，天幸可数遇邪？

爱日斋丛抄卷二终

爱日斋丛抄卷三

杜诗结语多用“安得”二字，《洗兵马》云：“安得壮士挽天河，净洗甲兵长不用。”《石笋行》云：“安得壮士提天纲，再平水土犀奔茫。”盖全法《大风歌》“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，岂小力量敢道哉！不惟此尔，《遣兴》云：“安得廉颇将，三军同晏眠。”《喜雨》云：“安得鞭雷公，滂沱洗吴越。”《大麦行》云：“安得如鸟有羽翼，托身白云还故乡。”《光禄阪行》云：“安得更似开元中，道路只今多拥隔。”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云：“安得大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《王兵马使二角鹰》云：“安得尔辈开其群，驱出六合枭鸾分。”《晚登灊上堂》云：“安得随鸟翔，迫此惧将恐。”《昼梦》云：“安得务农息战斗，普天无吏横索钱。”《早秋苦热》云“安得赤脚踏层水”，《后苦寒》云“安得春泥补地裂”，《同谷县歌》云“安得送我置汝傍”，多壮语也。

曾见《诗话》称陈无己诗：“寒巷闻惊犬，邻家有夜归。”较之刘长卿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本非蹈袭。

郑毅夫草富相制，有诗云：“中使传宣内翰家，君王令草侍中麻。紫泥金印封题了，红烛才烧一寸花。”近赵汝谈诗：“宫井城鸦欲动时，春猿梦断北山移。揽衣拟草《归田赋》，犹是金莲烛半枝。”郑矜敏捷，赵乃思退，辞致各清丽。《侯鯖录》记：“郑侠上书事作，下狱，悉治平时往还厚善者，晏几道叔原即在数中。侠家搜得晏叔原与侠诗云：‘春风自是人间客，主张繁华得幾时。’裕陵称之，即令释出。”余闻刘潜夫端明少年《落梅诗》云：“东风谬掌花权柄，却忌孤高不主张。”遂得罪，比兴似不相远，所遭乃自两途也。

陶诗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”少陵《东楼》诗：“虽有车马客

，而无人世喧。”就古语一转，正使事之法，如《庄子 外篇》：“忘足履之适也，忘要带之适也。”东坡《九日》云：“要适忘带，足适忘履。”却乍读似与《庄子》意别，亦是不为古事所使也。

荆公诗多举贞观，盖追怀盛时，托兴前代，使后来读之如少陵“武德开元际，苍生岂重攀”。可悲矣！《息行》云：“官驱群囚入市门，妻子恸哭白日昏。市人相与说囚事，破家劫钱何处村。朝廷法令亦宽大，汝罪当死谁为冤。路傍年少叹惜汝，贞观元元之子孙。”《河北民》云：“河北民，生近二边长苦辛。家家养子学耕织，输与官家事戎狄。今年大旱千里赤，州县仍催给河役。老少相携来就南，南人丰年自无食。悲愁白日天地昏，路傍过者无颜色。汝生不及贞观中，斗粟数钱无兵戎。”伤今思古之义具焉。又其诗曰：“欢乐欲与少年期，人生百岁常苦迟。白头富贵何所用，气力但为忧勤衰。愿为五陵轻薄儿，生在贞观开元时。斗鸡走马过一生，天地安危两不知。”此意虽寓辞，若少过矣，使生太平盛世，得为谨厚君子，顾不可乐哉！比见石九成文诗云：“忽思往事三代前，今有罪者亦可怜。”与《叹息行》意近。《荆溪集》中有云“嗟汝建隆元元之子孙”，为绍定己丑秋天台水灾而作，亦用荆公语，其声愈悲矣。

李伯玉缜，汉老参政之子，号万如居士，有《梅花百咏》。后莆田林子真同子常合赋梅十绝句，刘潜夫端明喜其有志，为和韵至十叠。或以伯玉诗呈刘公，公拟异日当效李体，别课百首，不果作，二林遂成百梅卷，刘公题其后，有云：“和篇亶亶逼衰陈，肯犯齐梁一点尘。”一时骚人名士相踵和韵，刘公亦云：“或口绅先生，或江湖社友，体制各异。出而用世者，其言浏丽；处而求志者，其言高雅。余什袭至今，集中可见者，盖以赋诗答之，及题识之语，略存姓名，抑扬间亦寓焉。如建阳魏司理定清、仙溪陈迈高则；皆称其铸词、押韵、用事，黄户曹祖润和在诸人后，无一句一字相犯，特记其警策。终云‘小哉，苟令香三日；甚矣，桓公臭万年’之句，虽老夫亦避三舍。户曹之族父珩，亦继作，则以其首首不相犯、句句皆自锻，若萃众长，倩他手而成，亦摘奇记之。清江咨陇徐用虎，晚和者，谓篇篇有新意，若自倡首，别为义疏。”刘公复有答以诗者，并举其概，於林知录仲嘉云：“直须著意描香影，和靖宗人合咏梅。”於吴尧云：“即今同社馀千首，当日孤山止一联。”於赵志仁监簿仲白之子时愿云：“诗至山中不可加，郎君吟笔又名家。”山中，仲白别号。於何谦云：“字字追还水部公，篇篇压倒后村翁。”於方司法元吉云：“处士骨寒谁得髓，老夫鼻塞尚闻香。请君摘出惊人句，玉簫横吹入乐章。”於方监镇楷云：“百首初成六十馀，朝涂莫改费居诸。”於王教景长云：“盘屈高才入短章，卷中字字挟冰霜。直探宝藏珠盈掬，倒泻金茎露浣肠。

”於三山林天麒云：“不敢袖归防电取，殷勤反璧锦奚囊。”於方至贡元云：“贫儿篱下看花窠，曾见千枝玉雪么。画得逃禅三昧少，诗如无住一联多。”於方蒙制干云：“出香影外别商量，尽撷精英发秘藏。难把微酸谐众口，只消一白赛宫妆。”於陈珽判官云：“抹黛村眉嫌丑怪，约黄宫额费妆涂。”於袁卿相子云：“百篇端可补诗亡。”於总管陈汝一云：“和者肩摩似堵墙，君侯殿后独轩昂。”集中不著酬答而尝和韵者当复几人矣，梅绝句以十计，维扬公济蟠通守钱塘赋此，东坡和之再，剑南诗亦两赋。十十而百，李氏之后，莆田唱酬为盛。

读东坡诗：“天形倚一笠，地势转两轮。五霸之所建，毫端栖一尘。功名半幅纸，儿女浪苦卒。”所见者真超然万有之表，较韩诗：“下视禹九州，一盛集毫端，遨嬉未云几，下已亿万年。闻有夸夺子，万坟压其颠。”此更壮伟矣。又如：“我行西北隅，如渡月半弓。登高望中原，但见积水空。”又：“我观大瀛海，巨浸与天永。九州居其间，无异蛇盘镜。空水两无质，相照但耿耿。”此老眼目如许广大，收拾句语中，决非小力量也。少陵《登慈恩寺塔》：“俯视但一气，焉能辨皇州。”亦此类。欧阳公《玩月》云：“天形积轻清，水德本虚静。云收风浪止，始见天水性。澄光与粹容，上下相涵映。乃於其两间，皎皎挂寒镜。”却是先得东坡《鉴空阁》诗意度。

张季长赋梅自序云：“余往岁和任子渊梅花诗，有云：‘梦随影瘦溪横月，诗与香深竹拥门’子渊喜曰：‘新语也。’又和张惠之诗云：‘有月婵娟来伴住，无人寂寞为谁香。’薛元发屡相叹曰：‘清语也。’后在双峰戏和陈齐正诗云：‘醉馀钗拥横枝睡，梦破香随浅笑来。’查元章偶见之，笑曰：‘韵语也。’举酒相饮，今十数年矣，子渊、元发、元章皆下世，怎之怅然。久不复为梅赋诗，徘徊月庭，双树盛开，幽香袭人，偶成一章，刻琢之词，不能为子渊、元发所称，而绮靡之习，亦不能复为元章所笑，老怀真如止水也。”诗曰：“向来懒不赋梅诗，禅榻忘机鬓以丝。月户忽逢双玉立，春风又见一年期。楼高缥缈明霜影，竹冷横斜浸雪枝。尚笑闲尘除未尽，暗香犹著梦魂知。”今《剑南集》有《次韵张季长梅诗》：“倚桥临水似催诗，戏伴鹅黄上柳丝。万里西湖惊目断，二年东阁忆幽期。插瓶直欲连全树，簪帽凭谁拣好枝。一味凄凉君勿叹，平生初不愿春知。”务观在蜀，与张厚善，暮年犹怀之不已，间寓於篇什，起修史时，且欲引类不果。或云李季章参政，其婿也。

“褰衣步月踏花影，炯如流水涵青蘋。”坡诗也。“寒藤老木被光景，深山大泽皆龙蛇。”鲁直诗也。古今描写月中物影，有此入神之笔。

陆务观诗：“鸭绿桑乾尽汉天，传烽自合过祁连。功名在子何殊我，惟恨无人快著鞭。”用此视世间事，稍恢廓矣。文公答陈同父逢时报主之说有云

：“就其不遇，独善其身，以明大义於天下，使天下之学者皆知吾道之正，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，是乃所以报不报之恩者，亦岂必进焉而抚世哉？”佛者之言曰：“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”而杜子美亦云：“四邻耒耜出，何必吾家操？”此言皆有味也。今观陆诗用意不大相远，《书》曰：“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。”推此心庶几焉。“功名在子，何异我躬？”东坡《诗话》亦有此语。

林肃翁《序乐轩诗筌》末云：“师学之传，岂直以诗？诗又不传，学则谁知？后千年无人，已而已而。后千年有人，留以待之。奈何？噫！”是摹拟舒元舆之作邪？盖元舆《玉篆铭》曰：“斯去千年，冰生唐时。冰复去矣，后来者谁？后千年有人，谁能待之？后千年无人，义止於斯。呜呼！主人为吾宝之。”洪景卢所谓“有不可名言之妙”者，感今怀古，此意多矣。东方朔云：“往者不可及兮，来者不可待。”严忌曰：“往者不可攀援兮，来者不可与期。”王文公《历山赋》云云：“曷而亡乎我之思，今孰见兮我之悲。呜呼已矣兮，来者为谁？”不若柳子厚诗“谁为后来者？当與此心期。”犹有以启来世无穷之思，否则夫子何以谓焉？知来者之不如今也。

昌黎《咏笋》：“成行齐婢仆，环立比儿孙。”栾城：“凌霜自得良朋友，过雨时添好子孙。”亦谓笋也。《周礼 大司乐》：“孙竹之管”注云：“竹枝根之未生者。”《疏》言：“若子孙然。”荆公“篱落生孙竹”，正用此。东坡“槟榔生子竹生孙”，自注：“南海勒竹。每节生枝，如竹竿大，盖竹孙也。”则别一种竹，《题竹阁》：“苍然犹是种时孙。”是以竹之后出者为孙，又谓“儿子森森如立竹”，此因子孙之盛比竹也。

退之：“猛虎虽云恶，亦皆有匹侪。群行深谷间，百兽望风低。身食黄熊父，子食赤豹麋，择肉於熊豹，肯视狐与狸。”此言虎恃侪类之盛，百兽畏服，因得逞其大毒，微细不足允吞噬。“正昼当谷眠，眼有百步威。自矜无当对，气性纵以乖。朝怒杀其子，暮还食其妃。匹侪四散走，猛虎还孤栖。”此言虎恃其威力，以毒侪类，至於孤危，先食熊豹之父子，而终自食其妃与子，凶祸之应也。“狐鸣门四旁，乌鹊从噪之。出逐猴入居，虎不知所归。谁云猛虎恶？中路正悲啼。豹来衔其尾，熊来攫其颐。”此言虎已失侪类，狐鸣鹊噪，而猴入穴可食，熊豹亦得搏噬之，但能悲啼而已，向之暴恶安在哉？以“猛虎虽云恶”起至此云“谁云猛虎恶”，虽威力，不足恃如是。“猛虎死不辞，但惭前所为。虎坐无助死，况如汝细微。”此终言虎之恶极矣，失其侪类，取死宜也。当其纵暴，何有於物？一旦索然，求免无所，彼恶之不及虎也，可谓孤立自肆哉！“故当结以信，亲当结以私。亲故且不保，人谁信汝为？”此又言於所厚者薄，无所不薄，实致祸之道，虎坐失其侪类，遂以杀身

，人苟弃其亲故，乌能自存？始云“亦皆有匹侪”，中云“匹侪四散走”，末云“虎坐无助死”，一篇照应处，义主风刺，谓为李宗闵作，或辨其非是。胡邦衡有诗云：“夜读文公《猛虎诗》，云何虎死忽悲啼。人生未省向来事，虎死方羞有所为。昨日犹能食熊豹，今朝无计奈狐狸。我曾道汝不了事，唤作痴儿果是痴。”必有为而述。此如少陵诗：“猛虎凭其威，往往遭急缚。雷吼徒咆哮，枝撑已在脚。忽看皮寝处，无复睛闪烁。人有甚於斯，足以劝元恶。”韩诗详著寡助之祸，杜诗直寓夫失势之戒，当互观以为世劝。

《梦溪笔谈》记商洛间兵官赋诗云：“人生心无累，何必买山钱？”遂投檄去，颇类坡词：“不如归去，二顷良田无觅处。归去来兮，待有良田是几时？”近如徐渊子诗乃云：“俸馀宜办买山钱，却买端州古砚砖。依旧被渠驱使在，买山之事定何年？”

荆公《兼并》一诗，人议设青苗法，富民之利，实本於此。其诗云：“三代子百姓，公私无异财。人主擅操柄，如天之斗魁。赋予皆自我，兼并乃奸回。奸回法有诛，势亦无自来。俗吏不知方，掊克乃为材。俗儒不知变，兼并可无摧。利孔至百出，小人私阖开。有司与之争，民愈可怜哉！”是其意虽主抑兼并，而又不欲官争民利。如《寓言》诗：“婚丧孰不供？贷钱免尔萦。耕收孰不给？倾粟助之生。物赢我收之，物窘出使营。后世不务此，区区挫兼并。”此正公所主新法，而乃以挫兼并为，非二篇首尾已似异。又《发廩》诗云：“先王有经制，颁赀上所行。后世不复古，贫穷兼主并。非民独如此，为国赖以成。筑台尊寡妇，入粟至公卿。我尝不忍此，愿见井地平。”要其立法，岂乐於病民？特欲自上制其贫富，使之稍均豪强，无以擅威福耳，古制甚难复而易敝，徒为感世变者深訾也。又如《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法利害》诗：“岂尝榷其子，而为民父母。”《收盐》诗：“一民之生重天下，君子忍与争秋毫。”意尤惻然者。或谓张景温榷解盐之法，公卒主之，顾不计民情何如哉！前辈论之悉矣。公诗云：“读书谓已多，忧事知不足。”坡诗亦云：“书生若信书，世事仍臆度。当时一快意，事过有馀恚。”吁！书何罪也？柳子厚云：“信书成自误，经事渐知非。”更尝之馀，能发此意即善矣。

昌黎题《楚昭王庙》：“丘园满目衣冠尽，城阙连云草木荒。犹有国人怀旧德，一间茅屋祭昭王。”感慨深矣。苏冷然洞《金陵》诗：“龙光寺里只孤僧，玄武湖如掌样平。更上鸡笼山上望，一间茅屋晋诸陵。”末语惨然类韩公。

少陵《除架》、《废畦》诗各存兴寄。《除架》有功成者退之意，而“秋虫”、“莫雀”，则不悟盛衰者也；《废畦》有物穷则剥之意，而“非君白玉槃”，谓时过，则贱可贵，盛时一失，为足惜也，注诗别有取义。

“半山便遣能参透，犹有唐人是一关。”诚斋杨廷秀诗也，一关，殆言一膜之隔，未尽透彻者。又有《送彭元忠》诗：“学者初学陈后山，霜皮脱尽山谷寒。近来别具一只眼，要踏唐人最上关。”此殆杨廷秀学诗法，故数以为喻。文公《报鞏仲至帖》云：“来喻所云：‘漱六艺之芳润，以求真澹。’此极至之论，然恐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、雅俗向背，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，然后此语方有所措。如其未然，窃恐秽浊为主，芳润入不得也。近世诗人，正缘不曾透得此关，而规规於近局，故其所就，皆不满人意。”此之云“关”，当异乎？杨之说正为学诗者设，如半山之视唐人直论向上一关尔。

《宛陵集》中《赋石昌言白鹞图》诗：“双睛射空眼角耸，筋爪入节鞞絛垂。翅排霜刀毛缀甲，雪色愁突秋云披。当时始得不知价，朝发海东夕九疑。世为奇俊玩不足，夺质移神归画师。而今推向深堂上，燕雀屏绝宁来窥。画师黄筌出西蜀，成都范尹能具知。范云筌笔不敢次，自养鹰口观所宜。毳毛植立各有态，剜奇剔怪乃肯为。寻常饲鹰多捕鼠，捕鼠往往驱其儿。其儿长大好飞走，其孙卖鼠迭又衰。范君语此亦有味，欲戒近习无他移。”此即事垂戒，异夫品藻丹青之作，题下自注：“得黄筌事於景仁。”按《东斋记事》：“黄筌、黄居寀、居宝，蜀之名画手也。尤善为毛翎，其家多养鹰鹞，观其神俊以模写之，故得其真。后子孙有弃其画业而事田猎飞放者，既多养鹰鹞，则买鼠以饲之。又其后世有捕鼠为业者，其所置习，不可不慎。人家置博奕之具者，子孙无不博奕；藏书者，子孙无不读书。置习岂可以不慎哉！子尝为梅圣俞言，圣俞作诗以纪其事。”盖即前诗也。蜀公晚年得谢，始追述馆阁以来故事，遂亦具载，当以为《宛陵》诗笺。

诗之六言，古今独少。洪氏云：“编唐人绝句七言七千五百首，五言二千五百首，合为万首，而六言不满四十，信乎其难也。”后村刘氏选唐宋以来绝句，至续选始入六言，其叙云：“六言尤难工，柳子厚高才，集中仅得一篇。惟王右丞、皇甫补阙所作妙绝今古，学者所未讲也。使后世崇尚六言，自予始，不亦可乎？”又云：“六言如王介甫、沈存中、黄鲁直之作，流丽似唐人，而妙巧过之。后有深於诗者，必曰翁之言然。”又云：“野处编六言，终唐三百年，止得三十馀篇。予於本朝，得七十篇，倍於唐矣。”今《后村集》中多六言，事偶尤精，近代诗家所难也。萧氏《文选》叙有云：“自炎汉中叶，厥途渐异，传有‘在邹’之作，降将著‘河梁’之篇。四言五言，区以别矣。又少则三字，多则九言，各体互兴，分镳并驱。”又云“三言八字之文”，注者谓韦孟傅楚元王孙戊，作四言诗讽王，自此始；李陵降匈奴，苏武别河梁上，作五言，诗自此始；三字起夏侯湛，九言出高贵乡公。三言谓汉武《秋风辞》，八字谓魏文帝乐府诗，独不著古有六言七言者。项平父说诗句二言

至八言，以“我姑酌彼金匱”为六言。按《文章缘起》：“又始於汉大司农谷永。”予观嵇叔夜有六言诗十首，视唐人体制固先矣。东坡赋柱杖，必以声言之，如《柳真龄铁柱杖》云“忽闻铿然爪甲声”，又绝句：“莫嫌牵确山头路，自爱铿然曳杖声。”《和文与可洋州园林》：“桥下龟鱼无数在，识君柱杖过桥声。”昔少陵《桃枝竹杖引》固已云“出入爪甲铿有声”，於铁杖尤佳。

少陵：“斯须九重真龙出，一洗万古凡马空。”退之《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》解得“空”字明白，序云：“伯乐一过冀北之野，而马群遂空。夫冀北马多於天下，伯乐虽善知马，安得空其群邪？解之者曰：‘吾所谓空，非无马也，无良马也。’”便如少陵《天育骠骑歌》：“如今岂无腰褭与骅骝，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。”在退之《集说》云：“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故虽有名马，只辱於奴隶之手，骈死於槽枥之间，不以千里称也。”是非少陵句笺释乎？

鲁直《过家》诗：“系船三百里，去梦无一寸。”当用范史杨伦语，伦为将军梁商长史，谏诤不合，出补常山王傅，病不之官，诏书催发，伦曰：“有留死一尺，无壮行一寸。”《三国志》：“司马法将军死绥。”注：王沈《魏书》云：“绥，却也。有前一尺，无却一寸。”梁马仙琕曰：“有留死一尺，无却生一寸。”今蜀本黄诗《外集注》於此句略之。昔贤著作，非必有意古事，自尔语合。笺释者揣度，不流於凿，则简矣，故难。

陈去非云：“忽有好诗生眼底，安排句法已难寻。”吕居仁云：“忽见云天有新语，不知风雨对残书。”静中置心，真与见闻无毫末隔碍，始得此妙。

吕文靖《题天花寺》云：“贺家湖上天花寺，一一轩窗向水开。不用闭门防俗客，爱闲能有几人来。”曾文清《题意大师房》云：“头白高僧心已灰，石菖蒲长水蕉开。庄严茗事炉烟起，不用关防俗子来。”两诗韵同意亦合，视荆公“我亦暮年专一壑，每逢车马便惊猜。”风象广窄可见。

《颖川集》《吴冲卿夫人秦国挽诗》有云：“见夫成相业，听子得忠臣。”自注：“夫人长子起居昔将论事，以南迁之忧告於夫人，夫人以当官许焉。”吕紫微《诗话》以为孔毅甫学士建中靖国间作，以“见夫”为“赞夫”，亦云：其子传正安诗，“绍圣初，以左史权中书舍人，欲论事，惧亲老未敢，夫人闻之，促其子论列，由此遂贬，夫人不以为恨。”复注：“诗乃苏子由作。”盖误指为毅甫矣。按绍圣初，子由以策题引喻失当罢政，吴权中书舍人命词，有“文学风节，天下所闻”及“原情终是爱君”之语，罢起居郎。又以为给舍附吕汲公与子由，谪监光州盐酒税，再窜连州。初章惇复官，将召用，吴不书黄，惇既相，必追仇也。然去国，坐行子由贲词，苏公注将论事，或槩言立朝时。《诗话》遂证其由此迁谪也。昔梅圣俞《挽齐国长公主》云：“每令夫

结友，不为子求郎。”论使事之工，则此胜。

李商隐诗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足以戒盛满，而意似迫促。程子云：“未须愁日暮，天际是轻阴。”悠然无尽之味，诗家未能及。

陈无已《放歌行》，鲁直以为顾影徘徊，炫耀太甚。予谓“不惜卷帘通一顾，怕君着眼未分明”，诚太炫耀。“说与旁人须早计，随时梳洗莫倾城。”亦既感悔矣。老杜“不嫁惜娉婷”五字，无已衍其词也。《后村诗话》云：“世称朱庆馀‘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’之句，却不入选，岂嫌其自鬻邪？”无已措意偶类此，用鲁直法评唐人故亦通。皇甫冉云：“借问承恩者，支蛾几许长。”语独含蓄。

“谁能更学孩童戏，寻逐春风捉柳花。”乐天《放柳枝答刘梦得》诗也。诚斋杨氏乃有“日长睡起无情思，闲看儿童捉柳花”之句，得非默阅世变中有感伤？此静中见动意。王直方《诗话》：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之为人，故有诗云：“我甚似乐天，但无素与蛮。”又“我似乐天君记取，华颠赏遍洛阳春。”又：“它时要指洛阳人，知是香山老居士。”又：“定似香山老居士，世缘终浅道根深。”而坡在钱塘，与乐天所留岁月略相似，其句云“在郡依然六百日”者是也。洪氏《三笔》论苏公谪黄州，始称东坡居士，其意盖专慕白乐天，白公有《东坡种花》诗、《步东坡》诗、《别东坡花树》诗，皆为忠州刺史时作。苏公在黄，正与白公忠州相似，因忆苏诗《赠写真李道士》云“知是香山老居士”、《赠善相陈傑》云“我似乐天君记取”、《送程懿叔》云“我甚似乐天”、《入侍迩英》云“定似香山老居士”，而跋云：“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，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，遂拜中书舍人。某虽不敢自比，然谪居黄州，起知文登，召为仪曹，遂忝侍从，出处老少大略相似，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焉。”《去杭州》云：“出处依稀似乐天，敢将衰朽较前贤。”序曰：“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，才名相远，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。”则东坡之名，非偶尔暗合也。益公《杂志》亦称苏公不轻许可，独敬爱乐天，屡形诗篇。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，刚直尽言，与人有情，於物无著，大略相似。谪居黄州，始号东坡。其原必起於乐天忠州之作。予因诸诗之作而考之，东坡之慕乐天，似不尽始黄州。《吊海月辨师》云：“乐天不是蓬莱客，凭仗西方作主人。”倅杭时作，已有慕白之意矣。坡诗注：《卢子逸史》：会昌元年，有南客飘至大山，有人引至一处，见道士坐大殿，曰：“此蓬莱山也。”宫内院宇数十，而一院扃锁，曰：“此白乐天宫。”乐天在中国未来耳。乐天闻之，遂作《答客说》诗：“海山不是吾归处，归则应归兜率天。”又《与果上人》诗：“不须惆怅从师去，先请西方作主人。”观引用此事，知其已慕白也。《守胶西和张子野竹阁见忆》云：“柏堂南畔竹如云，此阁何人是主人

。但遣先生披鹤氅，不须更画乐天真。”或谓此自属之子野。元口经筵赐御书乐天《紫薇花》绝句，又不独公以此自拟也。《记韩魏公醉白堂》以“所得之厚薄深浅，孰有孰无”，较勋名富乐之不同，而以“忠言嘉谏，效於当时，文采表於后世；死生穷达，不易其操，道德高於古人”为同。迨其自处，则谓才名相远，不敢自比，而以由谪籍起为守登侍从，庶几出处老少、晚节闲适、安分寡求为同。若乐天生伎之奉，固苏公所无。坡后赋朝云“不似杨枝别乐天”，岂诚过之？戏言也，况已云“但无素与蛮”矣。子由暮年赋诗，亦谓：“时人莫作乐天看，燕望端能毕此身。”自注：“乐天居洛阳，日正与予年相若，非斋居道场，辄携酒寻花，游赏泉石，略无暇日。予性拙且懒，杜门养病，已仅十年，乐天未必能尔也。”或当日又以乐天称子由香山一老，而两苏公共之。子由《读白集》五绝句，极论所处同异，今尽抄其诗，云：“乐天梦得老相从，洛下诗流第二雄。自笑索居朋友绝，偶然得句共谁同。”“乐天得法老凝师，后院犹存杨柳枝。春尽絮飞馀一念，我今无累百无思。”“乐天投老刺抗苏，溪石胎禽载舳舻。我昔不为二千石，四方异物固应无。”“乐天引洛注池塘，画舫飞桥映绿杨。淇水隔城来不得，不辞策杖看湖光。”“乐天种竹自成园，我亦墙阴数百竿。不共伊家关多少，也能不畏雪霜寒。”

徐师川《题双庙》云：“向使不死贼，未必世能容。”楼大防评：“不惟自巡、远以来未有此论，盖隐寄永怀之痛。”黄鲁直亟称之。师川，乃德占禧之子，德占以给事中计议边事，没於兵。吕居仁亦有《双庙诗》云：“念我不量势力微，本自不辱国士知。大厦又非一木支，何必如此感慨为。往昔开元全盛时，公胡不念鲂鱼归。亦不往吊湘江累，死后声名何足奇。”其论稍异，识者当别会意。

陈同甫治园池，为柏屋三间，名曰抱膝斋。叶正则为作《抱膝吟》二首，其一云：“昔人但抱膝，将军拥和銮。徒知许国易，未信藏身难。功难愆岁晚，誉已塞区间。今人但抱膝，流俗忌长叹。儒门所不传，群士欲焚删。讥诃致囚箠，一饭不得安。珠玉无先容，松柏有后艰。内窥深深息，仰视冥冥翰。勿要两髀消，且令四体胖。徘徊重徘徊，夜雪埋前山。”其二云：“音骇则难听，问骇则难答。我欲终言之，复恐来豸沓。培风鹏未高，弱水海不纳。匹夫负独志，经史考离合。手捩二千年，柔条起衰飒。念烈倘天回，意大须事匝。偶然不施用，甘尽斋中榻。宁为楚人弓，亡矢任挽踏。莫作隋侯珠，弹射坠埃。”陈君举有《寄题抱膝斋》诗：“稻粱不难谋，轩冕亦易得。胡为抱膝翁，惻惻复惻惻。秋风堕碧梧，凤鸟去无迹。愁吟草际蛩，儿女泪盈臆。忽然一长啸，孤响起空寂，令人识雅颂，一唱三叹息。室庐在路傍，耕凿在民籍。行人听笑语，稚子共眠食。读书果何罪？须发又半白。此意太劳劳，此身长抑抑

。抱膝且不可，出门更何适。但勿问门外，蓬蒿若干尺。”同甫复因书求题咏于文公，有云：“正则作《抱膝吟》二首，君举作一首，词语甚工，然犹说长说短，说人说我，未能尽畅抱膝之意也。同床各作梦，周公且不能学得，何必一一论到孔明哉？亮又不自会吟得，使此耿耿者无以自发，秘书高情杰句横出一世，为亮作两吟，其一为和平之音，其一为悲歌慷慨之音，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适，亦如常对晤也。去仆已别费五日粮，今在彼候五七日不妨，千万便为一作。”文公辞之曰：“抱膝诗，以数日修整破屋，扶倾补败，藂冗细碎，不胜其劳。无长者池台之胜，而有其扰，以此不暇致思，留此人等候数日，竟不能成，其今空回，伺旦夕有意思，却为作，附便以往也。二公诗皆甚高，而正则之摹写尤工，卒章致意尤笃，令人叹息，所惜不曾向顶门上下一针，犹落第二义也。”又因书促之，云：“许作抱膝吟，须如前书，得两篇，可长讽咏者，不必论到孔明抱膝长啸。各家园池，自有各家景致，但要得语言气味深长耳。”又辞之云：“抱膝吟，亦未遑致思，兼是前论未定，恐未必能发明贤者之用心，又成虚设。若於此不疑，则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韵、无音律底好诗，自不须更作也。”盖是时问答义利王伯之论，意已寢异，故云“前论未定”，他日求之不已，其书有云：“连书求作抱膝吟，非求秘书妆撰而排连也，只欲眼前写景色、道今昔之变，一为和平之音，一为慷慨悲歌，以娱其索居野处耳。信手直写，便自抑扬顿挫，何必过於思虑以相玩哉？去奴留待几日，尽不妨，愿试作意而为之。”则人辞之曰：“抱膝吟，久做不成，盖不合先寄陈、叶二诗来，田地都被占却，教人无下手处也。况今病思如此，是安能复有好语道得老兄意中事邪？”其后犹征促甚力，而文公答语有云：“抱膝之约，非敢食言，正为前此所论未定，不容草草下语。须伺他时相逢，弹指无言可说，方敢通个消息，但恐彼时又不须更作这般闲言语耳。”自淳熙乙巳有请，迨绍熙癸丑，几十年，讫不许，如晚诺陆务观《老学庵铭》，亦不复肯作，先儒语默间，各有剂量也。

渊明五子：俨、俟、份、佚、佟。《责子诗》曰：“白发被两鬓，肌肤不复实。虽有五男儿，总不好纸笔。阿舒已二八，懒惰固无匹。阿宣行志学，而不好文术。雍端年十三，不识六与七。通子垂九龄，但觅梨与栗。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。”黄鲁直云：“观渊明此诗，思见其人，慈祥戏谑可观也。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，而愁叹见於诗尔。”又云：杜子美诗：“有子贤与愚，何其挂怀抱。”子美困顿於三川，盖为不知者诟病，又往往讥议，宗文宗武失学，故聊解嘲，其诗名曰《遣兴》，可解也，俗人便为讥病渊明，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。按东坡诗云：“我笑陶渊明，种秫二顷半。妇言既不用，还有责子叹。”苏公肯亦效痴人说梦邪？予谓渊明《和郭主簿诗》：“弱子戏我前

，学语未成音。此事真复乐，聊用忘华簪。”时当初有俨也，又诗《命子》：“嗟予寡陋，瞻望弗及。顾惭华鬓，负影只立。三千之罪，无后为急。我诚念哉，呱闻尔泣。卜云嘉日，占亦良时。名汝曰俨，字汝求思。温恭朝夕，念兹在兹。尚想孔伋，庶其企而。厉夜生子，遽而求火，凡百有心，奚特于我。既见其生，实欲其可。人亦有言，斯情无假。日居月诸，渐免於孩。福不虚生，祸亦易来。夙兴夜寐，愿尔斯才。尔之不才，亦已焉哉。”盖所谓阿舒者，先长而名之，末语正近责子意。其成否，则天也，此所以为渊明之达。在彭泽，送一力助其子薪水之劳，《与俨等书》有云：“五年过五十，少而穷苦，每以家敝，东西游走。性刚才拙，与物多忤，自量为己，必贻俗患。□俛辞世，使汝等幼而饥寒。”“汝辈稚小家贫，每役薪水之劳，何时可免？念之在心，若何可言？”则知俨辈固能服劳家事，特学业未可知尔。观遣力给其子，则云：“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。”戒俨等同居同财，则云：“汝等虽不同生，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，岂任其自为贤愚者？”《责子诗》聊洗人间誉子癖，少陵、东坡亦戏言之，非不知渊明也。

元稹《过华清宫》诗：“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。”退之《过连昌宫》诗：“宫前遗老来相问，今是开元几叶孙。”各有意味。剑南诗中亦云：“舍北老人同甲子，相逢挥泪说高皇。”

《野雉带箭》诗：“原头火烧静兀兀，野雉畏鹰出复没。将军欲以巧伏人，盘马弯弓惜不发。地形渐窄观者多，雉惊弓满劲箭加。冲人决起百馀尺，红翎白镞相倾斜。将军仰笑将吏贺，五色离披马前堕。”先儒云：“此写物之妙，令读者如当时周旋其间以为快。”或评《汴泗交流》诗铺叙击毬之状同。

杨廷秀《木犀》诗：“系从犀首名干木，派别黄金字子金。”后《鹤山集》亦赋此花云：“虎头点点开金粟，犀首累累佩印章。明月上时疑白傅，清风席处越黄香。”集古人姓字为对偶，又自注：“顾虎头善画金粟。”用之正佳，犀首配虎头愈工，而诚斋诗句殆为花补传也。

近时《江湖诗选》有可山林洪诗：“湖边杨柳色如金，几日不来成绿阴。”人多传诵，却似梅宛陵“不上楼来今几日，满城多少柳丝黄”。《晁氏客语》记欧公云：“非圣俞不能到。”《剑南稿》中《闻蛙》诗：“虽成两部乐，恨失一编书。”与鲁直“几两屐”、“五车书”咏物之工，略同机杼，识者但评其高下尔。

少陵《羌村》第三诗：“群鸡正乱叫，客至鸡斗争。驱鸡上树木，始闻扣柴荆。父老四五人，问我久远行。手中各有携，倾尽浊复清。苦辞酒味薄，黍地无人耕。兵革既未息，儿童尽东征。请为父老歌，艰难愧深情。歌罢仰天叹，四座泪纵横。”又《赠卫八处士》诗：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今夕复

何夕，共此灯烛光。少壮能几时，鬓发各已苍。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。焉知二十载，重上君子堂。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怡然敬父执，问我来何方？问答未及已，儿女罗酒浆。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主称会面难，一举累十觞。十觞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长。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”艰难之时，道情离合，莫详於二诗，一为客至而作，一为访旧而作，论步骤有相合处，乃其次也。《羌村》诗或以之比渊明《饮酒》诗中语，然如“清晨闻扣门，倒裳往自开。问子为谁与？田父有好怀。壶浆远见候，疑我与时乖。”其为闲暇，非少陵所能得者。

玉川子《月蚀》诗，四方五星以及蚩尤枉矢，辞而责之，不若诗《大东》后二章，历举牛女天毕，东启明，西长庚，南箕，北斗，以寓叹恨之情。古人造作，各存法度，考索具见，今但讶其怪放而已。退之《三星行》，却正用《大东》语。

东坡初在杭，赋《吉祥寺》，谓“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休上老人头”，后在胶西，《答陈述古》绝句，乃“城西亦有红千叶，人老簪花却自羞”，距在杭时五六年，意态遽不同，遂反前诗言之，未必不感，吉祥旧游也。

退之白云：“今日无端读书史，智慧只足劳精神。”荆公遂谓：“力去陈言夸末俗，可怜无补费精神。”不知先已悔之矣，又直用退之“可怜无益费精神，有似黄金掷虚牝”之句，退之此句为崔立之作，盖讥其投赠之多，非若前感春诗中十四字，乃欺己也。刘彦冲亦云：“文章固自有机抒，戏事岂足劳心神。”

《西清诗话》记二诗：其一方泽《阻风》绝句云：“江上春风留客舟，无穷归思满东流。与君尽日闲临水，贪看飞花忘却愁。”谓其人不以文艺名世，而诗语惊人如此。予记剑南《采莲》绝句云：“云散青天挂玉钩，石城艇子近新秋。雾鬓风鬟归来晚，忘却荷花记得愁。”方诗先出，末句一转偶同，各以意胜，“折得荷花浑忘却，空将荷叶盖头归。”见唐绝句。

老杜《古柏行》，刘平国尝评之云：“‘落落盘踞虽得地，冥冥孤高多烈风。扶持自是神明力，正直元归造化功。’我踞得其地，烈风虽多亦何畏？藉曰天之机我，神明固亦扶持之，然所以可扶持者，则亦以元来根本有此正直尔。今此古柏禀於天者，既非凡物，又踞得其地，其视鸾凤鸱口也、蝼蚁蛟龙也，等是巢穴中一物。其去其来，於我何择？亦於我何有？子美末章‘苦心岂免容蝼蚁？香叶终经宿鸾凤’之句，似未免小心计较，窃恐不足以见古柏之大。”予详其义，若谓其心坚苦，未免受小人之侵陵，虽不遇而流芳馀荫，犹为善类之所依归也。据是言之，何病乎树之大而疑其计较？苟以鸾凤、鸱口、蝼蚁、蛟龙皆巢穴中一物，任其去来为大，则一无拣择，宁不失断制之义，而有类

乎兼爱？赵注以蝼蚁喻小人，是矣。又以公自况终接鸳鸯之侣释下句，理未通，且分此为三节：自“孔明庙前有老柏”，指夔州孔明庙之柏；自“忆昨路绕锦城东”，追言成都先主庙之柏；自“大厦如倾要梁栋”，总言两处之柏。起意以嗟大材之人，且自况其身，今就其说，则此因夔州之柏，而思成都之庙。前云“君臣已与时际会”故应之先主武侯同秘宫，古祠乔木，视其存也，想孔明之遇合，见其大也。兴大才之不用，以彼遇合，而重不用之，恨由其不用，而后知如蜀君臣际会之盛难得也，“志士幽人莫怨嗟”，不哀不怨，尤古诗法。李方叔云：“或谓子美作此诗，备诗家众体，非独形容一时君臣相遇之盛，亦所以自况，而又以悯其所值之时不如古也。”

东坡《秋怀》诗：“苦热念秋风，常恐来无时。及兹遂凛凛，又作徂年悲。”即补《洞仙歌》结语。荆公有云：“少年不知秋，喜闻西风生。老大多感伤，畏此蟋蟀鸣。”又少陵老去悲秋之意。而又一诗云：“少年见青春，万物皆妩媚。一从鬓上白，百不见可喜。”述壮老异情处，犹前诗也。

俗言“宰相客位可纳凉”，以炎暑有所不避也。余义夫帅蜀，《题客次春帖》云：“老子也曾来伺候，诸公聊复忍须臾。”上句因采《盘谷序》语，下句晋人事，又本东坡《客位假寐》诗：“谒入不得去，兀坐如枯株。岂惟主忘客？今我亦忘吾。同僚不解事，愠色见髭须。虽无性命忧，且复忍须臾。”谢太傅与王坦之共诣郗超，日晏，未得前，坦之欲去，太傅曰：“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邪？”坡又略转其意用之，时方通守钱塘，是严事上官，贤达不废。边岐伯论候气曰：“如待所贵，不知日暮。”自古人情不相远。

爱日斋丛抄卷三完

爱日斋丛抄卷四

少陵云：“集贤学士如堵墙，观我落笔中书堂。”又云：“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。”又云：“诗家笔势君不嫌，词翰升堂为君扫。”当稠人广众，挥写翰墨，固以为难也。刘季高语人：“予无他长，颇能对客发书。”草圣飞动，观者必谓敏者，是亦自负所长耶。昔王正甫、石才翁对韩公草书，公言：“二子一似向马行头吹笛。”座客皆不晓，东坡为解云：“若非妙手，不能向马行头吹也。”事著《杂说》。韩公，或是韩魏公，马行，在汴京旧城东北隅，盖鬻贩百贾所会也。

《浣花集》绝句：“西望长安白日遥，半年无事驻兰桡。欲将张翰秋江雨，画作屏风寄鲍昭。”高续古举此诗末两句云：“是多少情思也，亦见此老好尚不群尔。”

“五更三点入口行”，少陵诗也，高氏《纬略》论五夜，以为“独更点之

制，无所著见。韩愈诗‘鸡三号，更五点’，李郢诗‘二十五点秋声长’，李商隐诗‘玉壶传点咽铜龙’，唯此三诗言点。”杜诗，人皆能诵，乃不及之。陈无已云：“残点连声杀五更。”任渊注乃引韩诗及刘梦得诗云“郡楼残点声”。

少陵谒玄元皇帝庙，有吴道子画图，赋诗曰：“画手看前辈，吴生远擅场。”黄鲁直举此谓“古人於能事不特求夸时辈，要须于前辈中擅场耳。”王定国谪全过戎，出文字数十篇，鲁直曰：“若欲过今人，则可矣；若必欲过古人，宜尽烧之，更读书一年。”与《洪驹父书》云：“学问文章，如甥才气笔力，当求配于古人，勿以贤于流俗，遂自足也。”又云：“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骄人，而思不如舜、禹、颜渊。”此老警策后进，必使师古，其言推孝友忠信为根柢，专门名师，善诲人者，不能加也。退之有《答李翊书》云：“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耶？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也？蕲胜于人而取于人，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；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，则无望其速成，无诱于势利，养其根而俟其实，加其膏而希其光。”正鲁直此意，所谓若欲过今人则可矣，是也，世以今人自足者，宜有所儆哉！

退之以攘斥佛老自任，凡送僧诗，俱谑浪不少假，乃疑其晚喜大颠，于神仙事尤不肯信。如《谢自然》诗：“秦皇虽笃好，汉武洪其源。自从二主来，此祸竟连连。”《桃源图》诗：“神仙有无何渺茫，桃源之说诚荒唐。”《谁氏子》诗：“神仙虽然有传说，知者尽知其妄矣。”《华山女》诗：“仙梯难攀俗缘重，浪凭青鸟通丁宁。”《记梦》诗：“我能屈曲自世间，安能从汝巢神仙。”意向可见，乃谓侄孙韩湘献花为蓝关之讖，公叹异之，动辄得谤，信矣。

汉昭烈闭门将人种芜菁，曹操使人窥之，昭烈谓关、张曰：“吾岂种菜者乎？曹公必有疑意，不可复留。”轻骑夜去，往小沛，收合馀众。刘黑闼屏居漳南，窦氏故将谋起兵，往诣之，黑闼方种蔬，即杀种牛，与之共饭食定计，区区灌畦之力，作此狡狴，黑闼后乃追悔，谓：“幸在家菜，为高雅贤辈所误。”彼自号汉东王，不得拟昭烈汉中之盛，当其再仆而再起，河北震撼，唐且应接不暇，亦已壮矣。剑南诗中：“凭谁为向曹瞒道，彻底无能合种蔬。”变化昭烈事，用之意高。

高续古《都下绝句》：“柳生春思拂京华，不管闲人也忆家。添尽好香那睡得，月痕如水浸梨花。”此段风致，便是荆公“春色恼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阑干”也。《纬略》引秦嘉《答妇徐叔》书曰：“令种好香四种，各一斤，可以去秽。”谓：“如杜诗但用‘妙香’耳，‘好香’二字，未经人用也。”予谓今人读过诗中“好香”字，安知昔人特采生语为工？因抄《纬略》以证

，然亦有用之者。目前可记，则王建诗云：“内人恐要秋衣著，不住熏笼换好香。”

“年长每劳推甲子，夜寒初共守庚申。”见《丁卯集》，《后村诗话》称徐寅诗“丰年甲子春无雨，良夜庚申夏足眠”之句工切，然剑南诗云：“处处喜晴看甲子，家家筑室趁庚申。”“积雨恐防春甲子，灯昏懒守夜庚申。”苕溪渔隐云：“雨天逢甲子，夜坐守庚申。”

眉山刘微之巨，教授郡城之西寿昌院，从游至百人。苏明允命东坡兄弟师之，时尚幼，微之赋《鹭鸶》诗，末云：“渔人忽惊起，雪片逐风斜。”坡从旁曰：“先生诗佳矣，窃疑断章无归宿。曷若‘雪片落蒹葭’乎？”微之曰：“吾非若师也。”坡兄弟应制科，微之赠诗有曰：“惊人事业传三馆，动地文章震九州。老夫欲别无他祝，只愿双封万户侯。”自是三苏名著天下。而微之竟不第，郡三公以遗逸举不应，乡人但呼为孝廉，其卒也，范蜀公吊以诗曰：“案前曾立二贤良。”今《颍滨集》中《送家安国》诗：“城西社下老刘君，春服舞雩今几人。”自注：“微之先生门人，惟仆与子瞻兄、复礼与退翁兄皆仕耳。”正谓此。东坡云：“吾八岁入小学，以道士张易简为师，童子几百人，师独称吾与陈太初。”予叹刘孝廉、张道士为童子师，有二苏者出焉，虽若没世隐约，氏名讫不泯。坡晚在海南，作《众妙堂记》，谓梦见张道士如平昔，而直云：“眉山道士张易简，教小学常百人，予幼时亦与焉。”以其师也，则名之似过，或欲传其人，故名。

《礼记》：“祭天地之牛角茧栗。”《左氏外传》楚观射父曰：“郊禘不过茧栗。”《史》、《汉书》志：天地牲角茧栗。颜师古注：“牛角之形，或如茧，或如栗，言其小。”于《郊祀志》始著其义。《西京杂记》：“惠庄闻朱云折五鹿充宗之角，叹息曰：‘栗犊反能尔耶？’”栗喻小，而不谓其角，或非本此。舞阴大姓李氏，拥城不下，更始征赵熹，年未二十，既见，更始笑曰：“茧栗犊，岂能负重致远乎？”除为郎中，行偏将军，使诣舞阴，而李氏降。范史注：“犊角如茧栗，言小也。”则惠庄长安一儒生，亦祖古语耳。晋王浚表“茧栗之质，当豺狼之路”以自喻，微弱也。坡诗曰：“耆年日凋丧，但有犊角栗。”鲁直云“红药枝头初茧栗”，于是朱新仲纪茧栗言小也。高续古《赋红药》，词云“红翻茧栗梢头遍”，姜尧章《芍药》词亦云“正茧栗梢头弄”，诗句取譬花之含蕊为工，鲁直《食笋》诗云“茧栗戴地”，翻用之于笋，尤切。

东坡诗以“鸡头鹑”对“牛尾狸”，此出梅圣俞诗：“沙水马蹄鳖，雪天牛尾狸。”

薛昂《和君臣庆会阁》诗有云：“逢时可谓真千载，拜赐应须更万回。”

”时号“薛万回”，昂，大观左丞，政和门下侍郎，诗为蔡元长作。

吕居仁《符离行》：“符离之民难与居，五年坐此如囚拘。比屋生涯但剽劫，诸生学问只乡闾。南邻经年不相见，北邻虽见复粗疏。穿衣小袖走尘土，也复生貌施衿裙。对此自然忧气满，疾病日益何由除？君不见《图经》所记又可哀，此州自古无贤才。”人谓即少陵《最能行》也，少陵诗云：“峡中大夫绝轻死，少在公门多在水。富豪有钱驾大舸，贫穷取给行牒子。小儿学问只《论语》，大儿结束随商旅。欹帆侧舵入波涛，撇旋稍无险阻。朝发白帝暮江陵，顷来目击信有征。瞿塘漫天虎须怒，归州长年行最能。此乡之人气量窄，误竞南风疏北客。若道士无英俊才，何得山有屈原宅？”吕诗贬之殆甚，少陵犹若隐惜也。张文潜《齐安行》云：“黄州楚国分三尸，葛蔓为城当楼榭。江边市井数十家，城中平田无一步。土冈瘦竹青复黄，引水种稻官街旁。客棹朝集暮四散，夷言啁哳来湖湘。使君丽谯涂垩赭，门狭不能行两马。满城蛙噪乱更声，吹风穀穀黄犍鸣。最愁三伏热如甑，北客十人八九病。百年生死向中州，千金莫作齐安游。”此专刺土风之陋，未及其人，然符离之作亦流类也。

东坡《和陶诗》：“吾琴岂得已，昭氏有成亏。”涉历之久，固有所悔矣。晚从海上还，赋《瓶笙》云：“瓶中宫商自相赅，昭文无亏亦无成。”及此而谓无亏成，由其在者，莫之加损也。

陆放翁《剑南诗集》中有《送兄仲高造朝》一首云：“兄去游东阁，才堪直比扉。莫忧持橐晚，姑记乞身归。道义无今古，功名有是非。临分出苦语，不敢计从违。”规儆之意，不迫不迂，最可诵也。仲高讳升之，为诸王宫教授，告李庄简家私史，擢宗正丞，秦桧列，前诬讦之党悉投窜，仲高亦坐累徙雷州。务观后为《记复菴》有云：“方为童子时，仲高文章议论已称成材，一时名公卿皆慕与之交，诸老生不敢少之，皆谓仲高仕进且一日千里，自从官御史，识者惟恐其不得如仲高者为之。及其丞大宗正，出使一道，在他人亦足称美仕，至仲高则谓之蹉跌不偶可也。顾曾不暖席，遂遭口语，南迁万里，凡七易寒暑，不得内徙。与仲高亲厚者，每相与宴游，辄南望叹息出涕，因罢酒去如是数矣。然客自海上来，言仲高初不以迁谪瘴疠动其心，方与学佛者游，落其浮华，以反本根，非复昔日仲高矣，闻者皆怅然，自以为不足测斯人之浅深也。”末又云：“驰骋于得丧之场，出入于忧乐之域，而自得者乃如此。”大抵善为隐蓄，而抑扬寄于言表，况其以兄弟为之，岂不费回护？前诗之直，后记之宛，俱有味。仲高既废，自言客临安，遇一老妇，蓬首垢面，丐于市，泣诉云：“官人曾闻秦妙观否？妾即是也。”仲高言已，泪落盈襟。王仲信谓其怆晚节流落不偶，特相似耳。妙观，宣和名娼，见《玉照志》。

《李文公集》有《拜禹言》，据其叙，谓之歌，其词则云：“惟天地之无

穷兮，哀生人之常勤。往者吾未及兮，来者吾弗闻。已而已而。”乃尽用屈子《远游》篇中语，第改“长勤”为“常勤”，而终之以楚接舆所歌，岂感叹之深、不待自为之辞？特采古语咏歌之，后人遇千百事迹，容易作得，不少玩习之意，晁氏固已有考于此，列之“变骚”，序以为《拜禹言》者，李翱之所作也，盖从本集云。

苏门陈无已，清苦之士，亦有长短句，且言他文未能及人，独于词，自谓不减秦七、黄九。文潜乃又自谓不善倚声制曲，而致意古乐府，有所矫耶，其说曰：“予自幼童，好作文字，于它文常为之，虽不工，要亦能措词。至于倚声制曲，力欲为之，不能出一语。《传》称裨谌‘谋于国则否，谋于野则获。’杜南阳以为‘性质之蔽’，夫诗，曲类也，善为诗而不能制曲，岂谋野蔽耶？”今吴氏《汉录》载文潜《少年游 秋藻香》二词，殊婉媚，不在元始诸公下。或附托以传者，集中有谓曲，亦诗而已，不师近体也。方氏《年谱》疑此为《代道卿赠人》三诗，赵德麟以《鹧鸪天》歌之，若文潜此类诗，固不减词家情致。方氏又谓其少年多艳词，词或文辞之词，诗，乐府之寓情者，故云艳词，不必证其不能制曲之说。近世叶正则集中存《和李季章参政》一曲，亦云“素不晓度曲，故所次者一篇而止。文人能靳为之，流俗强则短于无益者，何哉？”朱文公游衡岳回，道中雪梅二阙，怀张宣公作，既又书一绝云：“久恶繁哇混太和，云何今日自吟哦。世间万事皆如此，两叶行将用斧柯。”且题云：“自是不复作也。”

陈无咎题赵国一词，旷达可喜，予记其文云：“一年一度春来，何时是了。花落花开浑是梦，只解把人引调。可怜浮世，等闲过日，却不识、绿水青山，四时都好。遇笔题诗，逢人饮酒，世间万事，看尽多多少少。怎得似、羽扇纶巾，云屏烟障，几曾受些儿烦恼。便乘风归去小蓬莱，听门外，猿啼鹤啸。”无咎号龙坛居士，越人目之为仙，其词气颇不凡俗也。

渊明《赠长沙公族祖诗》序云：“长沙公子余为族祖，同出大司马，昭穆既远，以为路人。”苏老泉遂发为《族谱》引云：“无服则亲尽，亲尽则情尽，情尽则喜不庆、忧不吊，喜不庆、忧不吊则途人也。吾所与相视如途人者，其初兄弟也，兄弟，其初一人之身也。悲夫！一人之身，分而至于途人，吾谱之所以作也。”渊明二十馀字不为少，明允宛转大篇不为有馀。或引诗以评之，诗云：“同源分派，人易世疏。慨然寤叹，念兹厥初。”殆不若诗序合于途人之喻尤切。

曾子固《南齐书目录叙》：“昔者，唐虞有神明之性，微妙之德，使由之者不能知，使知之者不能名，以为治天下之本。号令之所布，法令之所设，其言至约，其体至备，以为治天下之具。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，所记者岂独其迹

耶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。”“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，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。”“则方是之时，岂特任政者天下之士哉？盖执简操笔而随者，亦皆圣人之徒也。”“夫自三代以后，为史者如迁之文，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、非常之士也。”“然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，盖圣贤之高致，迁、固有不能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，迁之得失如此，况其他耶？”李文叔《书战国策后》：《战国策》所载，皆纵横捭阖、诤讪相轧倾夺之说也，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，而忘其事之陋者。文辞之胜，移之而已。且寿考安乐、富贵尊荣、显名爱好、便利得意者，天下之所欲也，然激而射之，或将以致人之忧；死亡忧患、贫贱苦辱、弃损亡利失意者，天下之所恶也，然动而竭之，或将以导人之乐。至于以卑求小，以高求大，纵之以阳，闭之以阴，无非微妙难知之情，虽辩士抵学而论之，犹恐不白。今寓之文字，不过一二言，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。使秦汉而后复有为是说者，必无能载之者矣。虽然，此岂独人力哉？盖自尧、舜、夏、商，积制作以至于周，而文物大备；及周衰凌迟，然所从来既远，浮而散之，钟于谈舌而著于言语，此庄周、屈原、孙武、韩非、商鞅与夫秦、仪之徒，虽不深祖吾圣人之道，而所著文辞乎上薄六经、而下绝来世者，岂数人之力哉？”二序述古文记事之妙，其说精矣。以书之二典，能传二帝之深微，盖为史者，亦圣人之徒。列国之策士能发人疾隐，由三代文物未尽、议论高远玩文词者可知，叙述之难工，而系乎世变矣。

昌黎讼风伯，以旱故尔；皇甫持正让风，其意则谓昨自南昌迄建康，路长而疾，今由建康抵家，终不百里，疑风之喜怒，而以淹留让之，辞义不袭其师。他日东坡《僧伽塔》诗云“去得顺风来者怨”，荆公亦云“人生万事反覆多，道路先后能几何”之句，于风伯扫空恩怨矣。陈无已云：“历历数过帆，当途气如虎。快意亦适然，淹泊岂吾取？”此可以忘情于迟速者与。陆务观记采石大江所见云：“便风击鼓，挂帆而行，有两大舟东下者，阻风，泊浦溆，见之大怒，顿足诟骂不已。舟人不答，但抚掌大笑，鸣鼓愈厉作得意之状。”江行淹速，常也，得风者矜，而阻风者怒，可谓两失。世事盖多类此，记之以寓一笑，斯言尤足为世傲也。

古人述作命意，率有依据而发，不得訾袭也。诸家论文，已备著其说，偶读退之《上宰相书》三篇，论周公为辅相急于见贤，一食三吐哺，一沐三握发，以圣人之才，凭叔父之亲，其所辅理承化之功，又尽章章如是。所求进见之士，岂复贤于周公、而求之如此其急？故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，至终篇讽时相无周公之治效而不下士。此书盖颇类后汉高彪语，彪欲从马融访大义，融疾，不复见，彪遗书曰：“承间问风从来有年，故不待介者而谒大君子之门，冀一见龙光以叙腹心之愿，不图遭疾，幽闭莫启。昔周公旦父文兄武，九命

作相，以尹华夏，犹挥沐吐餐，垂接白屋，故问道以隆，天下归德。公今养痾傲士，故其宜也。”退之文辞足以畅其情，未必取则于此。在昔称周公于规讽，无有讶其过，后世欲相谏悦，亦称周公，则人疑之矣。

洪氏评欧公《醉翁亭记》、东坡《酒经》皆以“也”字为绝句，欧用二十一“也”字，坡用十六“也”字。欧记人人能读，至于《酒经》，知之者盖无几。每一“也”上必押韵，暗寓于赋，而读之者不觉其激昂渊妙，殊非世间笔墨所能形容。余记王性之云：“古人多此体，如《左传》‘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’。此段凡十‘也’字，其后韩文公《潮州祭神文》，终篇皆‘也’字。不知欧阳公用柳开仲涂体，开代臧丙作《和州团练使李守节墓志铭》、又作《父监察御史梦奇志文》，终篇用‘也’字，《李志》‘也’字十五，末云：‘摭辞而书石者，侯之馆客臧丙梦寿也。’”性之以欧公全用此体。又观王荆公为《葛源墓志》始终用“也”字三十，末亦云：“论次其所得于良嗣而为之铭者，临川王安石也。”巩氏谓全学《醉翁亭记》，用之墓文则新，是未知前有柳体也。韩《祭神文》亦于“也”字上寓韵，则《酒经》又其取法者。朱新仲评《醉翁亭记》，终始用“也”字结句，议者或纷纷，不知古有此例，《易 杂卦》一篇终始用“也”字，《庄子 大宗师》自“不自适其适”至“皆物之情”，皆用“也”字，以是知前辈文格不可妄议。项平父评《醉翁亭记》、苏氏《族谱序》皆法《公羊》、《谷梁传》，盖苏明允《序族谱》亦用“也”字十九，及曾子开作《从兄墓表》又用“也”字十七，追论本始，古而《易》，后而《三传》、《庄子》，又近而韩氏迄柳仲涂以降欧、王、苏、曾，各为祖述。要知前古文体已备，虽有作者，不能不同也。又董弅《闲燕常谈》记世传欧阳公作《醉翁亭记》成，以示尹师鲁，自谓古无此体，师鲁曰：“古已有之。”公愕然，师鲁起取《周易 杂卦》以示公，公无语，果如其说。朱新仲为书评，董氏兼举其家世遗论云：“《亭记》本韩文公《潮州祭大湖神文》，但括位置又加典丽也。”王性之槩及韩文，而谓欧实从柳，此复云宗韩，或疑欧公果自负作古者与？

欧阳公作《苏子美文集序》云：“子美之齿少於予，而子学古文，反在其后。天圣之间，予举进士于有司，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，以相夸尚，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。”其推让人如此，或者犹疑公作《尹师鲁墓志》自论云：“始则前有穆修、郑条辈及有宋先进甚多，不敢断自师鲁始也。”夫既不自尊于子美，奚独靳于师鲁哉？陈氏《新话》辨其事，已赘叙子美者可见也。韩魏公作《师鲁墓表》直云：“天圣初，公独与穆参军力以古文为主，次得欧阳永叔以雄辞鼓动之，于是文风一变。”似著其实矣。观者益有疑于公，然而知古文渊源，宜莫如公。子美亦穆参军

辈行，非公不能知也。古文不自师鲁始，公岂恶出其下而讳之？不没其实而已。世俗之见，好以胸臆强古人而同，制论易刻，况其记旧本韩文已云：“举进士及第，官于洛阳，而尹师鲁之徒皆在，遂相与作为古文。”是公自谓学古文在子美后，师鲁则相与作之，未尝求居其上也，相与作之，而云自师鲁始，则亦当自公始，公不敢也。魏公虽首称尹、穆，其词固存轻重，要不失为推崇之至也。

文公《石鼓书院记》：“前代庠序之教不修，士病无所于学，往往相与择胜地、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。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，若此山、若岳麓、若白鹿洞之类是也。”成公《记白鹿书院》云：“国初，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，学者尚寡，海内向平，文风日起，儒先往往依山林、即闲旷以讲授，大率多至数十百人。嵩阳、岳麓、睢阳及是洞为尤著，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。

”范氏《骖鸾录》云：“始诸郡未命教时，天下有书院四：徂徕、金山、岳麓、石鼓。”独不及白鹿，疑白鹿书院以淳熙六年重建，范至能乾道六年过湖湘，白鹿名未称著。魏华父枢密云：“庐山、嵩岳、衡麓、睢阳，各有书院。自太平兴国讫大中祥符，锡之荣号，被以诏墨。”其指四书院名与《白鹿记》合。江南书院凡三：白鹿乃唐李渤隐居之地，南唐给田、选通经者讲授，太平兴国初，知江州周述请赐《九经》，至五年，洞主明起为蔡州褒信县主簿，以田入官，由是而废；石鼓乃唐元和间州人李宽所为，国初赐额，以徙为州学而废；惟岳麓自开宝中知潭州朱洞建，咸平四年李允则请赐书，祥符八年赐额，天圣八年漕臣黄总请授山长进士孙胄官，绍兴初，始以兵火废，秦桧当国，胡明仲因书请兴复旧区，重赐院额。乾道初刘共父枢密先建，至淳熙六年文公始建白鹿，十二年潘德夫始建石鼓，皆因其旧复之，三先生之文，各记其成。厥后诸儒过化之地，或生贤之乡，莫不建立书院，表其旧传，与三书院并著，如：二浙则平江之学道、和靖，镇江之濂溪，淮海湖之安定，建德之钓台，绍兴之稽山，婺之丽泽，台之上蔡，衢之明正；江东则建康之明道、南轩，徽之紫阳，太平之天门，信之象山，宗文，隆兴之景濂，江之濂溪、景星，袁之南轩，吉之鹭洲、龙溪，抚之临汝，建昌之盱江；湖则襄之清湘，道之濂溪、西山，鄂之南阳、竹林；闽则建宁之建安，漳之龙岩，兴化之涵江；广则静江之宣城。不能悉记，此皆选长廩士，次于学。又有虽已创始，未果请于上者，昔洪景卢论州郡书院，但及白鹿、应天、岳麓，谓“庆历中，诏诸路州郡皆立学，设官教授，则所谓书院者，当合而为一。岳麓、白鹿复营之，各自养士，其所廩给礼貌乃过于郡庠。近者巴川亦创置，是为一邦而两学矣。太学、辟雍，尚且不可，是于义为不然也。”此论殆亦未广，参以古庠塾之制，较之释老塔庙之盛，良不为过矣。然或学校废坏，长吏漫不省，宁从旁筑书堂精舍求其

教养之实，复有未尽，第若饰耳目而已。其弊久则为妄庸者之资，视乾淳初意远矣。白鹿夫子庙欲塑像，文公曰：“州县学，是天子所立。既元用像不可更，书院自不宜如此。”见先儒建置，本不欲与学并也。胡明仲白秦丞相求为岳麓山长，依州县监，当官给廩禄，学舍诸生不乐近城市，而愿居山间者皆听之。文公亦告时相，请得充备白鹿洞主，与学徒读书讲道于其间，稍廩给如祠官。且言与其使之崇奉异教之香火，无事以坐食，不若修祖宗之令典，以文学礼义为官，而食其食。异时所在书院间以大官兼山主，而吏部用资格主山长，安知先儒不能得者也？

嘉定间，真希元草诏招谕淮东、湖南、江西群盗，体虽偶俚，辞极坦明，以之宣布，能不感动？其文有云：“顷缘误国之臣妄动开边之衅，科役烦重，人不聊生，旱蝗频仍，吏弗加恤，使吾赤子多转徙以无依。而彼奸民，因诱怵而为盗，静言致寇，敢昧责躬？”又云：“言念协从之众，岂皆好乱之氓？弄潢池之兵，谅非尔志；烈昆冈之火，亦岂予心？与其假息以偷生，孰若转祸而为福？在昔乾道、淳熙之际，有若李金、陈峒之徒，虽暂结于峰屯，卒莫逃于鲸戮。自有宇宙，至于今日，未闻盗贼得以全躯。至绍定间，盗起汀，邵公贻部使者书，言乞黄榜宥徒党，使自缚其酋，且谓“曩岁在禁林，曾被旨草抚谕淮东、湖南、江西盗贼诏，或谓诏辞甚文，岂贼人所能晓？曷若明降黄榜，使读者皆知逆顺祸福之为愈乎。”其说甚当，恨之不以告之庙朝，盖犹因或者之论，以前诏为嫌。公书又云：“但要历落分明，闻者皆晓，又须诚意激切，可以感人。”此等文字，要当守两语以为法度。公当时为招抚司作《论贼文》在集中，文皆四言，如云：“白头之贼，自古所无，力能拔山，终亦诛。作贼为逆，杀贼为忠，反掌之间，祸福不同。”岂不诚实分明激切？称其言哉！

周益公送子纶通判抚州，为十箴：“莅官以勤，持身以廉。事上以敬，接物以谦。待人以恕，责己以严。得众以宽，养知以恬。戒谨以独，询谋以益。箴规语汝，夙夜式瞻。”杨廷秀《送周彦敷》诗，所谓“慈训二六句，寒窗三十春”是也。彭子寿送子钦监兴化涵头盐场，作初箴：“处事必公，举职必勤。御史以正，抚民以诚。仁以事大，和以接人。惟俭与廉，治家及身。”子寿名龟年，庆元初为侍从，谥忠肃，有《家庭帖》诲其子居官之政，至为详密。此近代先正之家训，传于文字者，非私言也。真希元参政师长沙，以“廉”、“仁”、“公”、“勤”四言勉僚吏，晚再守泉南，又绎四者之义加详。王实之迈以南外宗教为之箴，《律己以廉》曰：“惟士之廉，犹女之洁，苟一毫之点污，为终身之玷缺。毋谓暗室，昭昭四知，汝不自爱，心之神明其可欺？黄金五六驼，胡椒八百斛，生不足以为荣，千载之后有馀戮。彼美君子，一鹤一琴，望之凜然，清风古今。”《抚民以仁》曰：“古者于民，饥渴犹己，心诚

求之，如保赤子。於戏！入室笑语，饮啗肥，出行敲仆，曾痛痒之。不知人心不仁，一至于斯！淑问之泽，百世犹祀，酷吏之后，今其馀几？谁甘小人，而不为君子。”《存心以公》曰：“厚姻娅，近小人，尹氏所以不平于秉钧。开诚心，布公道，武侯所以独优于王佐。故曰本心日月，利欲食之；大道康庄，偏见窒之。听信偏，则枉直而惠奸；嘉怒偏，则赏僭而刑滥。惟公生明，偏则伤闇。”《莅事以勤》曰：“尔服之华，尔饌之丰，凡缕丝而颗粟，皆民力乎尔供。仕焉而旷厥官，食焉而怠其事，稍有人心，胡不自愧，昔者君子，靡素其飧，炎汗浹背，日不辞艰。警枕计功，夜不遑安，谁为我师？一范一韩。”初真公有言：“廉者，士之美节，士之不廉，犹女之不洁，不洁之女，虽功容绝人，不足自赎，不廉之士，纵有他美，何足道哉！”又谓：“况为命吏，所受者朝廷之爵位，所享者下民之膏脂，一或不勤，则职业隳弛，岂不上辜朝寄、而下负民望乎？”寔之概用公文告之词，及得于游从者，以成四箴。先是赵福公已有“廉”、“勤”、“公”、“恕”四说，遗亲戚之筮仕者。

端平二年春，王寔之少卿自南外睦宗院教授都堂审察，及召试学士，策以楮币，寔之对策之末有云：“执事排辟国拓地之议是也，而迂正心诚意之言则过矣。”《后村集》有《少卿王公墓志》云：“发策者，赵公汝谈也，读之耸然，改去‘正心诚意’等字。”予见《南塘遗稿》策题云：“缙绅先生方且雍雍然、峨峨然，交诵致知格物之微言，深责攘夷辟土之伟画，此愚心所窃怪而绝不喻者也。”又读刻本《乙未馆职策》有曰：“执事发策，无取于开边拓地之画，忠于谋国，谁曰不然？而致知格物、诚意正心之言，乃以迂目之此，又愚之所深未喻也。《大学》一书，生财发身之仁，以义为利之义，必恳恳言之。曾谓正心诚意之无与于财乎？今天下之所尊敬，以为从事于此者，亦既擢用略尽。引君子之类易，服小人之心难，往来君子小人之间，得以相与窃议曰：“儒术行，则天下富。”今术行矣，而萧条市井，气象荒落，富之效何在？‘有德进，则朝廷尊。’今德进矣，而外敌鸱张，叛卒蜂起，尊之势何如？君子之类虽进，而其道未行，小人之迹虽屏，而心难使屈服也。”与刘集稍异，因详著之。策问遗“正心诚意”字，或出删本。时真希元参政既进《大学衍义》，更化诸贤，方受人责备。赵公辞旨，若有所在，实之不得不折衷如此。昔陈同父书云：“今日之儒，自以为正心诚意之学者，皆风痹不知痒痛之人也。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，而方且低头拱手以谈性命，不知何者为性命乎？今日之才，自以为有富国强兵之术者，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。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，而乃扬眉伸气以论富强，不知何者为富强乎？”其书快人意，其言亦略验，后数十年言之，则所谓儒者才者固宜自重也，而必罪儒与才未可也。且当时同父独欲用度外之士，不知果有以贤于二者否耶？

爱日斋丛抄卷四完

爱日斋丛抄卷五

楼□叔云：“从来人说《庄子》尽是寓言，却不曾深考。如尧让许由，依旧是有此人，盖申、吕、许、甫，皆四岳之后，许由亦其一也。以当时咨四岳观之，则尧有让四岳之事，但周之言，不无文饰过当处。”此论有鄱阳汤君锡亦云：“尧始让四岳，四岳举舜，乃让於舜。《左传》曰：‘夫许，太岳之后。’杜诗云‘尧四岳’，则太岳非由乎？於是后人遂有洗耳之说。”刘潜之举汤论谓：“许由事不见於经，故扬雄以为疑。”诚斋云：“子云到老不晓事，不信人间有许由。”虽沉着痛快，终未有以折衷，此独援引切而说不凿。予知刘公偶不记，□叔亦已言之，在左氏《外传》，齐、许、申、吕，由太姜，解谓：四国，皆姜姓，四岳之后，太姜之家。《高士传》：“尧召许由为九州长。”岂即四岳之任与？汤名师中，嘉定进士，伯纪端明之父，与□叔时相后先，识见高，考论自然符合也。

《子华子》之书，其辞多见於《吕鉴》，而高诱曰：“古之体道人也。”令即其书证之，或大同而小异。意者咸阳诸客杂采以成书，故不无损益也。如《贵生篇》云：“子华子曰：全生为上，亏生次之，死次之，迫生为下。故所谓尊生者，全生之谓；所谓全生者，六欲皆得其宜也；所谓虚生者，六欲分得其宜也，亏生，则於其尊之者薄矣，其亏弥甚者，其尊弥薄；所谓死者，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；所谓迫生者，六欲莫得其宜也。皆获其所甚恶者，服是也，辱是也。辱莫大于不义，故不义迫生也，而迫生非独不义也，故曰迫生不若死。奚以知其然也？耳闻所恶，不若无闻；目见所恶，不若无见。故雷则掩耳，电则揜目，此其比也。几六欲者，莫知其所甚恶，而必不得免。不若无有所以知，无有所以知者，死之谓也，故迫生不若死。嗜肉者，非腐鼠之谓也；嗜酒者，非败酒之谓也；尊生者，非迫生之谓也。”今其书曰：“全生为上，亏生次之，死次之，迫斯下矣。所谓全生者，六欲皆得其宜也，所谓亏生者，六欲分得其亏也，夫亏生，则於其所尊者薄矣，其亏弥甚，则其尊弥薄；所谓死者，无有所知，而复其未生也，所谓迫生者，六欲莫得其宜也，皆获其所甚恶者也，辱莫大於不义，不义者，迫生也，故曰迫生不如死，人之常情。耳闻而目见也，耳闻所甚恶，不如无闻；目见所甚不欲，不如无见。是以迅雷则揜揜耳，恐故也。所贵乎嗜梁肉者，非腐鼠之谓也；所贵乎饮醪醴者，非败酒之谓也；所谓乎尊生者，非迫生之谓也，夫迫生之人，鞠穷而归，故曰迫斯为下矣。”《先己篇》云：“子华子曰：丘陵成而穴者安矣，大水深渊成而鱼鳖

安矣，松柏成而途之人已荫矣。”今其书曰：“夫邱陵崇而穴成於上，狐狸藏矣；溪谷深而渊成於下，鱼鳖安矣；松柏茂而荫成於林，途之人则荫矣。”此子华子对赵简子招之之辞也。《诬徒篇》云：“子华子曰：王者，乐其所以王；亡者，亦乐其所以亡。故烹兽不足以尽兽，嗜其脯则几矣。然则王者有嗜乎？礼义也。亡者亦有嗜乎？暴慢也。所嗜不同，故其祸福亦不同。”此与其书合。《明理篇》云：“子华子曰：夫乱世之民，长短颡吾干百疾，民多疾病，道多裸裎，盲秃伛口，万怪皆生。”今其书曰：“末世之俗则不然，烦称文辞而实不效，知譎相诞而情不应，盖尝先霜霰以戒裘炉，机括存乎中，而群有诈心者族攻之，於是父哭其子、兄丧其弟，长短颡，百疾俱作，时方疫疠，道有负，盲秃狂伛，万怪以生。所以然者，气之所感故也。”《知度篇》云：“子华子曰：厚而不博，敬守一事，正性是喜，群众不周，而务成一能，尽能既成，四夷乃平。惟彼天符，不周而同，此神农之所以长，而尧舜之所以章也。人主自智而愚人，自巧而拙人，若此则愚拙者请矣，巧智者诏矣；诏多则请者愈多矣，请者愈多，且无不请也，主虽巧智，未无不知也，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，其道固穷。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，将何以君人乎？穷而不知为穷，其患又将反以自多，是之谓重塞之主，无存国矣。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，责而不诏，去想去意，静虚以待，不伐之言，不夺之事，督名审实，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，以奈何为实，尧曰：‘若何而为？及日月之所烛。’舜曰：‘若何而服？四荒之外。’禹曰：‘若何而治？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。’”今其书曰：“道之为治，厚而不博，敬守其一，正性内足，群众不周，而务成一能，尽能既成，四境以平。唯彼天符，不周而同，此神农之所以长也，尧舜氏之所以章也，夏后氏之所以勤也。夫人主自智而愚人，自巧而拙人，若此则愚拙者请矣，巧智者诏矣；诏多则请者加多矣，请者加多，则是无不请也，主虽巧智，未无不知也，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，其道固穷。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，将何以君人乎？穷而不知其穷，又将自以为多矣，是之谓重塞之国。上有讳言之君，下有苟且之俗，其祸起於愿治也。夫有欲为愿治之心，而获重塞之祸，是以臣愚，以为国不足为也，事不足治也。昔有道之世，因而不为，责而不诏，去想去意，静虚以待，不伐之言，不夺之事，循名核实，官庀其司，以不知为道，以奈何为实，神农曰：‘若何而和？万物调三光。’尧曰：‘若何而为？日月之所烛。’舜曰：‘若何而服？四荒之外。’禹曰：‘若何而治？青北九阳奇怪之所际。’”是此王者，天下以为功，后世以为能。”此子华子对齐景公问为国者也。其有不著子华子者，如《尽数篇》云：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动也。”今其书曰：“流水之不腐，以其逝故也；户枢之不蠹，以其运故也。”皆论养生，而其书则以医法言之，如《诬徒篇》云：“人之情爱同於己者

，誉同于己者，助同於己者。”此篇於前子华子曰“王者，乐其所以王”以下凡二百馀言而后及此，岂皆子华子之言？令其书谓子华子闻晏子辞赏而言之，其下复曰：“爱之反则憎，必有所在矣；助之反则挤，必有所在矣；誉之反则毁，必有所归矣。”如《淫辞篇》云：“宋有澄子者，亡缁衣，求之涂，见妇人衣缁衣，援而弗舍，欲取其衣，曰：‘今者我亡缁衣。’妇人曰：‘公虽亡缁衣，此实吾所自为也。’澄子曰：‘子不如速与我衣，昔我所亡者，纺缁也；今子之衣，禅缁也。以禅缁当纺缁，子岂不得哉？’”今其书曰：“宋有澄子者，亡其缁衣，顺涂以求之，见妇人衣缁焉，援之而弗舍，曰：‘而以是偿我矣。’妇人曰：‘公虽亡缁衣，然此吾所自为者也。’澄子曰：‘而弗如速以偿我矣，我昔所亡者，纺缁也；令子之所衣者，禅缁也。以禅缁而当我之纺缁也，而岂有所不得哉？’”其下始举子华子曰：“夫利之潛心也，幸於得而已矣。忘其所以为质者矣，幸於得，而亡其所以为质，夫何憚而不为之哉！令世之人，求其不为澄子者或寡矣。”如《察传篇》云：“宋之丁氏家无井，而出溉汲，常一人居外，及其家穿井，告人曰：‘吾穿井，得一人。’”有闻而传之者：‘丁氏穿井得一人。’”国人道之，闻之於宋君，宋君令人问之於丁氏，丁氏对曰：‘得一人之使，非得一人于井中也。’求能之若此，不若无闻也。”今其书曰：“昔宋有丁氏，家故无井，而出溉汲焉马，常一日而一人居外，愆其如是也，鳩功而穿井於庭，家相与语曰：‘令吾家得一人矣。’有闻而传之者曰：‘丁氏穿井，而得一人也。’国人更相道之，语彻於宋君，宋君召其人而质之，丁氏对曰：‘自臣穿井，家获一人之力，非得一人於井中也。’”此以对公仲承问黄帝铸鼎乘云事，故其下云：“是故黄帝之铸神鼎，是井中人之譬也，知者正之，是宋君召其人而质之之譬也。”子概此数条，比而读之，若古有是书矣，见於《吕氏》乃或烦简不尽，合又时混其辞，有不系以“子华子曰”者，何也？独《审为篇》云：“韩魏相与争侵地，子华子见昭釐侯，昭釐侯有忧色，子华子曰：‘令使天下书铭於君之前，书之曰：左手攫之，则右手废；右手攫之，则左手废。然而攫之必有天下，君将攫之乎？亡其不与？’昭釐侯曰：‘寡人不攫也。’子华子曰：‘甚善，自是观之，两臂重於天下也，身又重於两臂，韩之轻于天下远，令之所争者，其轻於韩又远，君固愁身伤生，以忧之臧不得也。’昭釐侯曰：‘善，教寡人者众矣，未尝得闻此言也。’”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，知轻重，故论不过此，亦见《庄子 让王篇》。其书乃无之，叙者固疑漆园取古之道者寓言，然而吕氏记之矣，《吕氏》亦以寓言记之，则凡记子华子曰多寓言矣。又考其书，见齐景公与晏子问对、赵简子又尝招之，所谓刘向序亦云：“为赵简子家臣。”而庄生、《吕氏》复有见韩昭釐侯之事，高诱曰：“昭釐侯谥也，韩武子五世之孙，昭

候之子。《史记》世家：武子之虔为景侯，初分晋为诸侯，传烈侯、文侯、哀侯、懿侯，而后为昭侯。《国策》云：‘申不害与昭釐侯执圭而见梁君。’以申不害为臣，则此昭釐侯即昭侯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：郑釐侯来朝，《索隐》谓韩昭侯也，昭侯实哀侯之孙，去武子六世，与高诱注异，其距齐景公之卒百三十三年，晏子之卒百四十二年，赵简子之卒百十七年，推简子同时，乃甚悬绝。《吕氏》于其书见齐景公、赵简子等语俱不著，谓为见昭釐侯可也，其书独不著韩侯事，谓为齐景公、赵简子时亦可也，第合二书以论世次；莫能定也。如以孔子倾盖事定之，则见昭侯者非也，而其书且有疑焉。晁氏《读书志》谓：“观其文辞，近世依托为之者，多用字说，殆元丰以后举子所为，且以其书有秦襄公、赵简子，相去几二百年，牴牾类此。”予所读，本虽载其适秦，不言襄公也，岂或者疑而略之与？朱文公曰：“其词故为艰涩，而理实浅近；其体务为高古，而气实轻浮；其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，其语多用《左传》、班史中字，其粉饰涂泽、俯仰态度，但如近年后生巧於模拟变撰者所为，不惟决非先秦古书，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。只因《家语》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语一事，而不见其所语者为何说，故好事者妄意此人，既为先圣所与，必是当时贤者，可以假托惑世，遂造此书传合之，必一能文之士所作。其言精丽，如论《河图》之二与四，抱九而上跻六与八，蹈一而下沈五，居中据三持七，巧亦甚矣。唯其甚巧，所以知其非古书也。又以《洛书》为《河图》，亦仍刘牧之谬，尤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或云王性之、姚宽令威多作贗书，二人皆居越中，恐出其手。然又恐非其所能及，今未暇详论其言之得失，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，皆一手文字，前一篇托为刘向而不类向它书，后二篇无名氏岁月，而皆托为之号，若世之匿名书者。其首篇‘风轮水枢’之云，正是并缘释氏之说，其卒章宗君二祥蒲璧等事皆剽剥他书，傅会其说，其自序出处又与《孔叢子》载子顺事略相似。又言有大造於赵宗者，即指程婴而言，以《左传》考之，赵朔既死，其家内乱，朔之诸弟或放或死，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，故武从其母畜於公宫，安得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、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云哉？且其曰‘有大造者’，又用吕相绝秦语，其不足信甚。而近世老成该洽之士亦或信之，至引其说以自证其姓氏之所从出，则似诬其祖矣。”文公审为伪书，因会稽官书刻本，欲疑王、姚所作，不知绍兴间晁氏先已疑元丰举之矣。由乾淳视之，岂非百年文字赖晁说而稍古，王、晁免作伪之讥？惟叶正则推信以为真与孔子同时，可与《六经》并考，且云：“其书甚古，而文与今人相近。”论者谓正则既知之矣，或古有其书亡之，后人摘其存於《吕氏》者，特为此详略也，予将以《吕氏》书证之，曰彼诚出于近代，又何先见於此也？则昭釐侯之事与《吕氏》异，复有疑焉，况久逸於古史而始传哉。

“宰相安和，殷生无恙。”右军帖中语，东坡《题潭帖》云：“宰相当是简文帝，殷则长源也耶。”黄伯思《刊误》或云：“《宰相安和帖》，乃郗愔书，谓宰相，简文作相王时也；殷生者，殷浩也。然此或是书郗愔帖语耳，而结字实近时人伪作。愔书自与逸少早年抗行，而此帖了无晋韵，其非审矣。”余读刘潜夫诗：“厌倦今书尺，时将晋帖看。殷生与宰相，一体问平安。”但云“晋帖”，则右军、郗愔不必论，发扬帖中意有味也。

东坡谪海外，用鸡距笔，黄鲁直崇宁二年十一月谪宜州，为资源书卷，用三钱买鸡毛笔书两帖，风流特相宜。

王涯藏前世名书画，甘露之祸，为人破垣，剔取奩轴金玉，而弃书画于道。温韬发昭陵所藏书画，亦剔取装轴金玉而弃之。顷贵人家废楮断幅散售于外，或毁灭为飞尘，盖有锦褙玉轴见累者。昭陵地下之藏，尚当流落人间。史称王涯秘固重复不可窥，果安在哉？智力不足预於人事者多矣。

《元和圣德诗》云“以红帕首”注者引《实录》曰：“禹会涂山之夕，大风雷震，有甲步卒千余人，其不被甲者，以红绡帕抹其额，自此遂为军容之服。”又退之《送幽州李端公序》：“红帕首”，“帕”一作“抹”。《送郑权尚书序》，“帕首靴裤”，盖屡用之。陆氏《笔记》举《孙策传》：张津尝著绛帕头，帕头者，巾帻之类，犹今言幞头也。韩文公云：“以红帕首，已为失之。”东坡云“绛帕蒙头读道书”，增一“蒙”字尤误，务观固不引涂山事，注韩文者亦不援孙策语，然《李》、《郑》二序，皆连“帕首靴裤”，取义为幞头正合。范史云：“向栩者，性卓绝不伦，读老子，状如学道，好被发著绛绡头。”李贤注：“《说文》：绡，生丝也。案此字当作幞，其字从巾。古诗云：‘少年见罗敷，脱巾著幞头。’”已上史注红绡头或即红绡帕。子谓孙伯符所称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，著绛帕头，鼓琴烧香，读邪俗道书，或由东都之李，习妖妄者，辄以为首饰，栩其类也。韩诗“帕”为虚字，坡诗“帕”为实字，因文著字为蒙，所用本别，俱不免陆氏之疑。唐娄师德使吐蕃，谕国威信，虏为畏悦，后募猛士讨吐蕃，乃自奋戴红抹头来应诏，此近涂山军容之遗制，虽不敢以释帕首，其云“戴红抹额”，抑亦帕首巾帻之物尔。

徐铉随后主归朝，见士大夫寒日多披毛衫，大笑之，语人曰：“中朝自兵乱之后，其风未改，荷毡被毳，实繁有徒，深可骇也。”一日入朝，遥见其子婿吴淑亦被毛裘，归，召而责之曰：“吴郎士流，安得效此？”淑对曰：“晨兴霜重，苦寒，然朝中服之者甚众。”铉曰：“士君子之有操执者，亦未尝服。”盖自谓也。新平之行，幽土寒冽，门人郑文宝适掌转运，迎铉于途，解所被褐裘以献，铉终却之，遂为寒气所伤，下痢卒。杨文公记其事，铉之志可悲矣。然铉仕中朝，而中朝之士咸服之矣。张文潜云：“铉之为此言，是不甘为

亡国之俘，为丑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。不然，岂不读《毛诗》也？幽诗曰：‘无衣无褐。’郑玄注：‘褐，毛布也。’非今段子乎？则其来自三代也。古人衣裘，并皮衣之为裘，取毛织之为褐，理何夹乎？”文潜如此言之，想同时中州人士不平於铉尤甚矣。近惟程泰之尚书断之曰：“古固以狐羔口为裘，圣人服之矣。若谓古人不以织毛之衣裘朝服者，则令貂蝉亦古乎？若谓古人坚毅、死且不易，如是人多矣。”即其论厚于文潜，而铉之志可悲已夫。

韩持国不服凉衫，不变於今。邵尧夫不服深衣，不变于古。江邻幾《杂志》：“秘书丞宋飞卿云：士大夫着毛衫，已为徐常侍所讥。近年内臣或班行，制褐为凉衫，渐及士大夫，俄而两府亦服之，令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众。持国辈非之，不肯服。”又云：“凉衫以褐为之，以代毳袍。韩持国云：‘始於内臣班行，渐及士人，今两府亦然’，独不肯服，《仪礼》：‘妇人衣上之服制，如明衣谓之景，景，明也，所以御尘垢而为光明也。’则凉衫亦所以护朝服，虽出近俗，不可谓之无稽。”又《桐阴旧话》：“京师朝例，公服乘马，因中官及班行制褐紬为衫者，施于公服之上，号凉衫。既而虽二府亦服之，然士大夫至有幞首凉衫，而下不衣公服者，宫师见之，独不肯服，以初无此制，及指挥所讶也。今则遍于天下，间用为吊服，绍兴末暂罢紫衫，至以凉衫谒见，尤无谓尔。”李氏《杂记》又谓：“乾道李献之学士言：会聚之际，颜色可憎，今上奉两宫，宜服紫衫为便。阜陵之丧，赵忠定公始令群臣服白凉衫，纯素，已异汴都褐紬之制。”颜色故为可憎，况沈氏《笔谈》已谓：“近岁京师士人，朝服乘马，以黦衣蒙之，谓之凉衫，古之之遗法，《仪礼》：‘朝服加景’是也，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。”按此云“黦衣”，非今凉衫明矣。

淳熙二年冬，程尚书大昌以大蓬西掖假大宗伯，押伴北使赤岸御筵服重金，周益公有诗云：“五日尹京非细事，四时仕宦固多般。”自注：“泰之，今春服绿，夏间阶绯，今借金紫，真傅游艺也。”按：游艺在唐，迎合武后，期年历衣青绿朱紫，时人谓之四时仕宦，以此方拟，出於雅谑，故不以为嫌也。

有黄生名充者，初冬无衣，陈无已赠背子，坚不受，于是以朱氏所赆二疋寄之，有诗云：“割白鹭股何足难，食鸬鹚肉未为失。”

宋建隆初，王师下湖南，澧鄂之民素不识骆驼，村落妇人诧观，称为山王。拜求福口者，拾其遗粪，穿系颈上，用禳兵疫。

齐王肃归魏，初不食羊肉酪浆，常食鲫鱼羹，渴饮茗汁。高帝曰：“羊肉何如鱼羹？茗汁何如酪浆？”肃曰：“羊，陆产之最，鱼，水族之长。羊比齐鲁大邦，鱼比邾莒小国，惟茗不中，与酪为奴。”彭城王勰曰：“卿不重齐鲁大邦，而爱邾莒小国，明日为设邾莒之会，亦有酪茗。”因呼茗为酪奴。

《河南闻见录》：“富郑公与康节食笋，康节曰：‘食笋甚美。’公曰：‘未有如堂中骨头之美也。’康节曰：‘野人林下食笋，三十年未尝为人所夺，公今日可食堂中骨头乎？’公笑而止。”

“曾归堂”，乔益盒公之扁也。

魏华父枢密题扁榜，必系某堂某斋字，《答袁广微》云：“‘静寿’，更当增一‘堂’字，方为穗实，盖去‘堂’字，特数十年间事尔。”《答黄子才》云：“古人庵观堂室之名，必有一实字。”《答彭运干》云：“‘敬亭’，当有‘亭’字。”“审思榜之书室，亦当有斋、轩、馆、室之类一字。”先是周益公亦云：“凡亭堂台榭牌额，单用所立之名，而不书‘亭’、‘堂’之类，始於湖上僧舍，中官流入禁中，往往仿之，今无问贤愚，例从之矣。设若一字名，如‘怡亭’、‘快阁’之类，又当如何？”予观教僧寮室直题二字，或始此欤。

陆务观云：《楚词》所谓‘桂’，数见於唐人诗句及图画间，今不复见矣。属山僧野人试求之，赋绝句云：‘丹葩绿叶郁团团，消得姮娥种广寒。行尽天涯年八十，至今未得一枝看。’又别记其说云：桂花已春芳，其色丹，亦或紫。”《南部新书》云：钱塘灵隐山多有之，香紫可爱。白乐天谓之“紫杨华”。今不复见，虽问灵隐山僧，亦莫知矣，往往妄指木犀为之，草木显晦，亦有时如此，可付一叹。诸老品题花卉多矣，少问及此，或指木犀之红者为桂而已。李卫公《平泉草木》记中列桂之品三：其一红桂树，云“此树白花红心，因以为号”；其一月桂，云“出蒋山，浅黄色”；其一山桂，云“此花紫色，英蕊繁缛”。三者未详孰是。《尔雅》：“棖，木桂。”郭景纯曰：“白华。”不言丹紫也。如《选诗》“秋风生桂枝”，亦鲜言春也。孙少媿《东皋杂录》：“自邵州至全州，道傍多岩桂，冬初花发，芬馥特异，俗谓之九里香，又谓之木犀，以其文理黑而润，殊类犀角也。”此谓冬初花发，固由土气有异，以桂与木犀一种相传久矣，陆氏之说孤而不章，草木之显晦，感慨所托，何已哉？余不足以知之，以俟博识。

《扞虱新话》云：“北人不识梅，南人不识雪，盖梅至北方则变而成杏。今江湖二浙四五月之间，梅欲黄落而雨，谓之梅雨。转淮而北，则杏亦雨，地气然也。语曰：‘南人不识雪，向道似杨花。’然南方杨实无花，以此知北人不但识梅，而且无梅雨；南人不但识雪，则亦不识杨花矣。”予谓荆公诗：“北人初未识，浑作杏花看。”堪对“南人不识雪”之语，按钱昭度诗：“南人如问雪，向道是杨花。”恐《新语》所引，即是洪氏《四笔》记辽僧云：“南人不信北人有千人之帐，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，盖土俗然也。《法苑珠林》云：‘吴人身在江南，不信有千人毡帐，及来河北，不信有二万斛

船。’辽僧之谈合此。”今观《法苑珠林》语，见於《颜氏家训》，皆同。吁！世以耳目臆度天下事，有遗论矣。

《事林广记》考论寓钱之始云：今楮镪也：《唐书 王□传》曰：玄宗时，“□为祠祭使，专以祠解中帝意，有所禳祓，大抵类巫覡。汉以来葬丧皆有瘞钱，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，至是□乃用之。”则是丧祭之焚纸钱起于汉世之瘞钱也，其祷神而用寓钱，则自王□始耳。《法苑珠林》云：“纸钱起於殷长史也。”按：此则里俗以纸寓钱，□始用之，非创于□矣。朱文公云：“纸钱起玄宗时王□，盖古人以玉币，后来易以钱。玄宗惑於王□之术，而鬼神事繁，无许多钱来埋得，□作纸钱易之，文字便是难理会，且如唐礼书中范传正言：唯颜鲁公、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，案：《说郛》此下复出“易之，文字便是难理会，且如唐”十二字，据《语录》删。故衣冠效之。而国初言礼者错看，遂作纸衣冠，而不用纸钱，不知衣冠、纸钱有何间别？”近世戴氏《鼠璞》云：“《法苑珠林》载纸钱起于殷长史，唐《王□传》载汉末皆有瘞钱，后里俗稍易以纸钱，王□乃用於祭祠，今儒家以为释氏法，於丧祭皆屏去。予谓不然，之死而致死之不仁，之生而致生之不知，谓之明器，神明之也。汉之瘞钱，近於之死而致生，以纸寓钱，亦明器也，与途车刍灵何以异？俗谓果资於冥途则可笑。”是说虽异，亦有文公纸衣冠何别之意。吕南公有《钱邓公不烧楮镪颂》，有云：“古用币以礼神祇，后之罪士为多，则假之以请穰祷祈，假之不己，则翻楮代焉而弗支，是故罪者满世，而莫救其非大抵深恶夫寓钱以徼福者也。予观洪庆善《杜诗辨》证载《文宗备问》云：‘南齐废帝东昏侯好鬼神之术，剪纸为钱以代东帛，至唐盛行其事，云有益幽冥。’又牛僧孺云：‘楮钱，唐初剪纸为之。’”此足以补《事林广记》之未及。

陈无已云：“世人以痴为九百，谓其精神不足也。”项平甫《家说》云：“汪司业言：九百，草书‘乔’字也。”朱□《可谈》云：“青州王大夫为词鄙俚，每投献当路以为笑具，季父为青录，王亦与诗，它日李父见其子谢之，其子曰：‘大人九百乱道，玷渎高明。’盖俗谓神气不足者九百，岂以一千即足数邪？”以草书释之，不若陈、朱之说通。予读张平子《西京赋》云：“小说九百，本自虞初。”注者谓“小说九百篇，虞初著。”又曰：“九百四十三篇，言九百，举大数也。”《汉志》云：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於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”如淳曰：“街谈巷说，其细碎之言也。”俗所云“九百”，或取喻细碎之为者，俚语本于史录固有矣，故漫记之。东坡作《艾子》中有一条，以彭祖八百岁，其妇哭之，以九百者尚在。李方叔问东坡曰：“俗语以憨痴骀騃为九百，岂可笔之文字间乎？”坡曰：“子未知所据耳，张平子《西京赋》云：‘乃有秘书，小说九百。’盖稗官小说，凡九百

四十三篇，皆巫医厌祝及里巷之所传言，集为是书，西汉虞初，洛阳人，以其书事汉武帝，出入骑从，衣黄衣，号黄衣使者，其说亦号九百，吾言岂无据也？”方叔后读《文选》，见其事，具《文选》注，始叹曰：“坡翁於世间书，何往不精通耶？”近见《杂说》载此乃知前辈考证，无所不至。

旧制：驾头，未详所始，相传更一朝，即加覆黄帽一重。《孔氏谈苑》云：“驾头者，祖宗即位时所坐也，相传宝之。”《梦溪笔谈》云：“正衙法座，香木为之，加金饰，四足堕角，其前小偃织藤冒之，每车骑出幸，则使老内人马上抱之，谓之驾头。”江邻幾《杂志》云：“韩持国问李端明：‘驾头何物？’曰：‘诸座之一。’原父访王原叔，原叔云：‘此坐传四世矣。’”放翁《笔记》云：“驾头，旧以一老宦者抱绣裹杙子於马上，高庙时亦然，今乃代以阁门官，不知自何年始？”参诸纪载，疑渡江后杙子已非法座故物，乘輿所至，百官道次班迎，惟望驾头致敬而已。

史姚氏注：《楚汉春秋》：高祖封许负为鸣雌亭侯，足知妇人亦有封邑。班志：汉从秦制，爵二十，级十九，关内侯，二十彻侯，亭侯未详也。范志谓列侯所食县为侯，国承秦爵，二十等为彻侯，大者食县，小者食乡亭，岂亭侯者以十里一亭之地封焉？或已自汉初有之。妇人封邑，班书云：高后尝以萧相国夫人同为酈侯，按司马氏《表》：孝惠三年，哀侯禄元年，高后二年，懿侯同元年。班志：孝惠六年，哀侯禄薨，高后二年，封何夫人禄母同为侯。二《表》所纪异，《索隐》又疑其事非。予谓吕后欲侯吕氏，先封高帝功臣，欲立吕氏，先封孝惠后宫子，四年封品为临光侯，亦先封功臣妻矣。自封许负之封，及酈侯夫人，疑先汉妇人封邑之始。

上梁文吴氏《漫录》考其所始云：“后魏温子昇有《闾阖门上梁祝文》云：‘惟王建国配彼大微。大君有命，高门启扉。良辰是简，枚卜无违。雕梁乃驾，绮翼斯飞。八龙杳杳，九重巍巍。居辰纳祐，就日垂衣。一人有庆，四海爰归。’”乃知上梁有祝文矣，第不若今时有诗语也。”楼大防参政又考“儿郎伟”始於方言，其说云：“上梁文必言‘儿郎伟’，或以为唯诺之‘唯’，或以为奇伟之‘伟’，皆未安。在敕局时，见元丰中获盗推赏，刑部例皆即元案，不改俗语，有陈棘云：“我部领你懣厮遂去深州。”边告云：“我随你懣去。”“懣”，本音闷，俗音门，犹言辈也，独泰州李德一案云：“自家伟不如今夜云。”余哑然笑曰：“得之矣，所谓儿郎伟者，犹言儿郎懣，盖呼而告之。”此关中方言也，上梁有文尚矣。唐都长安循袭之。以语尤延之，诸公皆以为前未闻。或有云：“用相儿之伟者殆误矣，楼公考证如此，予记《吕氏春秋月令》：“举大木者，前呼与譟，后亦应之。”高诱注：“为举重劝力之歌声也。”“与譟注”或作“邪譟”，《淮南子》曰：“邪许。”岂伟亦古

者举木应和之音？”

《颜氏家训》言：江南风俗，“二亲若在，每至生日，常有酒食之事。无教之徒，虽以孤露，其日皆为供，酣畅声乐，不知有所感伤。”程氏云：“人无父母，生日当倍悲伤，更安忍置食张乐以为乐？若具庆者可矣。”此同《颜训》之意，固不论在上也者。然如梁元帝当载诞之辰，辄斋素讲经。唐太宗谓长孙无忌曰：“今日是朕生日，世俗皆为欢乐，在朕翻为感伤。今君临天下，富有四海，而欲承颜膝下，永不可得，此子路有负米之恨也。诗曰：‘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’奈何以劬劳之日，更为宴乐乎？”泣数行下，群臣皆流涕，则前世人主，未以生日为重，而庆贺成俗已久矣。《漫录》又记：唐中宗以降诞日宴侍臣内戚，与学士联句，人主生日，乐宴为寿，殆始见此时，固莫盛于明皇也。按唐开元十七年八月，上合生日，宴百官於花萼楼下，左丞相乾曜、右丞相说帅百官上表，请以每岁八月初五日为千秋节，布於天下，咸宁宴乐，休暇三日，此置节之始；十九年以千秋节，降死罪、流以下原之，此恩赦之始；二十四年八月千秋节，群臣皆献宝镜，张九龄献《千秋金镜录》，至代宗大历元年十月上生日，诸道节度献金帛器服、珍玩骏马，此受贡之始；德宗以诞日，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，并诏给事中徐岱等讲说，此说法之始；穆宗长庆元年诏：“七月六日，是朕载诞之辰，其日百僚命妇宜於光顺门进名参贺，朕门内与百僚相见，虽书敕停寻复行之。”此进名受贺之始；长庆四年，敬宗初立，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以上生日，请於泗州置戒坛度僧尼资福，此度僧之始；文宗开成二年诏：“朕之生辰，不欲屠宰，用表好生，非是信尚空门，将希无妄之福，自今宴会蔬食任陈脯醢，永为常例。”此禁屠宰之始。纪节以来，袭为大典，虽本自开元，而明皇久以生日为重矣。王皇后宠衰泣曰：“三郎独记不得阿忠脱紫半臂换一斗面为生日汤饼耶？”盖旧事也，明皇不惟自寿，每自让皇帝宪皇后生日，必幸其宅，移时宴乐。惠宣太子业被疾，明皇自视，会愈，幸其第，置酒赋诗为初生欢，此恺悌之至情。天宝十四年六月一日，贵妃杨氏生日，幸华清宫，於长生殿奏新曲，会南海进荔枝，因名《荔枝香》。天宝十载正月，安禄山生日，赐衣服、玩器、酒馔，以宫妾蕃将亦用此。朱新仲云：“唐人生日多具汤饼。”引梦得《送张与》诗：“尔生始悬弧，邀我作上宾。引箸举汤饼，祝赐天麒麟。”此当谓初生时，少陵自有《宗武》诗也。《云溪友议》载：西川韦相公皋，因作生日，节镇皆贡珍奇，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为馈。

林谦之诗：“惊起何波理残梦。”自注：“述梦中所见何使君，蜀人以波呼之，犹丈人也。”范氏《吴船录》记嘉州王波渡云：“蜀中称尊老者为波，祖及外祖皆曰波。又有所谓天波、月波、日波、雷波者，皆尊之称。此王波

盖王老、或王翁也。宋景文尝辨之，谓当作‘皤’字，鲁直贬涪州别驾，自号涪皤，或其俗云。”按：景文所记云：“蜀人谓老为皤，音波，取‘皤皤黄发’义。”后有贼王小皤作乱，今国史乃作“小波”，非是。盖淳化三年，青城县民王小波为乱。史云“小波”，范虽引宋说，亦从土名之旧，以“波”记之，放翁记乃作“王小皤”。

张文昌《祭韩吏部》诗：“公疾浸日加，孺人视药汤。”以为姬妾，则云乃二侍女，合弹琵琶、箏，已有侍女矣，以为妻，则皇甫湜撰《神道碑》云：“夫人高平郡君。”此不称夫人，退之曾云：“已呼！孺人戛鸣瑟。”岂以言内子邪？说者谓韩诗孺人对稚子自杜诗老妻稚子句中来。储光羲云：“孺人善逢迎，稚子解趋走。”又出於江淹《恨赋》：“左对孺人，顾美稚子。”凡皆并指妻子。唐棣王琰有二孺人争宠，盖亲王有孺人二人云。唐制：按《曲礼》：“天子之妃曰后，诸侯曰夫人，大夫妻曰孺人，士曰妇人，庶人曰妻。”则孺人不得以为妾，张文昌或取此。宣和罢县君，改孺人为第八等。

扬州天长道中有古冢，土人呼为琉璃王冢，马氏《懒真子录》辨为汉广陵王胥谥厉，后人误谓刘厉为琉璃尔。长安董仲舒墓，门人至，皆下马，谓之下马陵，讹呼为虾蟆陵。

相人之法古矣，而物无不可。《相史》云：“黄鲁直、陈君夫相马，留长孺相彘，荥阳褚氏相牛。”《吕览》又记：“古有善相马者，寒风能相口齿，麻衣相颊，子女厉相目，卫忌相髭，许鄙相尻，投代褐相胸胁，管青相臄臄，陈悲相股脚，秦牙相前，君赞相后。”与群兽详焉，人可知矣。昭德《读书志》：伯乐《相马经》，浮丘伯《相鹤经》，宁戚《相牛经》。郑氏《通志》又加以周穆王《相马经》，诸葛颖、徐成《相马经》，高堂隆《相牛经》，淮南八公《相鹤经》、《相鸡经》、《相鹅经》，抑皆古事也，不惟是也，凡物皆然。故自西都艺文之目已著相人、相宝剑刀、相六畜，班孟坚谓相人及六畜骨法之度，数器物之形容，以求其声气、贵贱、吉凶，要其术如是而已。世代相传，当有存者。陈氏书曰《相贝经》，未详何书？《纬略》云：师旷有《禽经》、浮邱伯有《鹤经》，虽六畜亦有《牛经》、《马经》、《狗经》，下至虫鱼有《龟经》、《鱼经》，唯米仲所传《贝经》奇怪，岂即《相贝经》欤？或述其名数而谓相也。《纬略》又举东方朔《相笏经》、袁天纲《郭先相笏经》、陈混常《相笏经》、《古相手板经》亦验人祸福也。齐綦母称之在州时，有一手板相者云：“富贵。”又吴氏《漫录》引陆长源《辨志》载：唐天宝中，有李旺称善相笏，验之以事，卒皆无验，以为不可概论。遂记开宝末，聂长史相水立蛮三笏：一王侯笏，生人不敢乘；一宰相笏；一卿监笏。亦为节度而作，其后一归钱武肃祠堂，一归沈相，一归钱昭晏。以卫尉卿守滑州，真庙

朝老道士为沈良择笏云：“此借绯笏，兼是吉州通判。”沈时除吉州通判借绯。又云：“候罢任，别为拣朝官笏。”期明年六月，沈果以是时卒。由前一事，则贵贱在笏；由后一事，则吉凶在人。《漫录》云：“馆中有陈混常《相笏经》，其说推本管辂、李淳风之言，又常氏《相板印法》、魏程伯《相印法》，盖相笏之类，而有《相字法》者，术亦传也。”

爱日斋丛抄卷五完

爱日斋丛抄卷补遗

李南纪编韩吏部文，为之序，称陇西李汉，然则婿也。朱文公早以父韦斋吏部治命，学于草堂刘公致中之门，刘以息女归焉，晚述《墓表》，但书门人。於是黄直卿状文公言行，祖此例，或者师友之分义重于婚姻之故。

茉莉花见於《南山草木状》云：“耶悉茗花、茉莉花，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，人怜其芳香，兢植之。《南越行记》云：‘南越之境，五谷无味，百花不香，二花特芳香者，缘自胡国移至，不随水土而变。’”“茉莉花侣薔藤之白者，香愈于耶悉茗。”予谓此花生西国，而南产久矣。乃复越南而北，尤盛于宣和。李仁父侍郎诗序云：“茉莉花素馨，皆岭外海濒物，自宣和名益著，《艮岳记》列芳草八，此居二焉。”按《□陵艮岳记》云：“姑苏、武林、明越之壤，荆楚、江湘、南粤之野，移枇杷、橙、柚、橘柑、榔栝、荔枝之木，金蛾、玉羞、虎耳、凤尾、素馨、渠那、茉莉、含笑之草，不以土地之殊、风气之异，悉生成长，养於雕栏曲槛。”又吕居仁舍人诗序所记邵伯洛中逢御前纲载末利花其中，正月东南辇致也，今花从吴越溉植犹甚难，而乃远致梁苑，人力果足以强之欤！不惟此尔，《洛阳名园记》亦云：“远方奇卉如紫兰、抹厉、琼花、山茶之俦，号为难植，独植之洛阳，辄与其土产无异。”则此花先入洛中矣。末利之名，王龟龄詹事题为末利花，又多作抹利花，且注其诗曰：“抹利，见佛经《名义》，或末究，或云：‘没者，无也。’谓闻此花香者，令人觉悟而好利之心没，故前作‘没利’，此作‘抹利’，而考之它书，惟陈君举《兰花供》诗亦云“没利从菊粲然笑”，二人同永嘉人，洪景卢《素馨花赋》：“纷末丽兮已老”，非特“利”、“丽”之音近，当有所依据，《名园记》又书为“抹厉”，亦姑寓其所称，音义未详也。

《诗》：“有扁斯石，履之舁兮。”毛氏曰：“扁，乘石貌，王乘车履石。”《礼 夏官 隶仆》：“王行，洗乘石。”郑司农谓：“乘石，所登上车之石。”唐李景让清素寡欲，门无杂宾，李琢罢浙西，以同里访之，避不见，及去，命斲其骗石。释之者曰：“上马石，古作扁。”举《白华》“有扁斯石”，升车石也。

《易》：“师贞，丈人，吉。”王辅嗣注：“严庄之称也。”《论语》：“子路遇丈人，以杖荷。”包氏注：“丈人，老人也。”《庄子》：汉阴丈人、痾痿丈人、臧丈人，其实皆老人之称。故《史记》云：魏唐睢年九十馀，至秦，秦王曰“丈人芒然”，《吴越春秋》：子胥奔吴，至江，有渔父渡之，视之有饥色，乃曰：“子俟我此树下，为子取饷。”渔父去后，子胥疑之，潜身苇中，有顷，父来求之，不见，歌而呼之曰：“芦中人。”乃出应，渔父曰：“吾见子有饥色，为子取饷，子何嫌哉？”子胥曰：“性命属天，今属丈人，岂敢有嫌哉？”子胥解百金之剑以与渔父，辞不受，子胥曰：“请丈人姓字。”渔父曰：“何用姓字为？子芦中人，吾为渔丈人，富贵莫相忘也。”

《史记》：“高渐离匿作於宋子，家丈人召使前击筑。《索隐》：“刘氏云：‘谓主人翁也。’韦昭云：‘古者男子为丈人，故《汉书 宣元六王传》所云丈人，谓淮阳宪王外王母，即张博母也。故古诗云“三日断五疋，丈人故言迟”是也。’”此《索隐》中语，予所见汉传作“丈人”，未详它本。又魏勃曰：“大人之家，岂先言大人而后改丈乎？传《汉书》以“大人”为“丈人”，又记且鞮侯单于乃自谓：“我，儿子，安敢望汉天子？我丈人行。”师古注：“丈人，尊老之称也。”又疏广子孙，窃谓其昆弟、老人，广所爱信者曰：“从丈人所劝，说君买田宅。”师古注：“丈人，严庄之称也，故亲而老者皆称焉。魏高贵卿公名裴秀为儒林丈人，宋王莹迁义兴太守代谢超宗，超宗求莹父懋书，属莹吏曰：“丈人一旨，如汤浇雪耳。”齐张克《与王俭书》：“丈人道佐苍生。”梁张缵之兄谧聿并不问学，太子戏曰：“丈人谧聿皆何在？”北齐卢询祖对邢邵曰：“见丈人苍苍在鬓，差以自安。”唐沈传师举进士，许孟容曰：“我故人子，盍不过我？”傅师曰：“闻之丈人，脱中第，则累公，累君举矣，故不敢进者。”信知古者以丈人称於尊老前，后史录所载若此类者不可悉数。《蜀志》：先主傅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，裴松之云：“按董承，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，於献帝为丈人。”盖古无丈人之称，於妇翁故谓之舅，松之，宋人，南方或已有此称矣。宋文帝以弓琴赐萧思话曰：“丈人顷何所作事，事务之下，故以琴书为娱耳。此琴云是旧物，并桑弓一张，丈人无所辞也。”又以去雍州，倩府军身九人，文帝戏之曰：“丈人终不为田父於闾里，何忧无人使邪？”岂以思话孝懿后家而尊称之？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吾尝问周弘让曰：‘父母中外姊妹，何以称之？’周曰：‘亦呼为丈人。’自古未见丈人之称施于妇人也。吾亲表所行，若父属者，为某姓姑，母属者，为某姓姨。中外丈人之妇，猥俗呼为丈母，士大夫谓之王母、谢母云。而陆机集有《与长沙顾母书》，乃其从叔母也。”又云：“四海之人结为兄弟，亦何容易？必有志均义敌，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，一尔之后，命子拜伏，呼为丈人，申父友

之敬，身事彼亲，亦宜加礼。”又云：“古乐府歌词，先述三子，次及三妇，是对舅姑之称，其末章云：‘丈人且安坐，调弦未渠央。’丈人亦长老之目。今世俗呼其祖考为‘先亡丈人’，疑‘丈’当为‘大’，北间风俗，妇呼舅为大人公，‘丈’之与‘大’，易为误耳。”之推自梁入高齐，去元嘉时何止百年，乃不用裴松之之说，或南北俗异？然也有丈母之称，韦昭，吴人，谓古以丈人尊父妯，之推之说合矣。吴氏《漫录》引《蜀志》注：“论丈人之义，本於《易》以妻父为丈人，又本于汉匈奴语，松之安得云‘古无之’，今详颜注，实不及婚姻之，故以儿子自居，正以尊老事汉主耳。”《丛书》云：“今人谓丈人为泰山或谓泰山有丈人峰，故云。据《酉阳杂俎》载：唐东封，以张说为封禅使，及已，三公以下皆转一品，说以婿郑鉴官九品，因说迁五品、赐绯服，玄宗怪而问之，鉴不能对，黄旛绰曰：‘秦山之力也。’与前说不同。后山送外舅诗：‘丈人东南来。’注谓：‘丈人，俗以为妇翁之称，然字则远矣。’而不考所自。仆观《三国志》注，松之，宋元嘉时人，呼妇翁为丈人，已见此时。”苏鹞《演义》云：“开元中，封东岳，后各赐大臣子弟章服官爵，张燕公乞与女婿，时人因谓‘太山绯’，自此遂目丈人为泰山。又道门中有泰山丈人，是也。”唐人多用称妇翁，且引为泰山之号。《猗觉寮杂记》云：“《尔雅》：妻之父为外舅，母为外姑，今无此称，皆曰丈人、丈母，柳子厚有《祭杨詹事丈人》、《独孤氏丈母》，则知唐已如此。”予今取柳集考之，《祭杨凭詹事文》云“子婿昭祭于丈人之灵”亦有《祭独孤氏丈母文》，而《与杨京兆凭书》已云“再拜献书丈人座前”，《与凭之子诲之书》亦云“必有大恩泽，丈人之冤闻于朝”，谓妇翁为丈人既可证矣。而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云：“此皆丈人所见，不敢与他人道。”《答周君巢书》云：“丈人用文雅，从知己。”又云“今丈人乃盛誉山泽之臞者”，又云：“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，愚不能改，亦欲丈人因往时所执。”此岂皆称妇翁邪？他若《送蔡秀才下第归觐叙》云“丈人牧人南邦，君展覲承颜”，本以称人之父，抑施於前辈行，皆可。即韩文公志《马畅夫人卢氏》谓长子殿中丞继祖曰：“吾父与韩丈人视诸孤是也。”任子渊注后山诗云：“丈人，俗以为妇翁之称。”然字则远矣，老杜诗使之不一，如“甚愧丈人厚，甚知丈人真。”“丈人试静听”、“丈人且安坐”之类，缕缕见之，大抵亦尊者之称也。至如《吴越春秋》载伍子胥曰：“性命属天，今属丈人。”而古诗《与深张率》所谓：“丈人且安坐，调弦未遽决。”“丈人幸无遽，神凤且来仪。”则又非浅浅者所到，此句虽属妇翁，因摘其字并论之。予读杜诗“丈人且安坐，休辨渭与泾”、“丈人屋上乌，乌好人亦好”、“丈人试静听”、“深愧丈人厚，甚知丈人真”、“吾非丈人特”、“丈人才力犹强健”、“丈人藉才他”、“丈人叨礼数

”，此语时见句中，以称薛十二丈人判官、射洪李四丈、韦左丞郑八丈、卢五丈参谋、韦大夫诸人，《潼关吏》记“丈人视要处”，注者谓：“托关吏呼公之语。”是诚通用於尊者，若“松下丈人巾屨同”，特赋画中老人。又诗题云《奉寄河南韦丈人》、《李鄠县丈人》，与单称“丈”者当同，他如《丞相中郎丈人行》、《王孙丈人行》，正用《汉书》语。《别李义》诗：“丈人嗣王业，之子白玉温。道国继德业，请从丈人论。丈人领宗卿，肃穆古制敦。”赵彦材注：“丈人，言李义之父。”正以称人所尊，若柳集序中也。邵尧夫之父天容名古，自号伊川丈人，陈叔易恬隐嵩山，自号涧上丈人，魏道辅泰自号汉上丈人，犹今自称老人之类。唐陆龟蒙亦号江上丈人，又刘玄佐在夷门，韩滉将入相玄佐拜呼为兄，滉曰：“既为兄弟，未申敬丈母不敢入驿。”玄佐母闻之，惊喜，出谢事，见柳氏《家训》。是称于中外丈人之妇，至唐犹然。杨於陵为韩滉婚，同年进士章八元恃才浮傲，滉械系之，於陵曰：“告丈人，乞其生。”亦见柳氏《家训》。是称于妻之父，唐世皆然，不特柳子厚尝用之。

古者先生之称，尊也。《论语》：“先生馔。”马融曰：“先生谓父兄。”则父兄可以言先生。《士冠礼》：“贄见于乡大夫、乡先生郑氏注：“乡先生，乡中老人，为卿大夫致仕者。”《乡饮酒》：“礼，主人就先生而谋宾介。”注谓：“先生，乡中致仁者。”《乡射礼》：“征唯所欲，以告于乡先生君子。”注谓：“乡大夫致仕者，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。”则必乡之致仕者可以言先生。《曲礼》：“从于先生，不越路而与人言。”郑氏注：“先生，老人教学者。”孔子曰先生，“师也，谓师为先生，言彼先己而生，其德多厚也；自称为弟子，言己自称如弟子，则尊师如父兄也。”崔灵恩云：“凡言先生，谓年德俱高，又教道于幼者。”则师可以言先生。《论语》：“见其与先生并行也。”包氏曰：“先生，成人也。”予疑此以童子而言其年长者欤？“宋恠将之楚，孟子遇于石邱，曰：‘先生将何之？’”赵氏注：“学士年长者，故谓之先生。”大率加于老成，合先生之意，虽郑康成言致仕者，必曰“乡中老人”，而《冠》义之注亦同曰乡老而致仕者，然马氏《礼解》以为“齿长而有德之称”，正犹崔灵恩“年德俱高”之说，如是而后称之，受之，皆无愧其称于师者。乐正子曰：“先生何为出此言也？”乐正子，孟子门人。曾子居武城，左右曰：“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。”《正义》谓“左右之大夫朱文公以左右为曾子门人是也；沈犹行者，注云“曾子弟子”，其言从先生者七十人，称其师也。叔孙通弟子诸生皆以此事通。唐皇甫湜为《昌黎碑铭》亦然，昌黎《送密序》谓己为先生，以密太学生，昌黎领袖学馆，有师生之分。《进学解》自谓国子先生，而称施先生以大学博士，称扬先生以国子司业，少陵《醉时歌》赠郑虔为广文馆学士，皆有师道也。如燕处士田光先生、齐鲁仲连先生

、稷下先生、甬里先生，必皆年德之可称者。平原君称毛遂“毛先生”、斋传舍长称冯先生，而燕易王之称苏秦、昭王之称范雎、齐梁君之淳于髡、韩信之称郦食其，岂姑以礼游客云尔。北海王先生者，一文学卒，史太守乃为跪拜，其称先生，固所尊矣。至于扁鹊，医也，魏君称之；唐举，蒯通以相人术也，蔡泽、韩信称之；司马季主，卜也，宋忠、贾谊称之；东郭先生，方士也，卫青称之，或古才智之士，记於方术，其必有可尊也。唐举又还以称蔡泽，交相推尚，何以为尊渐已近乎？后世之弊，汉王召让陈平而云先生，平疑未老，让之也，犹以此称。东方朔为郎，其同为郎者谓人皆以先生为狂，讥之也，亦以此称，秦、汉间其名稍轻矣。范雎且自谓张禄先生，以隐姓氏。而晋渊明之五柳、南齐臧荣绪之被褐、唐王无功之五斗、乐天之醉吟、鲁望之甫里，又皆寓其自号者欤。韩文於此不轻用，特以尊师儒而行，退之称陆先生参与《送石洪处士序》称“石先生”，当是以先辈尊之，洪又退居不仕者。同时送温造，才称生，《史 索隐》曰：“生者，自汉以来皆号生，亦先生者，以自呼之耳。”则洪造无高下也。孟东野之“贞曜”、吴筠之“宗元”，私谥而尊以先生也。汉法真则众号之曰“元德先生”，非谥也。梁陶洪景之“贞白”、唐司马承祯之“贞一”，潘师正之“体玄”，皆赐谥称先生也。东都之初，陈图南以隐者赐“希夷”号，其间方外士多赐焉，相承已久。惟儒者如康节、安定、泰山、徂徕，固得称之。况自文潞公表《程纯公墓》为“明道先生”，濂洛诸贤者皆有师之道者，虽元老大臣不能比其尊称也，非若近世用于谬敬加于势位之徒。刘器之谏议呼司马公则曰“老先生”，以师礼事也。陈莹中谏议《答陆伯思书》有云：“来书，以‘先生’二字见与，非瓘所敢当，欲因循不言，意终不安，今试为左右言之。孔子答子夏之问，有先生、弟子之语，先生指父兄也，孔子乃万世圣贤之父，孟子亦百世学者之兄，父其父，兄其兄者，皆子弟也。子又有子，弟又有弟，故尧、舜、文、武之。道传之而不息。然则人伦之所恃以明者，由孝之尚在故耳。古者父子不择善而教，谓所教者为弟子谓教之者为先生，先生，父兄如也，此名岂可以假人哉？轻以假人，而使当之者无以自容，非所以处人也。孔子曰：‘后生可畏，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’瓘行年五十有六矣，去死不远，而其昏未明，尚有愧于后生，况敢当先生之名乎？”朱新仲《答张安国书》亦云：“辱远教，为礼甚过。然有不敢当者，先生对后生之言也。本于孔子，汉人亦用，未尝专以目人曰某先生，其后乃以命道人、高士，至唐则为封爵、私谥，如‘贞曜’云者。弟子于师称先生，可也；门生於座主称先生，亦可也。若被荐举，于举将称先生，已无理矣，行之已久，不怪也。若无是三者，遽当此名，其可哉？公为天子侍从，而谦逊自居也，然予人以无实之名，则谦为过矣。翌於门下视三者无一

焉，惧而辞者，恐有识者笑其不当也。近世风俗又有不宜，妄加人者，曰‘丈’是也，非父祖之执友、乡里之先进、同僚之尊长，举不可称。乃有年高一倍，六、七十白髯老人，见乡里晚进同僚子孙，一切‘丈’之，彼晚进偃然不问，盖不知‘丈’云者，老於我之称者。翌於尊君有从游之旧，而年又老大，丈人云则宜，使翌可当，而人不笑，如何？如何？”以了翁之风、郎、灞山之文学，受人“先生”之称，何嫌而辞谢？若不胜余人，宜如何哉？称谓少过，则人且笑，乾淳犹有古风矣。当郑公以丈事范文正公，而洪景卢记曾吉甫在馆中，以字呼同舍，因相约。曾公，前辈，可尊，是宜曰“丈人”，余自今各以自字行称，丈之尊若此，世俗亦不可不知也。

韩擒虎自凉州总管召还，或有人惊走至其家，曰：“我欲谒王。”左右问曰：“何王也？”答曰：“阎罗王。”子弟欲捩之，擒虎止之曰：“生为上柱国，死作阎罗王，斯亦足矣。”因寝疾卒。欧公《集古录》因旧碑不著，疑史之妄。唐严安之为京兆尹，以强明称，吏民畏之，一日见一神，鞞囊致礼甚恭，曰：“五道将军拜谒，今奉天符，迎公为阎罗王，替韩王。”安之是日卒，明皇追封平等王，其事寝怪。熙宁间，王介出守湖州，荆公赠诗，所谓“吴兴太守美如何”者，介知讥已，以破题为十篇，有云：“生若不为上柱国，死时犹合代阎罗。”荆公笑曰：“阎罗见阙，请速赴任。”此借以寓嘲谑耳。独寇莱公事出於《翰府名谈》：“来公南迁，再移崖州，妾桃泣曰：‘妾前世师事仙人为侠，今将别去，公当为地下主者，阎浮提王也，不久亦亡。’有王克勤见公曹州境上，驴北去，后骑曰：‘阎罗浮提王交政也。’果为阎罗王矣。”《谈藁》云：“丁谓当国，逐李、寇二公，欲杀，不可，既南贬，而文定复相，相传忠愍为阎罗王，世谓死活不得。”王性之记一事略同，云：熙宁末，修两朝史，蒲宗孟、曾肇诸人作史官，宗孟分寇忠愍、丁晋公传，诋寇多，而于丁甚为明白。其事盖肇之祖致尧晋公所引，肇助宗孟修之，会子固召还，肇以呈子固，子固笑曰：“我闻寇莱公死作阎罗王，你自看取。”予谓如包孝肃尹开封，京师为之语曰：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王包老。”李寿尹开封，亦号李“阎罗”，特喻其刚严，即史云“成称神明”之义。至于忠烈贯天地而不朽，使神固聪明正直之谓，是事不可征欤。近时乃以喻嬖幸“阎罗”之名始衰，淳熙之董璘、宝口之宋臣是也。张彦文大经位中执法，刻璘暴横，至自比阎罗，阜陵感悟，即日窜之远外，宋臣亦尝蹙徙安吉云。

犹豫，谓兽也。《曲礼》：“使民决嫌疑，定犹豫。”孔氏曰：“《说文》云：皆兽名。犹，獾属；豫，象属。二兽进退多疑，人多疑惑者似之，故谓之犹豫。”按《说文》：“与，从舛、与，尹汝反，或古字借用。《史 高后纪》：“计犹豫。”班书《高后记》：“犹豫未决。”《索隐》释曰：“犹，邹

音，以兽反；与音预，又作豫。”崔浩云：‘犹，类也。印首长尾，性多疑。’又《说文》云：‘犹，兽名，多疑，故比之也。’按狐性亦多疑，度冰而听水声，故云狐疑也。今解者又引《老子》，且按：狐听冰，而此云冬涉川则犹豫，是狐类不疑，若畏四邻，则犹定是兽，自不保同类，故云畏四邻也。”《尔雅》曰：“犹如，善登木。”此兽性多虑，尝居山中，忽闻有声，即恐有人且来害之，每豫上树，久之无人，然后敢下。须臾，又上，如此非一，故不决者称犹豫焉。一曰陇西谓犬子为犹犬，随人行，每豫在前，待人不得，又来迎候，故云犹豫也，野史、《汉》注释备矣。今考《说文》：“犹，獾属。”“豫，象之大者。”徐锴释：“不害于物，故言豫。”《离骚》：“心犹豫而狐疑，欲自适而不可。”王逸解殊略，若谓并狐疑为文，则犹、狐皆兽，《汉》注正合。《颜氏家训》：“《礼记》云：‘定犹豫，决嫌疑。’《离骚》曰：‘心犹豫而狐疑。’先儒未有释者。按尺：《尸子》曰：‘五尺犬为犹。’《说文》云：‘陇西谓犬子为犹。’吾以为人将犬行，犬好豫在人前，待人不得，又来迎候，如此径还，至于终日，斯乃豫之所以为未定也，故称犹豫。或以《尔雅》曰：‘犹如鹿，善登木。’犹，兽名也。既闻人声，乃豫缘木，如此上下，故称犹豫。”斯皆《汉》注所本。尝读《老子》：“豫兮，若冬涉川；犹兮，若畏四邻；俨兮，其若客；涣兮，若冰将释；敦兮，其若朴；旷兮，其若谷；浑兮，其若浊。”意犹为兽之名，豫为兽之态，则七者何乃并通，以著犹豫为兽，则俨涣而不复奚取喻？况已每句释上一字，古注谓：举事辄加重慎，豫豫兮若冬涉川，心难之也，其进退犹犹如拘制，若人犯法，畏四邻之知也。不如苏氏解曰：“戒而后动曰豫，其所欲为犹，迫而后应，豫兮若冬涉川，逡巡如不得已也。疑而不行曰犹，其所不欲，迟而难之，犹然，如畏四邻之见知也。”犹豫取义，粲然而见矣。必以为兽，则当舍《老子》，而言《史》述崩通语“猛虎之犹豫，不若蜂蚕之致螫；骐驎之踟躅，不若弩马之安步。”以喻以此猛弟，又与踟躅对言，若非专泥于兽之多疑，而固主乎迟缓，即老子“冬涉川，畏四邻”之义，而不畏兽也。《尔雅》：“犹，如鹿。”《汉》注：“如口。”《说文》：“鹿。”《酉阳杂俎》梁黄门侍郎明少遐曰：“狐性多疑，鼬性多预。狐疑犹预，因此而传耳。”魏使崔劼吉：“狐疑鼬豫，可谓兽之一短也。”鼬，《说文》：“羊狩反。”

爰日斋丛钞续完

爰日斋丛钞续补

评唐薄绍之书如“仙人啸树”，则真仙也。

赵景安云：古人书字有误，即墨涂之，今人多不涂，旁注云“卜”，谚语

谓之“卜煞”，莫晓其义。近於范机宜华处见司马公与其祖议《通鉴》书，有
误字，旁注云“口”，然后乃知“非”字之半，后人又省。《项氏家说》亦以
温公为证，谓勘书之法，有为“乙”字，布於两间者，先自右勾上一字而使
之下，复自左勾下一字而使之上，明其字当两易也。有当除者，则旁注“非”
字而去其半，从省文也。今人之为“乙”字者，乃别著於旁，独以“乙”首
指下一字，而使其尾外挑，遂有读“乙”为“挑”者，不知“挑”置何处也。
又於“”字，去其二点，遂有读“非”为“卜”者，尤无理之甚也。今独司
马文正公手稿，凡除去者，皆作“口”字，犹可考云。余闻见古人书，或於
误字旁注三点，此又省“口。字之半。南渡前，旧抄文字亦有用“乙”、“
卜”者，《交会谈藁》云：“知晋州焦敏谓国子监印《九经》不真，曰：只
如《周易》各字为甚，却总卜杀。”“卜杀”之语，未详所始，讹语相承，
非必悉自近时。今考赵景安所引谚语，则亦有由来矣。韩退之《读口冠
子》云：“文字脱谬，为之正三十有五字，乙者三，减者二十有二，注者
二十有二字。”馆中校书：格诸字有误者，以雌黄涂讫，别书；或衍字，
以雌黄圈；少者，於字侧添入；或字侧不容注者，即用朱圈，仍於本行
上下空纸标写；倒者，於两字间书“乙”字。是“乙”字亦别注於旁，
举子书卷末，直云注“乙”，不为怪也。

爱日斋丛钞续补完

【爱日斋丛钞完】